新青年

LA JEUNESSE



要目

小河（詩） 周作人
不朽 胡適
靈異論 劉叔雅
可愛的人 周作人
戰後之婦人問題 李大釗
再質問「東方」記者 陳獨秀
論「黑幕」二篇 仲密
近代戲劇論 震瀛
世界語問題 凌霜
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問題 李次九

詳細篇目刊在冊內

原名青年雜誌

第六卷第二號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新青年　第六卷第二號目次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五日發行）
（民國八年）

詩

小河……周作人
不朽……胡適
靈異論……德國赫克爾著　劉叔雅譯
可愛的人……俄國A. Tshekhov著　周作人譯
戰後之婦人問題……李大釗
再問東方雜誌記者……陳獨秀
論『黑幕』……仲密
（附）對于敎育部通俗敎育研究會勸告勿再編黑幕小說之意見……楊亦曾
再論『黑幕』……仲密
近代戲劇論……美國E. Goldman著　震瀛譯
世界語問題……凌霜

眞正永久和平之根本問題……李次九

隨感錄

(四六)(四七)(四八)(四九)……唐俟

(五〇)(五一)(五二)……錢玄同

通信

拳術與拳匪　陳鐵生　魯迅答

斐叔節之孔經談　S.F.　錢玄同答

文學革命與文法　周祜　錢玄同答

Esperanto　周祜　錢玄同答

Esperanto與現代思潮　凌霜　錢玄同答

英文"She"字譯法之商榷　錢玄同　周作人答　錢玄同再答周作人

對于文學改革之意見二則　彝銘氏　錢玄同答

江蘇省教育會 北京大學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暨南學校 中華職業教育社 合組新教育共進社編譯叢書月刊啓

什麼話？(二)

新青年編輯部啓事

近來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混爲一談、因此發生種種無謂的謠言。現在我們特別聲明：新青年編輯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大學做教員、但是這個雜誌完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此布。

詩

小河

周作人

有人問我這詩是什麼體，連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國波特來爾（Baudelaire）提倡起來的散文詩，略略相像，不過他是用散文格式，現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寫了。內容大致仿那歐洲的俗歌；俗歌本來最要叶韻，現在却無韻。或者算不得詩，也未可知；但這是沒有什麼關係。

一條小河，穩穩的向前流動。
經過的地方，兩面全是烏黑的土，
生滿了紅的花，碧綠的葉，黃的實。

一個農夫背了鋤來，在小河中間築起一道堰，
下流乾了；上流的水，被堰攔着，下來不得；
不得前進，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亂轉。
水要保他的生命，總須流動，便只在堰前亂轉。

堰下的土，逐漸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這堰——便只是想流動，
想同從前一般，穩穩的向前流動，

一日農夫又來，土堰外築起一道石堰。
土堰坍了；水衝著堅固的石堰，還只是亂轉。

堰外田裏的稻，聽著水聲，皺眉說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憐的小草，
我喜歡水來潤澤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過。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經穩穩的流過我面前，
我對他點頭，他向我微笑，
我願他能夠放出了石堰，

仍然穩穩的流着，
向我們微笑；
曲曲折折的儘量向前流着，
經過的兩面地方，都變成一片錦繡。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認識我了；
他在地底裏呻吟，
聽去雖然微細，卻又如何可怕！
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聲音，
——被輕風攙着走上沙灘來時，
快活的聲音。
我只怕他這回出來的時候，
不認識從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過去；
我所以正在這裏憂慮。」

田邊的桑樹，也搖頭說，—
「我生的高，能望見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給我喝，
使我能生肥綠的葉，紫紅的桑葚。——
他從前清澈的顏色，
現在變了青黑；
又是終年掙扎，臉上添出許多痙攣的皺紋。
他只向下鑽，早沒工夫對了我的點頭微笑，
堰下的潭，深過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邊，
夏天曬不枯我的枝條，
冬天凍不壞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將我帶倒在沙灘上，
拌着他捲來的水草。
我可憐我的好朋友，
但實在也爲我自己着急」。

田裏的草和蝦蟆，聽了兩個的話，
也都歎氣，各有他們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亂轉；
堅固的石堰，還是一毫不搖動。
築堰的人，不知到那裏去了？

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不朽

我的宗教

胡適

不朽有種種說法，但是總括看來，只有兩種說法是眞有區別的。一種是把『不朽』解作靈魂不滅的意思。一種就是春秋左傳上說的『三不朽』。

（一）神不滅論　宗教家往往說靈魂不滅，死後須受末日的裁判：做好事的享受天國天堂的快樂，做惡事的要受地獄的苦痛。這種說法，幾千年來不但受了無數愚夫愚婦的迷信，居然還受了許多學者的信仰。但是古今來也有許多學者對於靈魂是否可離形體而存在的問題，不能不發生疑問。最重要的如南北朝人范縝的神滅論說：『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宋朝的司馬光也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亦無所施。』但是司馬光說的『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還不免把形與神看作兩件事，不如范縝說的更透切。范縝說人的神靈卽是形體的作用，形體便是神靈的形質。正如刀子是形質，刀子的利鈍是作用；有刀子方才有利鈍，沒有刀子便沒有利鈍。人有形體方才有作用；這個作用，我們叫做『靈魂』。若沒有形體，便沒有作用了，便沒有靈魂了。范縝這篇神滅論出來的時候，惹起了無數人的反對。梁武帝叫了七十幾個名士作論駁他，都沒有什

麼眞有價值的議論。其中只有沈約的難神滅論說：『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這一段是說刀是無機體，人是有機體，故不能彼此相比。這話固然有理，但終不能推翻『神者形之用』的議論。近世唯物派的學者也說人的靈魂並不是什麼無形體，獨立存在的物事，不過是神經作用的總名；靈魂的種種作用都卽是腦部各部分的機能作用；若有某部被損傷，某種作用卽時廢止；人年幼時腦部不曾完全發達，神靈作用也不能完全，老年人腦部漸漸衰耗，神靈作用也漸漸衰耗。這種議論的大旨，與范縝所說『神者形之用』正相同。但是有許多人總捨不得把靈魂打消了，所以咬住說靈魂另是一種神祕玄妙的物事，並不是神經的作用。這個『神祕玄妙』的物事究竟是什麼，他們也說不出來，只覺得總應該有這麼一件物事。既是『神祕玄妙，』自然不能用科學試驗來證明他，也不能用科學試驗來駁倒他。既然如此我們只好用實驗主義（Pragmatism）的方法看這種學說的實際効果如何，以爲評判的標準。依此標準看來，信神不滅論的固然也有好人，信神滅論的也未必全是壞人。卽如司馬光范縝赫胥黎一類的人，雖不信靈魂不滅的話，何嘗沒有高尚的道德？更進一層說，有些人因爲迷信天堂，天國，地獄，末日裁判，方才修德行善，這種修行全是自私自利的，也算不得眞正道德。總而言之，靈魂滅不滅的問題，於人生行爲上實在沒有什麼重大影響；既沒有實際的影響，檢直可說是不成問題了。

(二)三不朽說　左傳說的三種不朽是：(一)立德的不朽，(二)立功的不朽，(三)立言的不朽。『德』便是個人人格的價值，像墨翟耶穌一類的人，一生刻意孤行，精誠勇猛，使當時的人敬愛信仰，使千百年後的人想念崇拜。　這便是立德的不朽。　『功』便是事業，像哥侖布發見美洲，像華盛頓造成美洲共和國，替當時的人開一新天地，替歷史開一新紀元，替天下後世的人種下無量幸福的種子。這便是立功的不朽。『言』便是語言著作，像那詩經三百篇的許多無名詩人，又像陶潛杜甫莎士比亞易卜生一類的文學家，又像柏拉圖盧騷彌兒一類的哲學家，又像牛敦達爾文一類的科學家，或是做了幾首好詩使千百年後的人歡喜感歎；或是做了幾本好戲使當時的人鼓舞感動，使後世的人發憤興起；或是創出一種新哲學，或是發明了一種新學說，或在當時發生思想的革命，或在後世影響無窮。這便是立言的不朽。　總而言之，這種不朽說，不問人死後靈魂能不能存在，只問他的人格，他的事業，他的著作，有沒有永遠存在的價值。　卽如基督教徒說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他的神靈永永存在，我們正不用駁這種無憑據的神話，只說耶穌的人格，事業，和教訓，都可以不朽，又何必說那些無謂的神話呢？　又如孔教會的人每到了孔丘的生日，一定要舉行祭孔的典禮，還有些人學那『朝山進香』的法子，要趕到曲阜孔林去對孔丘的神靈表示敬意！　其實孔丘的不朽全在他的人格與教訓，不在他那『在天之靈』。　大總統多行兩次丁祭，孔教會多走兩次『朝山進香』，就可以使孔丘格外不朽了嗎？　更進一步說，像那三百篇裏的詩人，也沒有姓名，也沒有事實，但是他們都可說是立言的不

朽。爲什麼呢？因爲不朽全靠一個人的眞價値，並不靠姓名事實的流傳，也不靠靈魂的存在。試看古今來的多少大發明家，那發明火的，發明養蠶的，發明繅絲的，發明織布的，發明水車的，發明舂米的水碓的，發明規矩的，發明秤的，……雖然姓名不傳，事實湮沒，但他們的功業永遠存在，他們也就都不朽了。這種不朽比那個人的小小靈魂的存在，可不是更可寶貴，更可羨慕嗎？況且那靈魂的有無還在不可知之中，這三種不朽——德，功，言——可是實在的。這三種不朽可不是比那靈魂的不滅更靠得住嗎？

以上兩種不朽論，依我個人看來，不消說得，那『三不朽說』是比那『神不滅說』好得多了。但是那『三不朽說』還有三層缺點，不可不知。第一，照平常的解說看來，那些眞能不朽的人只不過那極少數有道德，有功業，有著述的人。還有那無量平常人難道就沒有不朽的希望嗎？世界上能有幾個墨翟耶穌幾個哥侖布華盛頓幾個杜甫陶潛幾個牛敦達爾文呢？這豈不成了一種『寡頭』的不朽論嗎？第二，這種不朽論單從積極一方面着想，但沒有消極的裁制。那種靈魂的不朽論既說有天國的快樂，又說有地獄的苦楚，是積極消極兩方面都顧着的。如今單說立德可以不朽，不立德又怎樣呢？立功可以不朽，有罪惡又怎樣呢？第三，這種不朽論所說的『德，功，言』三件，範圍都狠含糊。究竟怎樣的人格方才可算是『德』呢？怎樣的事業方才可算是『功』呢？怎樣的著作方才可算是『言』呢？我且舉一個例。哥侖布發見美洲固然可算得立了不朽之功，但是他船上的水手

火頭又怎樣呢？他那隻船的造船工人又怎樣呢？他船上用的羅盤器械的製造工人又怎樣呢？他所讀的書的著作者又怎樣呢？……舉這一條例，已可見『三不朽』的界限含糊不清了。

因爲要補足這三層缺點，所以我想提出第三種不朽論來請大家討論。我一時想不起別的好名字，姑且稱他做『社會的不朽論』。

(三)社會的不朽論　這種不朽論既名爲『社會的，』不可不先講社會的性質。社會是一種有機的組織。凡有機物的生命，全靠各部分各有特別的構造機能，同時又互相爲用；若一部分離開獨立，那部分的生命便要大受損傷；即使能勉強存在，也須受重大的變化。最平常的例就是人的身體。人身的生命，全靠各種機能的作用，但各種機能也沒有獨立的生活，也都靠全體的生命。沒有各種機能就沒有全體，沒有全體也就沒有各種機能。這才叫做有機的組織。社會的生命，無論是看縱剖面，是看橫截面，都是有機的組織。從縱剖面看來，社會的歷史是有機的：前人影響後人，後人又影響更後人；沒有我們的祖宗和那無數的古人，又那裏有今日的我和你？沒有今日的我和你，又那裏有將來的後人？沒有那無量數的個人，便沒有歷史，但是沒有歷史，那無數的個人也決不是那個樣子的個人：總而言之，個人造成歷史，歷史造成個人。這是縱剖面的社會有機體。從橫截面看來，社會的生活也是有機的：個人造成社會，社會造成個人；社會的生活全靠個人分功合作的生活，但個人的生活，無論如何不同，都脫不了社會的影響；若沒有那樣這樣的社會，決不會有這樣那樣的我和你；若

沒有無數的我和你，社會也決不是這個樣子。 這是橫截面的社會有機體。

來勃尼慈 (Leibnitz) 說得好：『這個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實，(Plenum 為真空 Vacuum 之對。) 其中一切物質都是接連着的。 一個大充實裏面有一點變動，全部的物質都要受影響，影響的程度與物體距離的遠近成正比例。 世界也是如此。 每一個人不但直接受他身邊親近的人的影響，並且間接又間接的受距離很遠的人的影響。 所以世間的交互影響，無論距離遠近，都受得着的。 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動作的影響。 如果他有周知萬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的身上看出世間一切施為，無論過去未來都可看得出，在這一個現在裏面便有無窮時間空間的影子。』(見Monadology 第六十一節) 這便是有機的世界觀。

從這個有機的社會觀和有機的世界觀上面，便生出我所說的『社會的不朽論』來。 我這『社會的不朽論』的大旨是：

我這個『小我』不是獨立存在的，是和無量數小我有直接或間接的交互關係的，是和社會的全體和世界的全體都有互為影響的關係的，是和社會世界的過去和未來都有因果關係的。 種種從前的因，種種現在無數『小我』和無數他種勢力所造成的因，都成了我這個『小我』的一部分。 我這個『小我』加上了種種從前的因，又加上了種種現在的因，傳遞下去，又要造成無數

將來的『小我』。這種種過去的『小我』，和種種現在的『小我』，和種種將來無窮的『小我』，一代傳一代，一點加一滴，一線相傳，連綿不斷，一水奔流滔滔不絕——這便是一個『大我』。『小我』是會消滅的，『大我』是永遠不滅的。『小我』是有死的，『大我』是永遠不死，永遠不朽的。『小我』雖然會死，但是每一個『小我』的一切作爲，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語言行事，無論大小，無論是非，無論善惡，一一都永遠留存在那個『大我』之中。那個『大我』，便是古往今來一切『小我』的紀功碑，彰善祠，罪狀判決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的惡謚法。這個『大我』是永遠不朽的，故一切『小我』的事業，人格，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一個念頭，一場功勞，一樁罪過，也都永遠不朽。這便是社會的不朽，『大我』的不朽。

那邊『一座低低的土牆，遮着一個彈三絃的人。』那三絃的聲浪，在空間起了無數波瀾；那被衝動的空氣質點，直接間接衝動無數旁的空氣質點；這種波瀾，由近而遠，至於無窮空間；由現在而將來，由此刹那以至於無量刹那，至於無窮時間。這已是不滅不朽了。那時間，那『低低的土牆』外邊來了一位詩人，聽見那三絃的聲音，忽然起了一個念頭；由這一個念頭，就成了一首好詩；這首好詩傳誦了許多；人人讀了這詩，各起種種念頭；由這種種念頭，更發生無量數的念頭，更發生無數的動作，以

至於無窮。然而那『低低的土牆』裏面那個彈三絃的人又如何知道他所發生的影響呢?

一個生肺病的人在路上偶然吐了一口痰。那口痰被太陽曬乾了，化為微塵，被風吹起空中，東西飄散，漸吹漸遠，至於無窮時間，至於無窮空間。偶然一部分的病菌被體弱的人呼吸進去，便發生肺病，由他一身傳染一家，更由一家傳染無數人家。如此展轉傳染，至於無窮空間，至於無窮時間。然而那先前吐痰的人的骨頭早已腐爛了，他又如何知道他所種的惡果呢?

一千五六百年前有一個人叫做范縝說了幾句話道，『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這幾句話在當時受了無數人的攻擊。到了宋朝有個司馬光把這幾句話記在他的資治通鑑裏。一千五六百年之後，有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就是我，——看通鑑到這幾句話，心裏受了一大感動，後來便影響了他半生的思想行事。然而那說話的范縝早已死了一千五百年了!

二千六七百年前，在印度地方有一個窮人病死了，沒人收屍，屍首暴露在路上，已腐爛了。那邊來了一輛車，車上坐着一個王太子，看見了這個腐爛發臭的死人，心中起了一念；由這一念，展轉發生無數念。後來那位王太子把王位也拋了，富貴也拋了，父母妻子也拋了，獨自去尋思一個解脫生老病死的方法。後來這位王子便成了一個教主，創了一種哲學的宗教，感化了無數人。他的影響勢力至今還在；將來即使他的宗教全滅了，他的影響勢力終久還存在，以至於無窮。這可是那腐爛發臭的路斃所曾夢想到的嗎?

以上不過是略舉幾件事，說明上文說的『社會的不朽』『大我的不朽』。這種不朽論，總而言之，只是說個人的一切功德罪惡，一切言語行事，無論大小好壞，一一都留下一些影響在那個『大我』之中，一一都與這永遠不朽的『大我』一同永遠不朽。

上文我批評那『三不朽論』的三層缺點：（一）只限於極少數的人，（二）沒有消極的裁制，（三）所說『功德言』的範圍太含糊了。如今所說『社會的不朽』其實只是把那『三不朽論』的範圍更推廣了：既然不論事業功德的大小，一切都可不朽，那第一第三兩層短處都沒有了。冠絕古今的道德功業固可以不朽，那極平常的『庸言庸行』，油鹽柴米的瑣屑，愚夫愚婦的細事，一言一笑的微細，也都永遠不朽。那發見美洲的哥侖布固可以不朽，那些和他同行的水手火頭，造船的工人，造羅盤器械的工人，供給他糧食衣服銀錢的人，他所讀的書的著作家，生他的父母，生他父母的父母祖宗，以及生育訓練那些工人商人的父母祖宗，以及他以前和同時的社會，……都永遠不朽。社會是有機的組織，那英雄偉人可以不朽，那挑水的，燒飯的，甚至於浴堂裏替你擦背的，甚至於每天替你家掏糞倒馬桶的，也都永遠不朽。至於那第二層缺點，也可免去。如今說立德不朽，行惡也不朽；立功不朽，犯罪也不朽；『流芳百世』不朽，『遺臭萬年』也不朽；功德蓋世固是不朽的善因，吐一口痰也有不朽的惡果。我的朋友李守常先生說得好：『稍一失腳，必致遺留層層罪惡種子於未來無量的人，——即未來無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懺悔。』這就是消極的裁制了。

中國儒家的宗教提出一個父母的觀念，和一個祖先的觀念，來做人生一切行爲的裁制力。所以說，『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父母死後，又用喪禮祭禮等等見神見鬼的方法，時刻提醒這種人生行爲的裁制力。所以又說，『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又說，『齋三日，則見其所爲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這都是『神道設敎，』見神見鬼的手段。這種宗敎的手段在今日是不中用了。還有那種『默示』的宗敎，神權的宗敎，崇拜偶像的宗敎，在我們心裏也不能發生效力，不能裁制我們一生的行爲。以我個人看來，這種『社會的不朽』觀念很可以做我的宗敎了。我的宗敎的敎旨是：

我這個現在的『小我』，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重大的責任，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我須要時時想着，我應該如何努力利用現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孤負了那『大我』的無窮過去，方才可以不遺害那『大我』的無窮未來？

民國八年二月十九日稿。

(附注) 這一篇和本誌四卷二號陳獨秀先生的人生眞義，陶孟和先生的新青年之新道德，四卷四號李守常先生的『今』大旨都相同。這四篇差不多可算是代表新青年的

人生觀的文字。讀者可以參看。（適）

補白

種種從前都成今我，
莫更思量更莫哀。
從今後，
要那麼收果，先那麼栽。

（二年前舊作）

靈異論（節譯Die Lebenswunder的第三章）

德國 哲學博士 法學博士 醫學博士 理學博士 赫克爾著

劉叔雅譯

這兩年、國人因爲精神的不安、政治的紊亂、生事的壓迫、更加上缺乏科學知識、固執陳舊思想、所以羣衆心理、忽起變態。什麼靈學叢誌、心靈學、四秉十六司、城隍土地、四大元帥、玉鼎眞人、盛德壇、先天道、百怪千奇、紛紛出現。科學昌明的時代、萬不能容這種惑世誣民的東西來作怪害人。他們的學識、到Karl du Prel, James, Maeterlinck 輩、還差一二千年程度、我也不肯做文章去說他們。不過我看今日中國的思想界、和歐洲的中古時代差不多、除了唯物的一元論、別無對證良藥。什麼 Eucken 的 Geisteslebens、Bergson 的 L'evolution Creatrice、都談不到。我所以發憤把 Haeckel 的 Die Lebenswunder 和 Die Weltratsel 兩部書譯成中國話、叫那些好學深思的青年讀了、好自己建立箇合理的人生觀、世界觀、仗着純粹理性的光明、去求他們自己的幸福。我先把 Die Lebenswunder 的第三章摘出來登在新青年上。我譯這書、但求忠於原文、絕不怕喪失了我的古文家的資格。萬一有一本新青年落到那些靈學家、活神仙、陰差、巫覡的手裏、要是覺得這話不對、請用那『佉盧左行之書』寫幾封信、做幾篇文章、直接去問著者、或者能難倒他、也未可知、

我却不耐煩代負責任。

叔雅記。

『靈異』兩箇字的意義、在平常說起來、就是許多奇怪的事。我們對於一箇現象、要是解釋不來、不曉得他的原因、就說他是靈異、說他是不可思議。然而自然物或是藝術品、要是異常美妙動人、得未曾有、我們也說他是不可思議。我這書裏所說的、却不是這相對的意義、我是說那世人認爲超乎自然法範圍之外、不能加合理說明的現象。照這樣的意義、『靈異』兩字、就和『超自然的』『超越的』是一樣。自然現象、我們可以仗着理性去解釋他、去認識他。至於那些靈異、是祇有靠信仰去承認他罷。

十九世紀科學進步的偉動、以及其構成合理的生命哲學的理論價值、和近世文明各方面上的實際價值、都全在絕對承認一定的自然法。我們由那所謂『因果律』的事物相互關係、可以了解說明一切的事實。我們覺得要等科學把這些原因的充足理由尋了出來、然後我們的知識慾纔能滿足的。在無機的宇宙學全分野裏現在已經承認自然法有絕對的威權、諸如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科學裏、一切現象都已經歸諸一定的法則、屬於物質不滅能力不滅兩箇大包舉一切的實質法則了。(參看宇宙之謎第十二章)。

但是在生物學等有機的宇宙學裏、就不是這樣了。這種科學裏、還是說有那抵觸實質法則的靈異、和那違背自然法的超自然力。這靈異的迷信、依然是流播很廣、其盛行竟出人意想之外。據我看起來、迷信和非理。是人類的大敵。科學和理性。是人類的至友。所以要爲人羣謀幸福、見着靈異的迷信、就

要攻擊、這是我們的事業、也是我們的義務。我們能證明、凡是人所能達到的現象界的全境、都屬於自然法的版圖。祇要把信仰的歷史和科學的歷史大概一看、就曉得科學進步、總是隨着箇自然法智識的增進、和迷信範圍的日益縮小。今日我們將各級文化的精神加了箇公平的觀察、確信這箇道理。我因此把佛理慈修爾財 (Fritz Schultze) 的野蠻人之生理學、和亞力山大茲特爾蘭德 (Alexander Sutherland) 的道德之起源及其發達兩部書裏所說的精神發達的四大階級舉出來、一是野蠻人、二是未開化人、三是文明人、四是有教育的人。(比照第一章。)

野蠻人的精神生活、是和猿猴等高等哺乳動物的系統相近、比他高不了許多。他們的興趣、祇限於營養、生殖等生理的機能、或是飢食渴飲等獸慾。他們也沒有一定的住處、時時要競存爭生、全靠果實草根或漁獵來的動物為生。他們的理智範圍極其狹隘、他們的理性、和靈巧的動物實在是不相上下。藝術科學、那是說不到的。他們想研求事物原因的心、祇要見着現象表面的聯絡、就滿足了、是不是互有密切的關聯、却不問的。他們那拜物教、就是這樣興起的。這種非理的庶物信仰、佛理慈修爾財把他歸諸四種原因、第一是他們對於物體價值的誤算、第二是他們對於自然的擬人思想、(譯者謹按、就是把自然看得和一箇人一樣。)第三是他們觀念之不完全的聯絡、第四是他們的希望恐怖等心情太强固。他們連喜歡的一塊石頭、一塊骨頭、都以為可以發生靈異、致人禍福、所以就去尊敬他、畏懼他、崇拜他。起初還是崇拜那物件裏的無形精靈、後來竟往往弄到崇拜那死物了。各種野蠻人裏、這庶物崇拜、也隨其理性的程度、分為

幾等最下等的人種就行那最低級的庶物崇拜像錫蘭島的吠多(vedahs)人、安達曼(Andaman)島的土人、布西門(Busmen)人和馬來羣島裏新機尼亞(New Guinea)的亞加(Akkas)人。中等種族的就稍微高些像澳洲的土人、他斯馬尼亞(Tasmania)人、荷騰多(Hottentot)人、非吉安島土人、Tierrade Fugians等種族。至於像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印度的土著、那智靈的發達還要較高些。近世比較人種學、進化論、和有史前的人類學的研究、證明了我們自己的遠祖在一萬多年以前、也和各種民族有史前的遠祖一樣、也是野蠻人他們那太古的靈異信仰、也是箇極陋劣的庶物崇拜。

所謂未開化的人、是介在文野蠻之間的人種。他們是文化初開、比野蠻人高的處所、就是有耕稼牧畜。他們會利用有機自然界的生產力、用人工產出很多的食品、食品多了、所以就有工夫用心到別的方面去。他們也有那粗淺的藝術學問。他們的宗教、起初也比拜物教高不了許多、但是隨卽也就達到崇拜靈精的階級、把無生命的自然物附上箇靈魂。他們已經不再崇拜石頭骨頭等死物、大概都是崇拜草木鳥獸等生物、尤其崇拜人形或是獸形的神像、相信這神像是有靈魂的、以爲這是些魔鬼精靈、可以左右人的命運。起初以爲這靈魂是箇純物質的、身體一死、靈魂就走開到別處去了。因爲看見人死了、那呼吸就止了、脈和心臟的搏動就停了、他們以爲靈魂的位是在肺裏、心裏、或是身體的其他部分裏。這靈魂不滅的信念、分作無數的樣式、好像那神祇、魔鬼、精靈等靈異信仰一般。我們要是把上中下各等人種一比較、就曉得信仰的各種樣式、也是經了極長的進化而來的。

文明人種勝似半開化人的處所、就是組織國家、盛行分業。其社會的組織、不但是更廣大更有力、並且能成更多樣的事業。各種國家社會裏勞工的職務分別更大、又互相輔助、好似高等動物的細胞組織一般。營養物也更容易得着、更曉得考研。藝術科學也很發達。宗教也大有進步、相信許多神祇是人樣的精靈、這些小神都屬一箇大神管的。靈異的信仰、大抵都在詩歌裏、至於哲學裏就很有限。靈異的事、祇有一箇神或是神的僧侶和通神的人能行。

據我看起來、別於舊文明的近世新文明、是到十六世紀初年纔開端的。這時候、文明種族裏成就了幾件人類思想上的奇功偉業、扭脫了傳說的桎梏、促起了後來的進步。柯卜尼加斯的太陽中心說、開拓了人心的眼界。宗教改革、解脫了教皇權的羈勒。在這些事的稍前幾年、新世界的發見、和世界周航、證明了大地是箇圓的。地理學、博物學、醫學、和其餘的科學受了感動、各自獨立。又有印刷術、鏤版術、做了傳播新知識的利器。這箇新激刺、哲學大得其力、雖然尚未能盡脫羈絆、已經漸漸的在那裏排斥教會和迷信了。直到十九世紀、實驗的科學突飛進步。其後的思想界裏、物理學的世界觀漸漸壓倒了形而上學的世界觀。根據科學的純粹知識、和宗教信仰爭鬥的更加猛烈。我們要照上文那樣、把近世文明的發達分作三大階級、就看得見那用科學知識漸漸擺脫迷信的狀況了。

我們把文明民族的那些宗教形式祇要一加比較、就看得出其中都是些同樣的心情願望、同樣的思想、在那裏隱現出沒、連那些靈異信仰的發達也都是一箇樣子。地中海沿岸三大一神教的開祖、

摩西、基督、摩罕默德、都是一樣的能行靈蹟的先知、都能和神直接交際、把神的命令用法律的形式傳達給人民。他們享有的那無上威權、使得他們所建立的宗教更加光耀、像那治愈疾病、起死回生、驅除惡鬼等事、在尋常百姓看起來、都是由於他們的那通神能力。我們要把福音書裏所載基督的奇蹟一考察、件件都是反乎自然法、不能加以合理的說明的、和印度神話裏佛陀梵天的奇蹟、可蘭經裏摩罕默德的靈異是一般的。就是那聖餐裏麵包葡萄酒奇蹟的信仰、也是這樣。大約二世紀裏基督教會長老所起草、四五世紀裏南高爾（Gaul）的教會所製定的信條、把基督教徒束縛了一千五百年、並且教會國家兩方面都認爲非此不可。這箇使徒的信條、連路德（Luther）的教理問答裏都認爲是基本信條、除了希臘公教之外、一切新教舊教都拿他當宗教教育的基本。

幾千年來、基督教信仰和國家狠狽爲奸所施於文明民族的絕大影響、祗看那豈豈羣氓的迷信、就可見了。信仰的自白、簡直和新式的衣服、時興的風俗一般、變成了極尋常的事。連許多哲學家也都隨俗雅化、不能自拔。不過有幾位大思想家、實在早已仗着純粹理性、擺脫了這威權赫赫的迷信、丟開傳說和僧侶、別創一種學說。但是大多數的哲學家、那裏及得上這班勇猛的自由思想家、他們還是那冬烘學究的樣子、阿附權勢、依傍着學校傳說和教會的義理。哲學在那時候、竟成了神學和教會的婢妾了。我們要是用這種眼光去看哲學史、見這裏面是兩大傾向二千五百年的一場大戰、一邊是那多數的二元論、（神學的神祕的話）一邊是那少數的一元論、（合理的自然的主張。）

基督紀元前六世紀唱道一元人生觀的幾位古代大自由思想家、像依阿尼亞的自然哲學家塔理斯(Thales)、亞拿克西曼德爾(Anaximander)、亞拿克西門雷斯(Anaximenes)、和稍後些年的海拉克萊茲斯、埃姆培德克理茲(Empedocles)、德摩克理塔斯(Democritus)、這幾位尤當重視。他們是最先拋却一切神話的傳說、神學的獨斷說、要想建立箇合理的世界觀。這些太古的一元論、到了紀元前一世紀、大詩人哲學家劉克理提斯加爾斯(Lucretius Carus)所著的萬象自然論說的已經狠超妙了。不幸被那從卜拉圖的奇怪的二元論生出來的什麼靈魂不死、觀念的超越世界等信仰排擠掉了。

埃理亞派(Eleatics)的巴邁尼德斯(Parmenides)、才濃(Zeno)等學者、在紀元前五世紀、早經說哲學可以分做兩箇支派。到紀元前四世紀、卜拉圖和他的弟子亞理斯多德承受他們的這箇二元論、分什麼形而下學、形而上學。說、形而下學(物理學)專以經驗去研究事物的現象、那現象背後的本體、是留待形而上學去研究的。這內面的本體、是超乎實驗研究之外、或箇永久觀念的形而上世界、和這現實世界懸絕、他那最高的統一是神、是絕對。那靈魂、是箇暫居在變滅的肉體裏的永久觀念、是箇不滅的。卜拉圖這種二元論的特色、就是說此世界和彼世界、肉體和靈魂、神和世界、是對峙的。卜拉圖的弟子亞理斯多德把這些話又編到他那根據廣博科學經驗的實驗形而上學裏去、又指摘出來萬物的目的觀念(就是有意識的活動)、加之三百年後基督教興起來的時候、又把這種二元論歡迎

了去做他那超越傾向的一箇哲學上的護符、勢力越發大起來了。

從四百七十六年羅馬帝國覆亡、到一千四百九十二年哥崙布發見美洲、這一千多年間、史家稱爲『中古時代』的時候、文明民族的迷信、算是到極處了。亞理斯多德的勢力在哲學裏要算至大至尊、那當權的教會利用他的話去文飾自己的教義。然而基督教的信仰、連叫做聖書的神仙傳加到教理上去的那些熱熱鬧鬧的話、在實際生活上勢力還更大。信仰的前面有三條形而上學的中心教理、都是卜拉圖所首先唱道的、就是(一)造物主是箇有人格的上帝、(二)靈魂不滅、(三)意志自由。基督教在理論上極其注重前兩條、在實際上極其注重末一條、所以形而上學的二元論立刻就盛行到各方面。基督教最妨害科學研究的處所、就是他輕視自然、想著未來的永生、蔑棄現世的生活。哲學的批評的光一天滅了、宗教詩歌的花園裏一天柳暗花明、靈異的觀念也一天一天視爲固然。這種迷信的實際結果、就是那種古時代的宗教裁判所、宗教戰爭、酷刑、溺巫種種慘史了。雖是時下都熱心十字軍和教會的藝術等中古傳奇的文藝、然而那時代的黑暗慘痛、我們却眞不敢恭維。

祗要把十九世紀科學的大進步加以公平的研究、就曉得卜拉圖所建立的那三大形而上學的中心教義、確乎是和純粹理性不相容的。近世的學術、洞見自然界現象的整齊規律、因果關係、又知道實質法則包羅宇宙間一切現象、所以絕不能信那有人格的神、和靈魂不滅、意志自由。這三大迷信依然是深入人心、就連那些哲學先生們都還主張、這是批評哲學的一箇不可動搖的斷案、這大概都是

由於中了康德的毒。康德的那批評哲學、其實雖是個純粹理性和實際迷信羼雜出來的雜種、他那勢力却比一切哲學都大、所以我們不能不把他略加評論。

因爲是康德首先提出這箇問題、問知識是怎樣得來、人都說這算是他的首功。他想把他自已的精神活動細細分拆、想用這內省法來解決這箇問題、所以到後來、就主張說、一切知識中最重要最健全的那數學知識、是由綜合的先天的判斷而成、純粹科學是要脫却一切經驗、絕無後天的判斷、祇留眞正先天的觀念纔行。康德把這最高的精神能力視爲一本來的、至於這精神能力的漸次發達、生理的機體、解剖的器官、(就是頭腦)他都絕未研究。當十九世紀的初年、關於頭腦構造的解剖學知識那樣淺薄、所以於其生理的機能也不能有正確的理解了。

康德的那最出名的批評的智識論、和他所說的那藏在現象背後不可知的『物如』都是一樣的獨斷說。我們由感覺得來的知識、本是很不健全、所以他這獨斷說的根據到也不差、這種智識本是爲感覺的特種能力和思想細胞約組織所限的。但是絕不能因此就說這種知識全是幻影、身外的世界全是我們的觀念。健全無病的人用他的觸覺和空間覺箇箇都相信他摸着的那塊石頭是占塊空間、都相信這空間是實在有的。長雙眼睛的人、箇箇共睹太陽天天起、天天落、這可見太陽和地球的相對運行、所以時間也是實在有的了。空間和時間、不但是人智直覺作用的必要方式、並且是獨立自存、不假知識的。

隨着十九世紀科學的發達、世人日益確認一定的自然法。那盲目的靈異信仰、自然一天天的縮減了。然而這種迷信何以還不能剷除呢。這其中有三箇大緣故、一是那二元的形而上學的餘威、二是那基督教會的權勢、三是近世國家和教會混在一起的壓力。迷信的這三箇堅强保障、同純粹理性及其所求的眞理是深仇大敵、絕不相容、叫我們到不能不深加注意。這是關係人羣福祉的大問題。和迷信無知的奮鬥、就是箇爲文明戰爭。要到眞智識的光明掃清了靈異信仰和二元謬論之日、纔是我們近世文明大獲全勝昂首伸眉之時、也纔是我們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脫盡野蠻樣子之時呢。

把那光芒萬丈的十九世紀哲學史（現在雖是沒有人有這樣公平眼光閎博學識把他編好）打開一讀、就曉得方興的少年科學和傳說獨斷說在那裏奮命死戰。在這世紀的上半期裏、生物學各科的進步和自然哲學不生直接衝突。比較解剖學、生理學、胎生學、古生物學、細胞學、分類學等科的大進步、供給科學家這許多的材料、至於他們竟不注重那思索的形而上學了。到十九世紀的後半期、就不是這樣了。不久就起了那『神滅』『神不滅』的爭論。摩理少特 (Mnleschott)、布希納 (Bucnnt.)、加爾瓦格特 (Carl Vogt)、等說、靈魂不過頭腦的機能。盧德夫瓦格奈爾 (Rndolpli Wagner) 却極力維持那盛行的形而上學的見解、說靈魂是超自然的。到了達爾文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把生物學大加改革、闡明了種的自然起源、把那創世記的靈蹟說得半文不值。成來說和生物發生法則應用於人類、證明了人類是從別種哺乳動物進化出來、那靈魂不滅、意志自由、擬人的神種種信仰就失了最後的

根據。然而那隨着康德脚跟的舊哲學、對於這三箇根本的教義、依舊還狠歡迎的。許多大學校裏的代表哲學者、都是狹隘的形而上學家和唯心派、這班人是不重感覺世界之眞理、而去做那「不可知世界」的夢。他們不曉得近世生物學的大進步、化進論學更是不㨗、全靠用一種淫辭詭辯去彌縫他們那超越的理想主義之罅隙。這些「形而上學的爭論之外、又還有箇希望靈魂不滅的個人欲望藏在裏面、因爲這點、所以和那重新用康德學說建造的現行神學同心戮力起來了。近世心理學就是爲了這種情形、弄到那樣的可憐的狀況的。雖然實驗的腦生理學、腦病理學有了許多大發明、比較腦解剖學、腦組織學闡明了頭腦的精微構造、腦箇體發生學、腦種類發生學證明了頭腦的自然起源、那思索派哲學却毫不理會、專想用內省法去分析頭腦的機能、關於頭腦本身的話一句不聽的。試問要想說明一部極精細複雜機器的動作、可能絕不去留心他的構造呢。所以康德的二元論、在現代的大學校裏那樣昌盛、不亞於中古時代、這也就不足怪了。

專以研求眞理和自然法爲事的哲學專家。要是還忽視實驗科學的進步、固執那靈異的信仰那神學專家就更不足怪了。但是眞理的感覺、提醒了許多明通公允的神學家、對於那尊嚴的教條取了箇批評的態度、對於近世科學的光明深致欽敬、十九世紀的頭三十年裏、基督新教的合理派要想脫却獨斷說的羈絆、使他那宗教的觀念和純粹理性一致。這一派的首領柏林的希萊埃爾馬赫爾(Schleiermacher)雖然是箇崇信卜拉圖二元哲學的人、他的話却和近世的汎神論極其相近。後起的合

理派神學家、像求賓根派的巴爾(Baur)和采爾理爾(Zeller)等、致全力於福音書之歷史的研究、考其起源發達、漸漸把基督教迷信的根盤破壞了。後來大衛佛理德萊希斯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在一千八百三十五年又著了部耶蘇傳、把基督教全體神話性質加了些激烈的批評。這位聰明正直的神學家、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又著了部舊信仰和新信仰、拋棄了靈異的信仰、轉向自然的知識、一元的哲學、要據批評的經驗來建立箇合理的人生觀。後來亞爾伯爾特加爾特何夫(Albert Kalthoff)又繼續這種事業。並且薩維吉(Savag'e)尼頗爾德(Nippold)、卜夫萊德理爾(Pfleiderer)等自由派神學家、用種種的方法、想參酌進步的科學之要求、叫神學同科學調和、把靈異的信仰丟個乾淨。但是這根據一元論、汎神論的合理說、還是孤立無援、好像沒有得什麼効果、多數近世神學家、依舊還固執那教會的因襲教理、在靈異信仰裏過日子。少數自由新教徒的信仰、是祇限於那三大根本教義、然而大多數的還是相信福音書裏滿紙的那些神話、聖蹟、這種所謂「正教」因爲近來各國政府爲政治上關係、采取那保守的反動的政策、很去保護他、所以又更得勢了。

近世各國的政府想着這因襲的靈異信仰、最利於保持他自己的權勢、所以都要同教會連成一氣。帝位和神壇、是一定要互相保護、互相扶持的。但是這守舊的基督教政策、遇見了兩箇愈弄愈大的難關。一面教會時刻要想把教權加於俗界之上、把國家供他利用。一面近世的民權派又利用這箇機會、主張理性的要求、反對那反動的保守。各國的元首和理務大臣們、在這競爭裏很有勢力的、他們大

概都是幫着教會、他們並非是出於信教的眞誠、不過覺着『知識會引起不安』愚蠢的馴良百姓、比那受了教育的獨立公民要容易管些罷了。所以那朝堂、宴享、教堂彌撒禮、碑碣除幕禮的演說辭裏、到處都聽見那些很能幹很有勢力的演說家在那裏稱揚信仰的好處。他們總想幫着信仰和知識競爭。所以弄到像普魯士這樣教育發達的國都有那一面奬勵近世科學工藝、一面又奬勵他的那死對頭正統教會的怪現象。那些華妙的演說裏、都並沒有說這貴重的信仰究竟應該信幾多靈蹟、信那一種的靈蹟。然而因爲擴張德國裏智識的反動、一切僧侶、教員、官吏、至少大概總應該要相信這三大神祕、就是上帝的三位一體、靈魂不滅、意志絕對自由、祇怕連福音書裏、聖蹟裏、現代宗教雜誌裏所說的那許多靈異、都是應該要相信的呢。

在康德的實際哲學裏合成的那種修飾過一番的靈異信仰、經他的徒弟新康德派改成許多種的樣式、對於因襲的信仰、年前年却的有些接近。經過了許多變遷、依舊還很發達、漸漸變成了一種極陋劣的迷信、就是今日所謂心靈學、供那種所謂鬼學的去做根據。康德雖然賦有極明晰緻密的批判力、却是很傾向神祕主義、獨斷思想、到他的晚年、那就更甚了。他服膺斯威敦堡(Swedenborg)的見解、相信別有箇心靈世界、和這可知世界對立。十九世紀上半期的自然哲學家、像謝林格(Schelling)的晚年著作、秀伯爾特(Schubert)的靈魂的歷史、和科學隱面之觀察兩部書、裴爾台(Perty)的那神祕的人類學、都專是研究精神活動的神祕現象、想要一面把他和頭腦的生理機能連合、一面和那超自

然的精神作用關聯。那近世的鬼魂研究比中古時代的魔術、密敎、占星術、巫術、占夢術、捉鬼術等的價値並不高些。

近世書藉裏那些心靈學鬼學、都應該列爲迷信。文明國裏時常總還有成千整萬輕信淺識的人受了心靈學家和靈媒的誘惑、想要信這荒誕無稽的話。什麼鬼敲棹子咧、仙人推磨咧、鬼寫字咧、鬼出現鬼照像咧、不但是未受敎育的人肯信、就連許多很有敎育的人、甚至於往往很有理想力的科學家、都肯信了。許多平允的觀察家實驗家已經確實證明、這些鬼學家的把戲、一半是故意的詐欺、一半是人不留神的幻覺、應了那句『世人好欺』(Mandus Vult decipi)的古話了。這種心靈的詐欺、要戴着科學的假面具、利用催眠術的生理現象、甚至於冒充一元論、那就尤其危險了。例如那有名的鬼學著作家加爾多卜理爾(Karl du Prel)、不但著了部神祕哲學與科學之研究、並且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又著了部一元心理學。這部書從頭至尾都是二元論。這等的書藉裏豐富的想像、華美的文章、和批判力的欠缺、生物學知識的淺陋、混合在一起。（比照宇宙之謎第十六章）喜歡神祕、喜歡迷信的遺傳性、好像很有敎育的人、心裏都不容易剷除似的。這箇現象可以用系統發生學來說明他是從有史前的野蠻人遺傳而來。那野蠻人最古的宗敎觀念、本全是『萬有皆靈論』和『拜物敎』。

可愛的人

周作人譯

俄國 Anton Tshekhov 著

休職學務官 Plemjanniakov 的女兒 Olenka 坐在屋後面廊下，恍恍忽忽的儘想。天氣頗熱，蒼蠅成羣的飛着，極是惱人；但想到快要晚了，也便覺得愉快。暗黑的雨雲從東方會集；空氣中時常夾着溼氣，一陣陣的吹來。

寄寓在家裏的，露天劇場 Tivoli 的總經理 Kukin 立在園的中央，仰着頭看天。他絕望的說道，「又下雨，又要下雨了！日日下雨，彷彿特地欺負我似的。我還不如自縊的好！這眞是滅亡！每日的大損失！」他擎起兩手，對着Olenka說道，「Ol'ga Semjonovna，你看，這是我們所過的生活。這眞夠教人哭了。人家盡心竭力的做事；夜裏不得睡覺，困倦的要不得；而且費盡心思，想頂好的方法。可是什麼效驗？第一，這班看客全是愚蠢粗鄙。我給他們看最好的小歌劇，風雅的假面劇，第一等的戲子，但你猜他們所要的是什麼？他們不懂這些東西。他們只要小丑，要俗惡的東西。其次，又看這天氣。幾乎每晚下雨。這雨從五月十日下起，一直過了五月六月。這眞是可怕。看客不來；可是我一樣要付地租，與戲子的工錢。」

次日晚上又上了雲，Kukin 便又狂笑說道，「好，只管下雨；你淹沒了園，淹死了我也好！將我現世與來世的幸運都消滅了也好！讓戲子來捉了我去！送我到監獄裏去，——到西伯里亞，——到刑場上，

去！哈哈哈！」

次日又是一樣的事。

Olenka不開口，很莊重的聽他說話，有時眼裏流下淚來。到了後來，他的不幸的事，很感動了他女的心；他女漸漸愛他了。他是一個瘦小的人，黃面皮，卷螺髮梳下了，蓋在額上。他說話時，聲音很低，口角扯向一邊；他的面上，常帶着絕望的顏色；但他却引起了他女的深而且眞的愛情。他女平常總有所喜歡；是無愛不能生存的一個人。他女最先愛他女的父親，——他如今坐在暗屋子裏喘氣；——又愛他女的姑母，住在Brjansk，隔年總來一趟的；從前在學校時候，又愛他的法文教師。他女是一個溫和慈善的女子，眼光很溫柔，身體也很壯健。假如人見了他女顏色如薔薇花一般豐滿的兩頰，白嫩的頭頸，生着一粒小黑子；聽人家愉快的談話時候，面上現出的和善眞率的笑容；男子便心裏想道，「這倒很不醜，」面上也堆上笑來。若是女客，便在談話中間，也不禁突然揑住他女的手，很高興的說道，「你這可愛的人呵！」

他女住的屋——他女從出世以來，便住在這裏，父親寫好了遺書，已將這屋傳付給他女。——在市的盡頭，去Tivoli不遠。每晚或夜間，他女能聽到樂隊的奏樂，花炮的爆裂聲；他女便彷佛覺得這正是Kukin在那里同運命爭鬥，正在炮擊他敵人——便是冷淡的看客——的濠塹；他女心裏覺着一種愉快的震動，不想睡覺了；清早他回寓的時候，他女輕輕敲著臥房的窗門，從帷後露出面孔和一個

肩膀，對他溫和的微笑。……

他向他女求婚他們不久便結婚了。他初次走近看見他女的頭頸和肥白的肩膀時，他擎起兩手，說道，「你這可愛的人呵！」

他很幸福；但結婚這一日，晝夜都下雨；他的面上，仍然留着絕望的顏色。

他們很順遂的過日子。他女常坐在 Kukin 的事務所，管理 Tivoli 的雜事，紀賬目，付工資。他女的薔薇一般的面頰，愉快眞率的笑容，各處出現，忽在事務所窗口，忽在食堂裏，忽在劇場的背景後面。他女又常常將相識的人說，劇場是人生最重要的東西；只有從戲劇，人在能得眞正的娛樂，能夠造成文明溫厚的人。他女又這樣說，「但你想看的人懂這道理麼？他們所要的只是小丑。昨天我們扮演翻轉 Faust 客座幾乎都空了；但若是 Vanitshka 和我做粗俗的戲給他們看，我知道劇場一定擠滿。明天 Vanitshka 和我要做 Orpheus 游地獄了，請你務必來看。」

凡關於劇場以及戲子，Kukin 怎麼說，他女也一樣的說。又同他一樣的輕蔑看客，因為他們的無知識與對於藝術的冷淡。他女參與演劇練習，矯正戲子的科白，監督後場的樂隊。有時地方新聞上，略有微詞，他女便看了下淚，跑到主筆的事務所，將這話更正。

戲子都很喜歡他女，常稱他女作「Vanitshka 和我」或「可愛的人」；他女很憐惜他們，有時借給他們幾個錢；若他們欺了他女，賴了不還，他女只是暗地裏落幾點淚，並不告訴他女的丈夫。

這一冬季，他們很順遂的過日子。他們將劇場移到市裏，短期的租給一個小俄羅斯戲班，或變把戲的人，或本地的戲劇團。Olenka愈加壯滿了，又很滿足的常帶着喜色；Kukin却漸漸黃瘦下去，雖然這冬季他營業並不衰落，他却仍然總是訴說他們重大的損失。他夜裏常常咳嗽；他女便給他莓茶或菩提樹花水喝，用Eau de Cologne摩擦，又用他女溫煖的領巾包裹着他。他女用手掠他頭髮，十分眞摯的說道，「你眞是好寶貝！你怎的這樣可愛！」

將近四旬齋的時候，他往墨斯科，招集新班去了；他女沒有了他，便夜裏也合不上眼，整夜的只是靠窗坐着看天上的星。他女自比像那母雞，倘若公雞不在屋子裏，便終夜不安的睡不着了。Kukin在墨斯科因事留住了，寄信來說復活祭那日纔得回家，又加上些關於Tivoli的指導的話。但在復活祭前的禮拜日，夜已深了，忽聽得一種不吉的敲門聲音；似乎一個人搥着木桶，蓬蓬蓬的響。廚房的使女睡眼蒙朧，赤着脚，蹌蹌踉踉踏過許多水窪去開門。外面一個人聲音很粗的說道，「請開門，這裏有一封電報。」

Olenka向來也曾收過幾回從丈夫發來的電報，但這一回，不知什麽緣由，慌得幾乎發昏了。抖著兩手拆開電報來讀，裏面寫道：——

Ivan Petrovitsh 今日猝故。耶覆。禮拜二葬葬。

電報內正是這般寫着，「葬葬，」又這「耶」字也不可解。署名的是歌劇團的前場經理人。

Olenak哭着說道，「我可愛的人！Vanitshka，我的寶貝，我的可愛的人！我爲什麽遇見了你！爲什麽認識了你，愛了你！你的可憐的傷心的Olenka如今沒有了你，只賸了一個人了！」

Kukin的葬儀，禮拜二日在墨斯科舉行，Olenka於禮拜三日回家，纔進屋子裏，他女便倒在床上，號咷大哭，連隔壁與路上都能聽到。鄰人聽了，都畫了十字說，「可憐那可愛的人，可憐那Olga Semjonovna！現在他女將怎樣過日子呢？」

三個月以後，Oleuka從彌撒回家，帶着重喪，很憂苦的樣子。適值有一個鄰人 Vassili Andrejtsh Pustovalov 也從禮拜堂回來，同他女並着走。他是木商 Babakajev 棧裏的經理。他戴一項草帽，穿一件白的背心，挂着金表索，很像一個鄉村紳士，不是商人的模樣。他便莊重的說，聲調中很帶着同情，「Olga Semjonovna，萬事都由天定；譬如我們所愛的人死了，那是命所當然，因爲這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們只應忍耐，順受這苦難纔好。」

他送Olenka到家，作別去了。這一日裏，他女耳邊只響着他鎭靜莊重的聲音；他女合眼時，便看見他的黑胡鬚。他女很喜歡他；在他也顯然受了一種極深的銘感，因爲不久便有一個半老的婦人，與他女略略相識，走來同他喝加非；纔在桌旁坐下，便提起 Pustovalov，說他是一個極可靠的男子，無論那一個女子都願意嫁他的。三日以後，Pustovalov 自己走來。他也不久停，只留了十分鐘，也不多說；但他

走後，Olenka便愛了他，——這樣愛他他女通夜醒著，像發了熱一樣；到早上，他女叫了那半老的婦人過來。媒事立刻成就，於是便是婚禮了。

Pustovalov同Olenka結婚以後，兩個人很順遂的過日子。

他大抵坐在事務所裏直到午飯時光；隨後出外辦事。Olenka便代他坐在事務所裏結算賬目，登錄定貨的賬，一直到晚。他女常對客人或熟識的人說，「木材年年增價；價目已經漲了二成。你只試想我們從前單販賣本地的木材，現在是Vassitshka須得到Mogilev販木去了。還有那運費呵！」他女用兩手捧著面頰，像是驚惶的樣子，又說道，「那運費呵！」

他女似乎做木材生意，已經幾十年了；又以為人生最重要的東西，第一便是木材；又如聽到棟梁桁柱細柱厚板薄板窗格板等等字樣，便只在這聲音中間，也有一種極親密的感覺。

他女夜間熟睡時，常常夢見薄板厚板的山；整列的大車，運木材向遠方去。他女又夢見「六寸梁」有四丈高，直立若排了隊，在木場空地上走；柱子梁和板互相衝突，發出枯木相撞的聲音，忽而跌倒，忽而站起，又堆在別個的上面。Olenka在睡夢裏發喊，Pustovalov溫和的對他女說道，「Olenka，什麼事了？你快自己畫十字！」

他女丈夫的意見，便是他女自己的意見。倘他以為這屋子裏太熱，或生意不旺，他女也是如此想。他女的丈夫不愛娛樂，禮拜日便只在家裏坐。他女也照樣做。他女的朋友對他女說，「你整日的在家，

事務所裏，你何不到劇場或馬戲場去翫翫呢？」他女便莊重的答道，「Vassitshka 和我沒有工夫到劇場去。我們沒有工夫做無聊的事。那些劇場有什麼用處呢？」

每逢禮拜六，Pustovalov 同他女常去做晚禱，禮拜日早上去做彌撒；從禮拜堂回家時，他們並著走，面色很是和悅。他們身邊有一種微香；他女的綢衣，瑟瑟的響得十分好聽。在家時，他們先喝茶，上等麵包，各色果醬，隨後再喫饅頭。每日十二點鐘，他們庭中，便散滿了蘿蔔湯羊肉或鴨肉的香味；齋戒日是魚香；走過他們門口的人，沒一個不覺著肚餓的。事務所裏的茶炊 (Sanovar)，總是沸著；客人一到，便拏茶與餅乾請他喫喝。一禮拜一次他們同往浴場，都紅著臉並着走回家來。

他女常對相識的人說，「謝上帝，我們沒有什麼不滿足。我願人人都像 Vassitshka 和我一樣幸福的過日子。」

Pustovalov往 Mogilev 買木材去時，他女很覺寂寞；夜裏醒著，只是啼哭；寄寓在他們家裏的一個少年陸軍獸醫，姓Smirnin的，間或晚上起來同他女談天，或者鬭紙牌；他女丈夫不在時，便專靠這等消遣。他女對於獸醫說他家事，又特別注意。他娶了妻，已有一個兒子；後來因他妻子不規矩，便分離了；如今他恨他的妻子，每月送四十盧布去，養他兒子。Olenka聽了，歎口氣，搖他女的頭。他女很覺得他可憐。

臨走時，他女拏蠟燭照他到階下，常說，「上帝保佑你。謝你來替我消遣，願聖母保你健康。」他女說話時，很是鎮靜莊重，很有條理，模仿他女丈夫的樣子。獸醫走出門，他女又說，「Vladmir Platonitsh，

我想你不如與你丈夫和解的好。你應該爲你兒子，饒恕了他女。你該知道，這小孩子會曉得這事。」

Pustovalov回來之後，他女低聲告訴他獸醫的事；和他不幸的家庭生活，兩人都歎氣搖頭，又說及他的兒子，想必爲了不見他的父親，很是悲哀。因爲不可思議的思想的牽連，他們走到聖畫前面，跪伏在地，求神賜給他們兒子。

這樣。Pustovalov 夫婦很平安的，在愛與和合的中間，過了六年。

但是看呵，——一日冬天時候 Vassili Andrejitsh 在事務所喝過熱茶，走到院子裏去看發送木材，沒有戴上帽子，因此受了寒，便生病了。他請了最好的醫生診治；但他漸漸沈重，四個月之後，便死了。Olenka於是又成了寡婦了。

他女丈夫葬後，他女哭着說，「我現在沒有愛的人了。你捨了我去了。我沒有了你，怎能過得這悲慘的生活呢？你們大家可憐我，我現在只是一個人在世上了。」

他女穿了黑色衣服，挂着長的喪章；帽子同手套，一切不用了。他女除了到禮拜堂，或到他女丈夫的墳前以外，不很出門；他女的生活，幾乎同比丘尼一樣了。六個月以後，他女纔脫去喪章，開了窗戶。人家有時見他女同了廚房的使女到市場去買食物；但家中情景如何，他女怎樣生活，沒有人能夠推測。可是人也約略猜着，見他女在園中同獸醫喝茶，他大聲讀新聞給他女聽；又見他女在郵局遇着相識

的婦人，便這樣說，「我們市裏沒有正當的牲畜檢查，這便是一切傳染病的原因。大家時常聽到從牛乳傳染了，或從牛馬得了病。家畜的健康也該留心同人類的衛生一樣。」

他女覆述獸醫的話，對於一切事情也同他一樣意見因此可見他女不能無所愛着，經過一年已在那寓居裏面得到新幸福了。若是別人，這事便要大受非難，沒有人以Olenka為非的，他女所做的事，一切都極自然。他女同獸醫都未曾對着別人說起他們關係的改變，幷且反竭力隱藏似的；但終是無效，因為Olenka是不能守祕密的。在軍隊裏共事的客，來訪他時，他女來進茶，或備晚飯，他女便同他們談起牛疫蹄與口裏的病以及市立屠殺場等事。他非常窘苦，客散之後，氣憤憤的說道，「我從前告訴你，請你不要多講你所不懂的事。我們獸醫自己談天的時候，你不要來插嘴。這事眞眞窘極了。」他女驚恐狠狽，看着他問道，「但是，Volodtshka，我說什麼話纔好呢？」他女垂淚，擁抱他，求他不要生氣；他們兩人都很幸福。

但這幸福不得長久。獸醫去了，永遠同他軍隊去了；此時軍隊移了地方，——或是到西伯利亞去了，於是Olenka留下只賸了一個人了。

現在他女眞是只有一個人了。他女的父親早已死了，他的安樂椅放在樓上，遮滿了灰塵，又斷了一只腳。他女漸漸瘦了，容貌也減了；人家在街上遇見他女時，不似從前一樣的看他女，也不對他女笑

了。他女的盛年顯然已經過去，現在是一種不堪設想的新生活，正要開始了。Olenka晚間坐在廊下，聽Tivoli樂隊的奏樂，花炮的爆裂聲，但這聲音，現在已不能惹起心的反響來了。他女眼望着院子裏，毫無關心，也無思想欲望；到夜裏他女上床休息，所夢見的也只是空虛的院子。他女隨便飲食，仿佛不願意似的。

而且更壞的事，便是他女對於萬事，一毫沒有意見了。他女看見面前的東西，曉得這是什麼，但意見却一毫沒有，不知怎樣說纔好。沒有意見，這是如何可怕的事！譬如人看見一個瓶，或是雨，或是鄉人趕車，但這瓶是甚麼用的，雨同鄉人是怎麼樣，有什麼意思，却說不出；即使賭一千盧布也說不出。從前有Kukin或Pustovalov或獸醫的時候，他女能說明一切，對於萬事都有意見；但現在他女腦裏心裏，正同外面的院子裏一樣空虛。這味眞是苦澀，有如苦艾放在嘴裏。

這市鎭漸漸的向四面擴張，路變成街了，劇場和木場的地方，現在是新的拐角新的房屋了。時光眞過的快！Olenka的家却漸漸暗淡，屋頂生了鏽，小屋坍在一邊，院子裏都生滿了酸模與蕁麻。Olenka也愈變了老醜；夏天他女坐在廊下，他女的心同從前一樣，仍是空虛荒涼，充滿苦味。在冬天時候他女靠着窗坐，望那積雪。有時他女覷到春天的香氣，或聽得禮拜堂鐘聲，過去的記憶，驀地上來，心裏隱隱覺得痛楚，眼眶內滿了眼淚；但這也只是一分鐘的事，此後心裏仍是空虛與人生無聊的感覺。黑毛小猫Briska靠着他女挨擦，喉裏呼盧呼盧的響；但Olenka對於這貓的親暱，毫無感觸。他女所要的，不是

這些東西。他女要得一個愛情，能夠將他女的全人格全靈魂與理性，都吸收了去，——能給他女意見與人生的目的，能使他女老年的血，溫暖過來。他女將貓從衣裾上摔開，很不高興的說，「去，我不要你。」

這樣的過日子，一日又一日，一年又一年，也無歡樂，也無意見。廚房的使女Mavra怎麼說，他女便依着做。

一日傍晚，七月很熱的天氣，正是趕牛回去的時光，院子裏全是塵土，忽然有人在外敲門。Olenka自去開門；向外一看，似乎發了獃：他女看見獸醫Smirnin，白了頭，穿了文官的服裝立着。他女忽然記起從前一切的事。他女不禁哭了，將頭倒在他懷中，說不出話；昏亂中他女也不覺得他們已經走進屋內，坐下喝茶。他女喜歡的發抖，說道，「Vladmir Platonitsh，你怎能到這裏來？」他答說，「Olga Semjonovna，我想在此永遠定居。我已經辭了職，到這裏住下，且試辦點事業。而且現在也是我的小兒應該上學的時候了。他是一個大孩子。你可知道，我已同我的妻和解了。」Olenka問，「現在他女在那裏呢？」「他女同孩子在旅館裏，我現在尋寓所呢。」「阿，寓所，你爲甚麼不到我家裏來？還與你不合式麼？我也不要你房租！」Olenka很興奮的說，便又哭了，「你住在這裏，這家裏便會熱鬧。阿，我眞歡喜呵！」

次日，屋頂都加上油漆，牆也刷白了；Olenka兩手叉着腰在院子裏走來走去的指揮。他女的面上，現出從前的笑容，舉止甚是活潑敏捷，彷彿正從長眠裏醒過來的樣子。獸醫的妻到了，——一個瘦小

醜陋，短頭髮，性情躁急的婦人。同來的便是他女的十歲的孩子Sasha照年紀看來，生得略覺矮小，却很肥壯，藍眼睛，兩頰上有個小窩。孩子一進院子，便去追那貓，屋裏立刻充滿了他愉快的笑聲。他問Olenka道，「姑母，這是你的貓麼？他生小貓的時候，請你給我們一隻小貓；因爲母親是很怕老鼠的。」

Olenka同他談天，給他茶喝。他女的心又溫暖轉來，胸中感着一種愉快的痛楚，似乎這孩子竟是他女親生的一般。晚上他坐在桌旁溫習功課，他女看着他，很是可愛又是可憐，口裏喃喃說道，「你可愛的人，……我的寶貝，……這樣一個好的小東西，又這樣聰明，」他高聲讀道，「島是一片陸地，四面被水所環繞。」他女也覆述道「島是一片陸地。」這是他女在多年沈默之後，第一次明確發表的意見了。

他女現在已有了自己的意見；晚飯時候，他女對Sasha的父母說，高等小學的功課，怎樣困難；但高等小學總比商業學校好，因爲受了高等小學的教育之後，可以就各種職業，如醫生或工程師之類。

Sasha上高等小學去了。他的母親往住在Kharkov的妹子家去，不再回來；他的父親每日出外檢查牲口，有時接連三日不曾回家；所以Olenka似覺Sasha已全然被父母所棄，家裏不要他了，又或時常餓着他，他女便帶他到自己那邊去，給他一間小房子居住。

Sasha同他女共住了有六個月。每日早上，他女走進他的臥房，看他將手墊在頰下，靜靜睡着。他女覺得不忍叫他醒來。他女便悄悄的叫道，「Sashenka，好孩子，起來罷。上學的時候了。」他坐起身，穿

上衣服，說過早禱，隨後坐下用早膳，喝三杯茶，喫兩個大餅乾，半個牛油麵捲。此時他還未十分清醒，所以稍不高興。Olenka 望着他，彷彿他便要上遠路旅行的一般，說道，「Sashenka 你還沒有熟讀那篇故事呢。我為了你真不知費了多少憂慮。好孩子，你須得竭力用功，聽先生的話。」Sasha 回答說，「阿，請你不要多管我！」

他出門上學校去，一個小小的人，戴着一項大帽，肩頭挂着一個皮包。Olenka 靜靜的跟了他走。他女在背後叫道，「Sashenka」將他叫住，拏一個棗子或一個糖餅，塞在他手裏。到了學校那條街上，他覺得被一個又長又壯的女人跟着，很是可羞，便回過來說，「姑母，你不如回去罷。其餘的路，我自己能走了。」

「他女站着望他，一直等他進了校門，不見了纔罷。

阿，他女怎樣愛他呵！他女從前的愛着，沒有一次是這樣的深；這一次引起了他女母性的本能，他女將他女全心都消費在這裏，很自然，很公正，又很愉快，為從前所未曾有過。他女為了這戴很大的制帽，頰上有小窩的孩子，真肯將性命捨去，而且還是歡喜感謝。為什麼呢？這緣故有誰能說呢？

他女送了 Sasha 進校，他女心中充滿了愛情，很滿足，高興的回家去了。他女的面貌，這六個月中變了非常年少，滿堆着微笑；人家遇見他女很愉快的向他女看，問道，「Olga Semjonovna 早上好？可愛的人，你好麼？」Olenka 便在市場上同他們談道，「現在高等小學的功課非常難了。那可是太過了；昨日一年級他們拏一篇寓言教他熟讀，又要做一篇臘丁翻譯，一個答案。你想這在小孩子，真太難了。

」他女又接着說教員如何，功課與教科書如何，同Sasha所說的話一樣。

下午三點鐘，他們同喫中飯；晚間他們同習功課，又都哭了。他女照料他睡下之後，還在他身上畫十字，喃喃的禱祝，在床前停留許多時光；隨後他女自己睡下，想象遼遠朦朧的將來：那時Sasha畢了業，成了醫生或工程師；有自己的一所大房子，一輛車，許多匹馬；娶了妻，生了子女……。他女一面想着，一面漸漸熟睡了，閉着的眼裏，流出淚來，從頰上滾下；那黑貓伏在他女的身邊，喉裏呼盧呼盧的響。

有時突然有人很響的敲門。Olenka驚醒了，氣也轉換不迭，心臟跳得很猛。過了半分鐘，又敲幾下。他女便從頭到脚都發了抖，心裏想，「這一定是從Kharkov來的電報。Sasha的母親從Kharkov來叫他去了，……阿，這怎麼好呢？」他女全然絕望了。他女的頭和手脚，都變了冰冷；他女覺得自己是現在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但再過一二分鐘，便聽得人聲，纔知道原來是獸醫從俱樂部回家來了。他女想道，「好了！謝上帝。」心裏的重擔，漸漸卸下，覺得安心了。他女回到床上，心裏念着Sasha，他此時正在隔壁房中熟睡，有時從睡夢中高聲喊道，「我給你去罷！不要多說！」

Ljov Tolstoj對於可愛的人的批評

民數紀略中有一篇意思極深的故事，記摩押(Moab)王巴勒(Balak)召預言者巴蘭(Balaam)（譯者注：譯名及此後引文均依美國聖經會舊約白話譯本）咒詛他境內的以色列人。巴勒允給巴蘭許多報酬，巴蘭受了誘惑，到巴勒那邊去，同

他上山，祭台上供好了公牛犢和公綿羊，預備咒詛。巴勒等候這咒詛，可是非但不咒詛，巴蘭却祝福了以色列的人民

「巴勒對巴蘭說，你這是怎樣待我呢？我請你來咒詛我的敵人，你反倒爲他們祝福。

「巴蘭回答說，主傳在我口中的話，我能不謹慎傳說麼？

「巴勒說，求你同我到別處去，……或者在那裏你可以咒詛他們。」民數紀略第二十三章第十一至十三節

但巴蘭又不咒詛，又祝福了。第三次也是如此。

「巴勒對巴蘭發怒，拍手對他說，我召你來爲我咒詛敵人，你倒三次爲他們祝福。

「如今你快回本鄉去罷。我意思要尊榮你，主却使你不得尊榮。」同前第二十四章第十至十一節

於是巴蘭去了，沒有得到報酬，因爲他非但不咒詛，反祝福了巴勒的敵人。

巴蘭遇見過的事情，在眞的詩人與藝術家，也常常遇見。他們受了巴勒的報酬……聲名……的誘惑，或爲繆誤的思想所迷，雖然驢子看見天使阻了他的去路，譯者注—見民數紀略第二十二章詩人却不見，仍要去咒詛，但是——看呵！——他却爲他們祝福了。

眞的詩人和藝術家Tshekhov，做這篇可愛的小說可愛的人的時候，便正遇着這樣事情。

著者的原意，確要嘲笑這可憐的「可愛的人」，——他用了他的理智，但不曾用了他的心，去裁判他11。他女最初同着Kukin，憂慮他的劇場；隨後專心去管木材的營業；又受了獸醫的感化，以爲防

止蹄與口裏的病，是世間第一重要事情；末後又勞心去管文法問題與戴大帽的孩子的事。Kukin這姓已是可笑；(譯者注—Kukin疑是Kukushka(鴉鵲)轉變之字所以意含滑稽)連他的病證與報死的電報也都可笑。那莊重的材木商，獸醫，孩子，也無一不可笑。但「可愛的人」的靈魂，與他女能將全生命專注在所愛的人的身上那種力量，却不可笑；却極偉大而且神聖。

我想，箸者方做可愛的人的時候，他的心裏，大約存着一種新婦人的影象：能同男人平等，智力發達，極有學問，能獨立勞動，為社會出力，縱不勝過男子，也同男子一樣有用；提倡女子問題，極力主張。他寫這篇可愛的人，便是表示一種型式，教女人不可如此。輿論的「巴勒」命令Tshekhov咒詛那柔弱的順從的知力不發達的專心奉事男子的女人；Tshekhov走上山去，牛犢與綿羊已經供在祭台上了，但他開口說話時，他反祝福了他想要咒詛的人了。雖然篇中有許多微妙快活的詼諧，我讀到幾節地方，不能不流下淚來。我見篇中寫他女全心的愛Kukin和他一切的意見，愛材木商以及獸醫，以至只賸一身，無人可愛時的悲哀；後來用了女性的母性的——在他女一生，雖未曾經驗，——感情的全力，與無限的愛，專心奉事那未來的男子，那戴大帽的孩子：我不能不非常感動。

箸者使他女愛可笑的Kukin，無價值的材木商，討厭的獸醫；但愛是一樣神聖，無論所愛的事物是一個Kukin，一個Spinoza，一個Pascal，或一個Schiller；無論所愛的事物，時常變換，同「可愛的人」一樣，或終生不變。

前幾時我在新時代報上見到一篇論女子問題的好論文。著者在這文中表出一種關於女子的極深切聰明的意見。他說，「女人正要表示他們能做一切的事同男子一樣。我並不否認；我還承認女人也能做一切男子所能的事。可是爲難的是男子不能做女人所能的事。」這話十分眞實。非但在生產養育及兒童教育上如此。男人不能做那最高最善使人與神接近的那件工作，——愛的工作，對於所愛者全心的奉事：這件工作，凡女人皆能極自然的做去過去時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倘使女人沒有這種能力，或不去實行他，那時世界不知變成什麼樣子，我輩也不知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們現在卽使沒有女醫生，女電報生，女律師，女科學家，女著作家，並無什麼要緊；但倘若沒有母親，友朋，幫助的慰藉的人，愛重男性，無形中助成扶持他們的發展，那時人生可眞足悲傷了。這樣世上將沒有忠於基督的抹大拉的馬利亞，沒有St Francis的Claire，也沒有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譯者注—俄國革命黨人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起事不成故名）的妻子了。Dukhobori（譯者注—俄國新教派意云靈魂的戰士）中間，也便沒有那樣的妻子，非但不將他女們的丈夫阻止，反將獎勵他們爲眞理受難。也便沒有那些千萬無名的女人，——最可貴重的人，同無名的英雄一樣，——慰藉那懦弱的酗酒的放蕩的男子；這種男子數目最多，也最要愛的慰藉。這個愛情，無論對於基督或Kukin，便是女人的重大唯一的力。

這所謂女子問題，眞是一個可驚的謬見；多數的女人，甚至有許多男人，也被這問題支配，大抵卑俗的思想，都有如此力量。

「女子想求自己發展。」——世間還有比這更正當合法的事麽？

但女人的事業從他女天分上，便與男子的不同；所以女性完成的理想，也不能與男性完成的理想相同。我們承認這女性完成的理想，不知應該怎樣；但決非便與男性完成的理想相同，可是無疑的了。但現在那裏時式的婦人運動的可笑而且有害的進行，却正向着男性的理想這一方向走去。

我怕 Tshekhov 做這篇可愛的人的時候，也很受這繆見的影響。

他像巴蘭一樣本想咒詛；但詩神禁止他命令他祝福。他祝福了；無意中將這可愛的人被上微妙的光明，使他女成了女人的模範的型式；倘他女要自己幸福，併使運命給他女的那人幸福，他女便該當如此做。

這小說很優美，因為在無意中顯出他的效力的緣故。

我曾經在一個可以練得一隊兵的大廳上學坐自轉車，廳的那邊，有一個女人。在那裏讀書。我想我應當留心避開，便將眼看着他女。我看着他女時，無意的漸漸走近了；他女覺察着危險，急忙躲避，我已到了，將他女撞倒；因為我的注意力集中於他女，所以我做了心裏所想的反面的事。

Tshekhov 也做了同樣的事，不過意思相反：他想撞倒「可愛的人」—將詩人的注意力集中於他女却反將他女扶起了。

Anton Tshekhov 1860-1904 本是醫師，初作短篇兩卷，很有詼諧趣味；一八八〇年後，時勢改變，他的作風也變了；雖然仍帶滑稽，卻滿篇有一種陰慘之氣。其時亞力山大三世即位，聽了舊黨的話，大行虐政，民氣頹喪，Tshekhov所寫便是此時的現象，所以有人說他著作裏的人生是灰色的。他以短篇出名，與法國Maupassant並稱；但只是技術相似，思想實不盡同；他雖悲觀現世，對於將來卻有希望，如劇本櫻樹園所說，十分明瞭。所作小說共十六冊，譯成漢文的有塞外及戚施兩篇，載在域外小說集中。

這篇可愛的人是Tshekhov傑作之一，很得Tolstoj稱讚；曾有一篇批評，這批評也有名，所以一併譯出，附在篇末。著者的本意，大約正如Tolstoj所說，「表示一種型式，教女人不可如此。」他未必咒詛這「可愛的人」，惟造成這樣的咒的社會，纔應得咒詛。Tolstoj是近代大思想家，他的主張，可以佩服的極多；但這篇評話，卻尚有可商的餘地，必須略略說明。Tolstoj提倡人道主義，這人道裏面，本只有唯一的道。不能有兩性的差別；若輕輕斷定女子天分上與男子不同，便不免立出兩歧的道來，不能圓滿了。南非洲女著作家O. Schreiner做的女子與勞動第五章，對這問題，也已辯白。我輩雖承認女子生理心理上與男子有多少差異，但不能因此便成別一種人，別有一種天職。愛與生殖這兩件，並非專是女子的事。男子既於這兩事外，還有許多做人的事業；女子也是如此。他女愛男子，生育兒女，此外也還應做人。他女對於丈夫兒女，是妻是母；還有對於人類，是個

人，對於自己是「唯一者所有。」我輩不能一筆抹殺了他女的「人，」他女的「我，」教他女做專心奉事別人的物品。Tolstoj說Olenka是柔弱的順從的知力不發達的專心奉事男子的女人；在這些德性上，譯者也不覺可以讚美他女；固然可愛可憐，然而世間女人正不必如此；譬如見一小孩，走不得路，說話也未能清楚，誠然是怪可愛的，但決不望他永遠如此；願他長成了，爲人類的一員。所以譯者對於這篇裏「可愛的人」的態度，是與箸者相同，以爲他女單是可愛可憐，又該哀悼，幷且咒詛造成這樣的人的社會；希望將來的女子不復如此，成爲剛健獨立知力發達，有人格，有自我的女人；能同男子一樣，做人類的事業，爲自己及社會增進幸福。因爲必須到這地步，纔能洗淨灰色的人生，眞貫徹了人道主義。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五卷六號正誤

葉數	行數	誤	正
五八〇	一三	Lncan。	Lnoka。
五八一	五	心的撒。提	心的撒。提（下同）

蠟燭

Sologub

兩支蠟燭點着沿着牆壁有許多燈盞一個人拏了一本筆記簿讀着別人靜靜的聽。

火光發抖。蠟燭也聽着，他們本來喜歡聽的；但有風吹來，所以他們發抖。

那人讀完了。蠟燭吹熄，人都走散了。

於是一切仍如從前了。

一支灰色的蠟燭點着。一個女人坐着縫紉。一個孩子睡着，在睡夢裏咳嗽。從壁縫裏有風進來。蠟燭流下白色濃厚的淚。淚滾下，便凍了。天色漸明。紅眼睛的女人，還是縫紉。他吹熄。蠟燭他還是縫紉。

於是一切仍如從前了。

三支黃色的蠟燭點着。一個人睡在棺中黃而且冷。幾個人拏着書讀。一個女人哭着。蠟燭因爲恐怖憂愁幾乎死了。一羣人到來。他們唱歌；他們散布香煙。他們扛起棺木。蠟燭被吹熄。他們去了。

於是一切仍如從前了。

戰後之婦人問題

李大釗

現代民主主義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個共同生活組織中的人、無論他是什麼種族、什麼屬性、什麼階級、什麼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教育上得一個均等的機會、去發展他們的個性、享有他們的權利。婦人參政的運動、也是本着這種精神起的。因爲婦人與男子雖然屬性不同、而在社會上也同男子一樣、有他們的地位、在生活上有他們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他們的權利、他們豈能久甘在男子的脚下受踐踏呢？婦人參政的運動、在這次大戰之前、久已有他們奮鬭的歷史。美國有許多州、已經實行了。可是當時有狠多人反對這種運動、他們大都說、女子的判斷力薄弱、狠容易動感情、不宜爲政治家、也有對於女子的能力懷疑的。我們東方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觀念、更是奇怪、不是說『禮教大防、』『男女授受不親、』就是說女子應該做男子的『內助、』專管『閫以內』的事。到了戰爭起來的時候、那些男子一個一個的都上了戰場、女子才得了機會、去作出一個榜樣來、讓那些男子看看、倒底女子有沒有能力。於是當警察的也有、作各種勞動的也有、在赤十字救護隊中活動的也有、在軍隊中作後方勤動的也有、做了種種的成績、都可以杜從前輕視女子的口實。所以在戰事未了的時候、美英德諸國已經都有認許婦人參政權的表示。俄國 Bolsheviki 政府裏邊有一個救濟部總長、名叫郭冷苔、就是一位女子、這就是婦人參政的一個新紀元。

婦人參政的運動、到了今日、總算是告一段落。這過去半世紀的懸案、總算有了解決的希望。但在戰時有一段事、還引起了許多人懷疑。就是美國對德宣戰的時候、孟塔拿州有位女議員、名叫蘭金、是美國最初的女議員、一時世間對他、狠有不滿意的批評。因為決議宣戰案的時候、第一次喚他、他並不答、第二次仍是無語、第三次問他、他纔哭着顫聲答了一個"No"字、後來有一位新聞記者去訪問他、他說、『懲膺德國的橫暴、他也認為必要、但不贊成戰爭。』於是有人說、婦人決一件事、往往不靠理性、單靠感情、所以讓他們去做政治家、狠不相宜。但是我們對於這種話、實在是有些疑問。那些政治家的理性、都是背着人類感情的麼?那些背着人類感情的理性、都是好的麼?都是對的麼?這個不忍的感情、都是錯的麼?都是壞的麼?這幾點、我們都應該拿出純眞的心想一想、然後再下斷語的。就美國而論、婦人中有狠多比獲享選舉權的男子們還有獨立的判斷與智識的。美國西部各州、有狠多實行婦人參政著有成效的地方。數年前、考勞拉豆州有夫婦二人、各有各的投票權、他們所欲選的人、却正是反對黨、結果其妻所選舉的人歸於失敗、選舉後家庭的感情、並不以是生何影響。這個例、不可以證明婦人也有獨立的判斷力、婦人參政也不至與社會及家庭以惡影響麼?就說關於社會一般的文教制度、法律習慣、婦人的判斷知識實視男子為貧弱、而關於婦人切身的問題、與其父兄夫友全不相干的問題、令他們自己也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難道不比由男子一手代辦、把婦人當作一階級、排出政治以外妥當的多麼?又有人說、婦人的大多數、對於政治並不發生興趣。這也不可一概而論。像美國的考勞拉豆和

優達二州、各階級的婦女對於選舉投票、均狠踴躍、狠可以證明他們承認婦人選舉權是正當的。又像最近英國的總選舉、那些婦人行使選舉權踴躍的樣子、令人驚愕。一個社會生活上有了必須的要求、就應該立一種制度、適應他的情況、纔是正當的道理。

預想這回戰後、歐美婦人社會發生許多難解決的問題。第一、就是婦女過庶問題。據人口統計、從前歐美男女的比例、就是女多男少。經這回戰爭、壯丁男子在戰場上死的狠多、已嫁的女子添了許多新寡、未嫁的女子也天天想着結婚難、婦女過庶的傾向愈益顯著、這時的社會必起許多悲慘的現象、生活一天難似一天、結婚也不容易、離婚却更增多、賣淫、墮胎、私生子、一天多似一天。婦女一個階級有了這樣悲慘的現象、社會全體必也受莫大的影響。

第二、尙是女工對男工的問題。歐戰既起、作工的男子都上了戰場、一時非用女工塡他們的缺、各工廠就得停工。英國政府拿戰後必恢復舊狀作條件、違背戰時勞動組合的規定、許工廠得以女工代男工用。其他各國、也大都如此。歐洲婦女界驟得了工作的機會、如同開闢了新領土一樣。那些資本家也狠願意僱用這工價低廉的女工。到了戰後、從前赴戰場的男子都還鄉土、看見他們作工的地盤都被價廉的女工們占領、自然要同這些女工們起一場爭鬭。那些女工因爲生活難的結果、也斷斷不肯把已經取得的新領土拱手讓還男子。那些資本家也不願辭退這價廉的女工。從前婦女勞動最大的缺點、就是不熟練、經這次戰爭中的訓練、與職工教育的發達、這種缺點已經消滅。既沒有不熟練的缺

點、又有工價低廉的便宜、資本家正可以利用女工操縱男工。爲防止男工女工間的競爭、與資本階級的操縱、必須謀一個對於同一工作給與同額報酬的方法。可是這個方法、狠不容易定規。因爲婦人勞動的團體結合不堅、他的勢力也狠微弱、不能獨立抗資本家、要求得與男子同額的報酬、恐怕做不到。解決這個問題、有的希望政府定出一個公定工銀法來、有的主張設法獎勵男女勞動組合的一致提攜。總而言之、男女工人間有了爭執、必爲資本家所乘、結局都是不利。男女工人間有了結合、定能於階級戰爭添一層力量。將來出於那條道路、雖難預定、若從俄德革命的潮流滔滔滾滾的及於全歐的大勢看起來、英法的動搖也是遲早間的問題、男女工人大約不至長相爭執、他們或者可以互相提攜、於階級戰爭加一層力量。

第三、就是勞動階級的母親問題。戰時丁男驟去出征、膝下家中的老弱沒人照管、甚爲可憐。因此、有的國家就規定一律辦法、對於出征兵士的家族、發一項扶助費。這個費額、不是拿那爲家長的男子出征前的工銀作標準的、乃是按那家族人數的多寡發給他們。從前因爲收入不足、且不確定、天天在苦痛的生活中鬼混的勞動階級的母親們、只纔有了確實生活的保障、他們在這戰爭期間、算是享了一點子的幸福。一旦戰爭停止、這種幸福也就跟着消滅、又要回復他們那暫時忘下的苦痛生活。他們怎樣拋棄這暫時的幸福、去迎受那舊日不要的生活、實在是一個問題。這次戰爭、喪失壯丁不少、爲補充戰後的人口計、對於母性的保護、應該特別注意、像那育兒扶助費、及種種母性保護的方法、也是不

能不研究的。還有一樣、開戰後英國所設的兒童保護所約有二百處、收容的兒童約六萬人、這種機關、戰後必愈見發達、因爲有些作工同時而爲母親的婦人、若去作工、就不能照管小孩、這種機關、實在是必要的。兒童的養育、由家庭移到社會的共同育兒機關、這也是社會進化的一個新現象。

這些問題、若是單靠着女權運動去解決他們、固然也不能說全沒有一點效果。但是女權運動、仍是帶着階級的性質。英國的婦人自從得了選舉權、那婦人參政聯合又把以後英國婦人應該要求的事項羅列出來、大約不過是

(一)婦人得爲議員。
(二)派婦人到國際戰後經營會議。
(三)使同外人結婚的英國婦人也得享有英國國籍。
(四)婦人得爲審判官及陪審官。
(五)婦人得爲律師。
(六)婦人得爲政府高級官吏。
(七)婦人得爲警察官。
(八)使女教師與男教師同等。
(九)以官費養育寡婦和他們的子女。

（十）父權及母權的均衡。

（十二）男女道德標準的一致。

這幾項、都是與中產階級的婦人最有直接緊要關係的問題、與那些靡有財產沒受教育的勞動階級的婦人全不相干。那中產階級的婦人們是想在紳士閥的社會內部有和男子同等的權力、無產階級的婦人們天高地闊、只有一身、他們除要求改善生活以外、別無希望。一個是想管治他人、一個是想把自己的生活由窮苦中釋放出來、兩種階級的利害、根本不同、兩種階級的要求、全然相異。所以女權運動和勞動運動純是兩事。假定有一無產階級的婦人、因爲賣淫、被拘於法庭、只是捉他的是女警官、訊他的是女審判官、爲他辯護的是女律師、這婦人問題就算解決了麼？這賣淫的女子受女官吏的拘訊、和受男官吏的拘訊、有什麼兩樣的地方麼，就是科刑的輕重有點不同、也是枝葉的問題。根本的問題、不問直接間接、還是因爲有一個强制婦人不得不賣淫的社會組織在那裏存在。在那這種組織的機關的一部安放一兩個婦人、怎能算是婦人的利益呢？中產階級婦人的利害、不能說是婦人全體的利害。中產階級婦人的權力伸張、不能說是婦人全體的解放。我以爲婦人問題徹底解決的方法、一方面要合婦人全體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專斷的社會制度、一方面還要合世界無階級婦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產階級（包有男女）專斷的社會制度。

我們中國的女界、對於這世界的婦人問題、有點興趣沒有、我可不敢武斷。但是我狠盼望我們中

國不要長有這『半身不遂』的社會。我狠盼望不要因爲世界上有我們中國、就讓這新世紀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文明。

再質問東方雜誌記者

陳獨秀

記者信仰共和政體之人也，見人有鼓吹君政時代不合共和之舊思想，若康有為辜鴻銘等，嘗辟而闢之；慮其謬說流行於社會，使我呱呱墮地之共和，根本搖動也。前以東方雜誌載有足使共和政體根本搖動之論文，一時情急，遂自忘固陋，竟向東方記者提出質問。乃蒙不棄，於第十五卷十二號雜誌中賜以指教，幸甚感甚。無論東方記者對於前次之質問如何非笑，如何責難，卽駁得身無完膚，一文不值，記者亦至滿意。蓋以東方記者既不認與辜鴻銘為同志，自認非反對臣權自由，自認非反對立憲共和；倘係由衷之言，他日不作與此衝突之言論；則記者質問當時之根本疑慮，渙然冰釋，欣慰為何如乎。惟記者愚昧，對於東方記者之解答，尚有不盡明瞭之處；倘不棄迂笨，對於左列所言，再賜以答，則不徒記者感之，諒亦讀者諸君之所願也。

（1）辜氏著書之志，卽在自炫其二千五百年以來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等之固有文明，對於歐人無君臣禮教之倫理觀念，加以非難也。東方記者既鄭重徵引其說，且稱許之，則此心此志當然相同。前文設為疑問者，特避武斷之態度，欲東方記者自下判斷耳。不圖東方記者乃云：『夫徵引辜氏著作為一事，與辜同志為又一事；二者之內包外延，自不相同。』此何說耶？夫泛泛之徵引，自不發生同志問題。若徵引他人之著作，以印證自己之主張，則非同志而何？譬若記者倘徵引且放許尼采之「強權說」或託爾斯泰之「

無據抗說」當然自認與尼采或託爾斯泰爲同志，以其主張之宗旨相同也。記者未云辜鴻銘主張君臣禮教，東方記者亦主張君臣禮教，由是而知東方記者卽辜鴻銘且并未云東方記者乃辜鴻銘第二。但以東方記者珍重徵引辜氏生平所力倡之言論宗旨且稱許之，遂推論其與辜爲同志倘謂此二者內包外延自不相同，所推論者陷於謬誤；則此等邏輯，非記者淺學所可解矣。

（2）德國政體，君主政體也。孔子倫理，君臣等之五倫也。君臣尊卑者，孔子政治倫理之一貫的大原則也。辜鴻銘康有爲張勳皆信仰孔子之倫理與政治，主張君主政體者也。此數者本身之全體雖爲異物；而關於尊重君主政體之一點，則自然互相連綴；東方記者倘承認吾人思想域內有觀念聯合之作用，自不禁其并爲一談。德國政體君主政體也。孔子倫理尊君之倫理也。此二者，當然可并爲一談。辜鴻銘所主張之孔子倫理，尊君之倫理也。其所同情之德國政體，君主政體也。此二者，當然可并爲一談。辜鴻銘之所言，尊孔也尊君也。張勳之所言，亦尊孔也，尊君也。此二者，更無不可并爲一談。孔子倫理，尊君之倫理也。張勳所言所行，亦尊君也。當然可作一聯帶關係。此數者，關於尊重君主政體之一點，乃其共性；苟贊同其一項者，則其餘各項，當然均在贊同之列。訴諸邏輯，「凡尊崇孔子倫理，而不贊同張勳所言所行，爲其人之言不顧行者也。」東方記者對於前次之質問，未曾將此數項所以不能并爲一談之理由及各項中贊同者何項不贊同者何項，一一說明。但云『對於新青年記者所設問題，以爲過於籠統，不能完全作答。』東方記者之答詞，如此籠統；則新青年記者，未免大失所望。

（3）民權自由立憲共和與功利主義，在形式上雖非一物；而二者在近世文明上同付產生，其相互關係之深，應爲稍有歐洲文明史之常識者所同認也；所謂民權，所謂自由，莫不以國法上人民之權利爲其的解，爲之保障。立憲共和，倘不建築於國民權利之上，尙有何價值可言？此所以歐洲學者或稱憲法爲國民權利之證劵也。不圖東方記者，一則曰：『歐美民權自由立憲共和之說，非功利主義所能賅括吾國人之爲此，則後於功利主義。』再則曰：『夫批評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非反對民權自由，批評功利主義之立憲共和，非反對立憲共和。』是明明分別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立憲共和，與非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立憲共和爲二矣。以記者之淺學寡聞，誠不知非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立憲共和果爲何物也。東方記者以應試做官之讀書及金錢運動之選舉，比諸功利主義之民權自由立憲共和，斯亦過於設解功利主義，擬不於倫矣。東方記者謂可以邏輯之理審察之，則所謂邏輯者，其東方記者自己發明之形式邏輯乎。否則應試做官之讀書，乃讀書者腐敗思想；金錢運動之選舉，乃選舉中違法行爲；功利主義之所謂權利，主張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等乃民權自由立憲共和中重要條件；若舉前二者以喻後者，爲之例證，訴謂因明與邏輯，得謂爲不謬於事實之喻與例證乎？

（4）通常所謂功利主義，皆指狹義而言；東方記者之所非難者，亦卽此物，此不待鄭重聲明者也。惟廣狹乃比較之詞，最廣與最狹至於何度，是固不易言也。余固徹頭徹尾頌揚功利主義者，原無廣狹之見存。蓋自最狹以至最廣，其間所涵之事相雖殊，而所謂功利主義則一也。東方記者所排斥之功利

主義，與余所頌揚者雖云廣狹不同；卽至最狹，亦不至與其相反之負面同一意義。但在與其負面相反以上，雖最狹之功利主義，與東方記者所排斥者同一內包外延，余亦頌揚之。蓋以功利主義無論狹至何度，倘不能證明其顯然爲反面之罪害事實，無人能排斥之也。倘排斥之，自不能不立於與其相反之地位。東方記者乃不謂此推論爲然，且設一例證云：『凡反對圖利之人，卽贊成謀害者；凡反對貪功之人，卽贊成犯罪者。』此推論果合乎否乎？』余則以此不足爲非反對功利主義，卽贊成罪害主義之證明。蓋以功利主義與圖利貪功，本非一物；若以惡意言之，（旣以其人謀利貪功而反對之，必其爲不應謀而謀，不應貪而貪之惡方面也。）且與功利主義爲相反之負面。審是，則圖利與謀害，貪功與犯罪，同屬惡的方面，而無正負之分，固不能謂反對其一者必贊成其一。若夫功利主義之與罪害主義，爲相反之正負兩面，反對其一者爲贊成其一，不容兩取或兩捨也。東方記者以此例證批評記者推論之不合，合前條所舉之例證觀之，得發見其有一公同之誤點。其誤點爲何？卽東方記者不明功利主義之眞價値，及其在歐美文明史上之成績；誤以貪鄙，不法，苟且，勢利之物視之；其千差萬錯，皆導源於此。東方記者倘亦自承之乎？

(5)自根本言之，學術無所謂高深；其未普及之時，習之者少，乃比較的覺其高深耳。且今日柏格森之哲學，可謂高深矣；乃其在大學公開之演講，往各國游行之演講，聽衆率逾千人；販夫走卒，亦得而與焉；此非高深亦可普及之一例乎？況東方記者以高深學術爲教育文化中心之說，記者本不反對。特以其專重高深之學，而蔑視普及教育，遂不無懷疑耳。明言『教育普及而版價出版物日衆，不特無益學術，反足以

害之』此非謂教育普及廉價出版物日衆，爲有害學術之事乎？謂爲有害學術，非反對而何耶？不圖東方記者復遁其詞曰『所謂廉價出版物之有害學術者，自指物氏所言之書報及坊肆中誨盜誨淫之書而言』。夫誨盜誨淫之書，與廉價出版非同一物，與教育普及更毫無關係。今反對誨盜誨淫之書，不知以何因緣而歸罪於廉價出版？更不知以何因緣而歸罪有教育普及？東方記者倘承認其因噎廢食之推論爲不謬，最好再歸罪於蒼頡之造字。東方記者強不承認明說「教育普及，廉價出版物日衆有害學術」，爲反對教育普及之言已覺可怪。復設一相類之例以自證曰：『民國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言論荒謬如某日報之鼓吹某事，某雜誌之主張某說』。云云則此例中所指爲言論荒謬者，自然指某日報某雜誌而言，若以此例所言爲「反對民國，反對定期出版物，以定期出版物爲荒謬」果當乎否乎』 余以爲東方記者此等例證，只益自陷於謬誤而已，未見其能自辨也。此例之文倘改曰：「自民國成立以來，定期出版物日衆，其中佳者固多，惟言論荒謬如某日報之鼓吹某事，某雜誌之主張某說。」此不過泛論當時出版界之現象，或無語病之可言；因其所謂荒謬者，乃專指某日報某雜誌而言，與民國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不生因果聯帶之關係也。今東方記者所設之例，其本意之反對民國反對定期出版物與否不必論，第據其例詞，顯然以民國成立而定期出版物日多爲之因，以某日報某雜誌之言論荒謬爲之果；二者打成一片，未嘗分別其詞，雖欲謂之非反對民國非反對定期出版物而不可得也。以此比證前例，亦以教育普及而廉價出版物日衆爲之因，以有害學術爲之果，雖欲謂之非反對教育普及而不可得也。倘易其詞曰「教育普及而廉價出版物日衆，學術因以發展；

惟若勃氏所言之書報及坊肆中誨盜誨淫之書，則不特無益學術，反足以害之」。使東方記者如此分別言之不使誨盜誨淫有害學術之書，與敎育普及廉價出版發生因果聯帶之關係，雖欲謂之反對敎育普及而亦不可得也。

(6)學術之發展，固有分析與綜合二種方間，互嬗遞變，以赴進化之途。此二種方向，前者多屬於科學方面，後者屬於哲學方面，皆得謂之進步，不得以孰為進步孰為退步也。此綜合的發展，乃綜合衆學以成一家之言；與學術思想之統一，決非一物。所謂學術思想之統一者，乃黜百字而獨尊一說，如中國漢後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歐洲中世獨揚敎宗遏抑學術是也。易詞言之，卽獨尊一家言，視為文明之中心，視為文化之結晶體，視為天經地義，視為國粹，視為國是；有與之立異者，卽目為異端邪說，卽目為非聖無法，卽目為破壞學術思想之統一，卽目為混亂矛盾龐雜糾紛，卽目的國是之喪失，卽目為精神界之破產，卽目為人心迷亂。此種學術思想之統一，其為惡異好同之專制，其為學術思想自由發展之障礙，乃現代稍有常識者之公言，非余一人獨得之見解也。東方記者之所謂分化，當指異說爭鳴之學風，而非謂分析的發展；所謂統整，當指學術思想之統一，而非謂綜合的發展；使此觀察為不誤，則徵諸歷史，訴之常識，但見分析與綜合，在學術發展上有相互促進之功，而不見分化與統整在進化規範上有調劑相成之事。倘强曰有之，而不能告人以例證，則亦無徵不信而已。反之統整（卽學術思想之統一）之為害於進化也，可於中土漢後獨尊儒術，歐洲中世獨揚敎宗徵之。乃東方記者反稱有分化而

無統整，不能謂之進步；且徵引『中國晚周時代，及歐洲文藝復興以後之文明，分化雖盛而失其統整，遂現混亂矛盾之象』以爲例證。夫晚周爲吾國文明史上最盛時代，與歐洲近代文明之超越前世，當非余一人之私言。不圖東方記者因其學術思想不統一也，竟以「混亂矛盾」四字抹殺之；且明言以晚周與漢魏唐宋比較其文明，不能謂其彼善於此；誠石破天驚出人意表矣。卽以漢魏唐宋而論，一切宗敎思想文學美術，莫不帶佛道二家之彩色；否則純粹儒家統一，更無特殊之文化可言。蓋文化之爲物，每以立異複雜分化而興隆，以尙同單純統整而衰退；徵之中外歷史，莫不同然；東方記者之所見，奈何正與歷史之事實相反耶？東方記者又云：『至於文明之統整，思想之統一，決非如歐洲黑暗時代之禁遏學術阻礙文化之謂，亦非附和雷同之謂』按歐洲中世所以稱爲黑暗者無他，以其禁遏學術阻礙文化故。其所以禁遏學術阻礙文化者亦無他，乃以求文明之統整思想之統一故。夫統一與黑暗，皆比較之詞；黑暗之處，乃以統一之度爲正比例；一云統一，卽與黑暗爲鄰，歐洲中世特其最甚者耳。東方記者倘不以歐洲黑暗時代之禁遏學術，阻礙文化爲然，亦當深思其故也。東方記者以『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說，皆致力於統整者』爲高；復以『後世大儒亦大都紹述前聞未聞獨創異說』爲貴；此非附和雷同而何？此非以人間思想界爲留聲機器而何？東方記者意謂：吾人在西洋學說尙未輸入之時，本有聖經賢傳名敎綱常之統一的國是；今以西洋學說之輸入，乃陷於混亂矛盾；乃至國是喪失；乃至精神界破產；遂至希此『強有力主義，果能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以暫定一時之局』此非禁遏學術阻礙文化而何？東方記者一面言：『吾人不宜僅以保守爲能事』，『西洋學說之輸入，夙爲吾人所歡迎』。

『盡力輸入西洋學說』一面乃謂：『西洋在中古以前，宗教上之戰爭與虐殺，史不絕書；其紛雜而不能統一，自古已然。文藝復興以後，思想益復自由；持獨到之見以風靡一世者，如盧騷，達爾文等，代有其人；而集衆說之長，立羣倫之鵠者，則絕少概見；（記者按西洋學者、若則猛什修、盧騷、達爾文、賓塞之流、莫不集衆說以成一家言、為世宗仰、祇以其族尊疑尙異、貴自由獨到、不欲獨定一尊、以阻礙學術思想之自由發展、故其新陳代起、日益美備。東方記者乃以其不獨定一尊謂為立羣倫之鵠者絕少概見。其病在不綢察文化之實質如何、妄以思想統一與否定優劣、不知適得其反也。）又謂：『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濟，決不能希望於自外輸入之西洋文明，而當希望於亡國固有之文明，此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蓋產生西洋文明之西洋人，方自陷於混亂矛盾之中，而亟亟有待於救濟；吾人乃希望藉西洋文明以救濟吾人，斯眞問道於盲矣。西洋人之思想，為希臘思想與希伯來（猶太）思想之雜合而成。希臘思想本不統一，斯篤克派與伊壁鳩魯派，互相反對；其後為希伯來思想所壓倒。文藝復興以後，希伯來思想又被希臘思想破坏；而此等哲學思想，又被近世之科學思想所破坏；今日種種雜多之主義主張，皆為破坏以後之斷片，不能得其貫串聯絡之法，乃各各持其斷片，欲藉以貫徹全體，因而生出無數之障礙。故西洋人於物質上雖獲成功，得致富强之效，而其精神上之煩悶殊甚。』（按東方記者所非難之西洋文明、皆在中古以前及文藝復興以後、始以其思想不統一之故乎。獨思想統一之中古時代、則未及之。不知東方記者之所謂宗教上之戰爭與虐殺、正以正教統一、力排自由思想之異端、造成中古黑暗時代耳、此非中古以前文藝復興以後之所有也。）似此一迎一拒，卽油滑官僚應付請託者之言，亦未必有此巧妙也。若此等『戰爭與虐殺』之文明，『自陷於混亂矛盾』之文明，『破坏以後之斷片』之文明，『精神上煩悶』之文明，東方記者明知其不足為『吾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濟』，乃偏欲盡力輸入而歡迎之；是直引虎自殺耳，豈止『問道於盲』已耶？東方記者其狂易耶？不然，明知『此等主義主張之輸入，直與猩紅熱梅毒等之輸入無異』。何苦又主張盡力輸入而歡迎之，不更使吾思想界混亂矛盾不能統一，使吾精神界破產，使吾國是喪失耶？是則愚不能明也。

若云：『西洋之種種主義主張，驟閱之似有與吾固有文明絕相鑿枘者，然會而通之，則其主義主張往往為吾固有文明之一

局部，擴大而精詳之者』耶？若假定此等「一丙種自大派」（見本誌五卷第五號五一六頁第十三行。）之附會穿鑿爲不謬，則東方記者所詛咒西洋文明之惡名詞，皆可加諸吾固有文明之上矣。既認定其爲吾固有文明之一部，且擴大而精詳之，又何獨以其在西洋而詛咒之耶？若云：『盡力輸入西洋學說，使其融合於吾固有文明之中』耶？將輸入其同者而融合之乎？使其所謂同者爲非同，則附會穿鑿耳；使其所謂同者爲眞同，則盡力輸入爲駢枝爲多事。將輸入其異者而融合之乎？則異者終不能合，適足以使吾人思想界增其混亂矛盾之度；非所以挽回國是之喪失，精神界之破產，而爲吾人迷途中救濟之道也。無已，惟有仍遵東方記者『不希望於自外輸入西洋文明』之本懷，且用『強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之方法，使吾國數千年統整之文明不至搖動，則東方記者之主張，方爲盛水不漏也。

東方記者又謂：『民視民聽，民貴君輕，伊古以來之政治原理，本以民主主義爲基礎，政體雖改而政治原理不變；故以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爲基礎之固有文明，與現時之國體融合而會通之，乃爲統整文明之所有事。』嗚呼！是何言耶？夫西洋之民主主義（Democracy）乃以人民爲主體，林肯所謂『由民』(by people) 而非爲民 (for people) 者是也。所謂民視民聽，民貴君輕，所謂民爲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遺之家產——爲本位。此等仁民愛民爲民之民本主義，（民本主義，乃日本人用以影射民主主義者也。其或逕用西文（Democracy）而未敢公言民主者，迴避其政府之干涉耳）皆自根本上取消國民之人格，而與以人民爲主體，由民主義之民主政治，絕非一物。倘由東方記者之說，政體雖改而政治原理不變，則仍以古時之民本主義爲現代之民主主義，是所謂蒙馬以虎皮耳。換湯不換藥，毋怪乎今日之中國，名爲

共和而實不至也。即以今日名共和而實不至之國體而論，亦與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絕無融合會通之餘地。蓋國體既改共和，無君矣，何謂君道？無臣矣，何謂臣節？無君臣矣，何謂君爲臣綱？如何融合，如何會通，敢請東方記者進而教之，毋再以籠統貪混之言以自遁也。若帝制派嚴復「大總統即君」之謬說，乃爲袁氏謀叛之先聲；今無欲自稱帝之人，東方記者諒不至襲用嚴說，重爲天下笑歟。

就歷史上評論中國之文明，固屬世界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儒家又屬中國文明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所謂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不過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體。此種過去之事實無論何人，均難加以否定也。至若東方記者所謂新青年『於共和政體之下不許人言固有文明中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諸大端。』又云：『固有文明中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諸大端，乃已往之事實，非新青年記者所得而取消。已往之事實既不能取消，則不能禁人之記憶之稱述之。』斯可謂支吾之遁詞也矣。吾人不滿於古之文明者，乃以其不足支配今之社會耳，不能謂其在古代無相當之價值；更不能謂古代本無其事，并事實而否認之也。不但共和政體之下，即將來竟至無政府時代，亦不能取消過去歷史中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及其他種種黑暗之事實。若東方記者之所云，匪獨前次質問中無此言，即全部新青年亦未嘗有此謬說。前次質問中所謂：共和政體之下，君道臣節名教綱常，當作何解者；乃以東方記者力言非統整已國固有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之文明，不足以救濟精神界之破產，不足以救濟國是之喪失，不足以救濟國家之滅亡。然若實行以强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恢復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以圖思想之統整，以救國家之滅亡；則無君臣之現行制度，

不知將以何法處之？疑不能明，是以爲問。非謂吾固有文明中無君道臣節名教綱常，而欲取消歷史上已行之事實，禁人記憶之稱述之也。東方記者所謂焚書坑儒，所謂前清專制官吏動輒以大逆不道謀爲不軌之罪名，壓迫言論，此正君道臣節名教綱常時代以强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者之所爲；而混亂矛盾之共和時代，或不至此。公等倘欲享言論自由主權利而惡壓迫，愼毋反對混亂矛盾之西洋文明，愼毋夢想思想統整，而欲以强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以自縛束也。

（7）東方記者所謂『原文明言强有力主義之不能壓倒一切，反足釀亂』。今細檢原文，未見有此。有之則所謂『特恐其輾轉於極短縮之週期中，愈陷吾人於杌臬徬徨之境耳。』於表示歡迎之下，緊接此詞；蓋惟恐其壽命不長，未能壓倒一切爲憾；固非根本反對强力主義，謂爲足以釀亂也。其他極力贊揚之詞則曰：

『强有力主義者，即以强力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之謂。當是非淆亂之時，快刀斬亂麻，亦不失爲痛快之舉。……古之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百家競起，異說爭鳴；戰國時代之情狀殆與今無異；焚書坑儒之暴舉，雖非今日所能重演，而如此極端之强有力主義，實令後世之人有望塵勿及之嘆。今日之歐洲，又與我之戰國相似，乃有德意志主義出現。……無所謂正，無所謂義，恍以强力貫徹者，斯爲正義。……秦始皇主義，德意志主義，與我國現時政治界中一部分之强有力（當指段內閣而言）主義，實先後同揆。……秦始皇主義在我國已經實驗，雖獲成功，不旋踵而殁；……然中國統一之局，漢室四百年之治，亦未始非始皇開之。德意志主義，正在試驗時代，成敗尚不能預料。吾人就歷史上推測强力主義之效果，則當文治疲敝，是非淆亂之時，强力主義出而糾紛自解。……故我國之强有力主義，果能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以暫定一時之局，則吾人亦未始不歡迎之。』

東方記者眼中之戰國時代及歐洲現代之文明，皆百家競起，異說爭鳴，是非淆亂之文明也；頗希望強有力者，出其快刀斷痲之手段，壓倒一切主義主張，以定於一。此言也，東方記者因筆之於書，諒非新靑年記者推想之誤；其是非可否，請讀者加以論斷，余則不欲多言矣。若余之所感者，乃東方記者所崇拜，所夢想所稱爲『痛快之舉』『望塵勿及』『糾紛自解』『吾人未始不歡迎之』之三種強力主義：其一秦始皇主義，固可以開漢室四百年統一之江山，頌其功德；其他二種強力主義，均已成敗昭然，效果共覩；坐令是非淆亂之今日，無有能快刀斷痲，壓倒一切，以定時局，以解糾紛者；吾知東方記者對於德帝威廉及段內閣，當揮無限同情之熱淚也歟。

工藝雜誌序文中所云：『雖周孔復生，亦將無所措手。』固屬述其當年之感想；而後文對於自給自足之工藝，則仍謂亟宜提倡，未見取消前說，謂爲反面文字，亦未得當。

（8）所謂夢囈者，乃指中西文明之評判之著者，日人而言。蓋自歐戰以來，科學，社會，政治，無一不有突飛之進步；乃謂爲歐洲文明之權威，大生疑念。此非夢囈而何？正以此事乃稍有常識者之所周知，而況東方記者之博學方聞，甯不識此，故未詳加事理上之詰責耳。何謂反脣相識耶？

（9）辜氏春秋大義主旨在尊王，并以非難歐洲人之倫理觀念也。台里烏司氏亦謂歐洲文化，不合於倫理之用，而稱許辜氏所主張之二千五百年以來之倫理爲正當，是非崇拜君權而何耶？東方記者譯錄其說而稱許之，故敢以辜氏倫理上之主張爲正當與否爲問。此何謂羅織？

（10）辜氏謂中國人不潔之癖，爲中國人重精神而不注意於物質之一佐證。夫注意物質則潔，注重精神則不潔；獨重精神者可與不潔爲緣，重物質者則否。是以中國人以重精神故，致有不潔之癖，致有種種臭惡之生活；豈非精神之爲物、使我中國人不潔至此哉？余是以有精神爲何等不潔之物之嘆。也。

此外，若前次質問中之（5）（6）（7）（13）（14）（15）等條，及（9）條中之第四項與第七項之前半段，幷乞明白賜教；倘仍以『不暇一一作答』六字了之，不如一字不答也。

此中最要之點，務求賜答者，卽：

一、自西洋混亂矛盾文明輸入，破壞吾國固有文明中之君道臣節名教綱常，遂至國是喪失，精神界破產，國家將致滅亡。

二、今日吾人遂逐中之救濟，非保守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之固有文明不可。

三、欲保守此固有文明，非廢無君臣之共和制不可。倘廢君臣大倫，便不能保守君道臣節名教綱常，便不能救濟國是喪失，精神界

破產，國家滅亡。

此推論倘有誤乎否耶？

論『黑幕』

仲密

（錄每週評論第四號）

這兩年來、中國忽然盛行一種書、名叫什麼『黑幕。』這類東西的內容、大家多已知道、不必再加說明。但敎人奇怪的、是中國何以忽生出這一種著作。

記得從前流行的、有講『左文襄』『彭剛直』的筆記小說、同說『某生』『某女』的豔情小說、據我想、這兩種便是黑幕的根苗。原來中國人到了現在、還不明白什麼是小說、只曉得天下有一種『閒書、』看的人可以拿他消閒、做的人可以發揮自己意見、講大話、報私怨、歎今不如古、胡說一番。思想本來簡單、只曉得飲食男女、富貴、鬼神這幾件事、頭腦又不清晰、誇張而且散亂。所以做成的書、若不是長張大頁的說大話、自命不凡的說什麼才子佳人、造成萬言肉麻書、便枝枝節節記些不相干的小事、說是講『國朝』或先朝這掌故。這兩種人原只是一而二、二而一、合起來、便成了一部豔情掌故的黑幕閒書。

這種風氣、並非近時纔起、却是『古已有之。』中國向來所謂閒書小說、本有章回體的紅樓夢、兒女英雄傳、與筆記體的聊齋志異、閱微草堂筆記這兩類;在當時原是不足爲奇、到了茶花女出現、却仍舊沒有變動。歐洲文學的小說、與中國閒書的小說、根本全不相同、譯了進來、原希望可以糾正若干舊

來的謬想豈知反被舊思想同化了去所以譯了迦茵小傳、當泰西非烟傳紅樓夢看譯了鬼山狼俠傳、當泰西虯髯客傳七俠五義看又將查白士書店編給小孩作文練習用的短篇故事譯成了詩人解頤語、當作泰西聊齋看。這類情形雖然可笑、卻還該頌揚他大度；因爲滿肚子聖經賢傳的人、居然肯拿點外國東西來附會、在中國還算希罕。

到了袁洪憲時代、上下都講復古、外國的東西、便又不值錢了。大家捲起袖子、來做國粹的小說；於是玉梨魂派的豔情小說、技擊餘聞派的筆記小說大大的流行、講淸朝眞正掌故的書、又自成一類、不知出了多少。再一轉變、將這兩三種的分子合成一起、於是乎現出了一種上文所說的豔情的掌故；換一句話、便是筆記體的淫書。

同是一樣淫書、本來分不出什麼好歹。但這種實錄的東西、（這單說所指的實有其人；描寫的事、自然也是虛搆。）比虛搆的更爲惡劣；因爲中國人好談人家閨閫的這個壞脾氣、十足發露了。虛搆的只講得閨閫的事、實錄的所講卻是人家的閨閫的事了。不但單喜講下流話、并且喜談人家的壞話。這正是一種墮落的國民性。

有人說：『他們的這種書、是意存勸戒、未可厚非。』但我要問：中國有那一部淫書、不說是意存勸戒的？寫造因的時候、講一大堆壞話、記受報的時候、又講一大堆壞話；這一往一來、便成立了他的所以爲淫書的骨子。正如中國賣春藥的廣告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他的丹藥、是廣嗣靈丹、可以免人

不孝的話一樣巧妙。手段雖然極工、卻不能不說是墮落的一個徵候。

但我們對於這一班做『黑幕』類的人、卻也難於十分責備；因爲這也不是他們創始。正是『古已有之』他們無非又復了古罷了、豔情的掌故、起源本來狠早、文人著作裏、大約總有幾句、但只是略抒抱負、未能十分發揚光大。古來既有這一種子、所以現在的張三李四便都利用了他們世傳的才能、做出著作。譬如先天梅毒性的人、一到成年、免不了發病、掉落鼻子、未必定是他們自己的罪；在我們看見、對於他們的運命、應該生一種哀憐的心；但對於我們公共的社會的運命、卻不免生一種恐怖憂慮的心了。

我們決不說黑幕不應披露、且主張說黑幕極應披露、但決不是如此披露。我們揭起黑幕、並非專心要看這幕後有人在那裏做什麼事、也不是專心要看做那樣事的是甚麼人。我們要將黑幕裏的人、和他所做的事、連着背景、併作一起觀。這人是中國民族、事是他們所做的奸盜詐僞、背景便是中國的社會。我們要看這中國民族在中國現在社會裏、何以做出這類不長進的事來。這所做的事、祇是結果、不必詳說。我們最要注意的點、是人與社會交互的關係；換一句話、便是人的遺傳與外緣的關係。中國人的根性怎樣；他們怎樣造成社會；又怎樣的被社會造成。總而言之、這中國人與社會能否長進、能否改好、能否存在。但這個黑幕研究、可是極難：第一、做這樣事、須得有極高深的人生觀的文人纔配、決非專做『閒書』的人所能。第二、研究的範圍大了、不但奸盜詐僞應該歸入、便是中國極常見的誇大狂、

色情狂、背德狂的文人學士應該一律收入研究這事、必用一副醫學者看病的方法、這更不是患先天性的精神梅毒的人所能了、這事所以極難。

附錄　對於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勸告勿再編黑幕小說之意見

楊亦曾

我前幾天，在某雜誌上看見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有一篇煌煌大文，通告全國小說家勿再編黑幕一類小說。我對於黑幕小說，亦曾涉獵過幾種。我的意思，覺得此種小說，還是好的，并且念過了，覺得知識也長進不少。我記得宋春舫先生說：『黑幕小說，是小說界的精彩』；我心裏暗暗的表同情。不想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竟做了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唾罵黑幕小說種種的不是。我心中不覺大爲詫異。我想開誠布公，替黑幕小說做一個辯護士。并且小說在新文學上極爲重要，我們儘可平心靜氣討論討論，到底黑幕小說應當改良不改良。我現在先提出幾個問題來。

第一，黑幕小說，是否與近世文學之潮流相合？

第二，黑幕小說，是否與近世社會思想之潮流相合？

第三，黑幕小說，是否與人生問題相違背？

第四，黑幕小說，是否與道德相衝突？

我對於第一條，可從歐洲各國文學史中下一個斷定。十九世紀的世界文學，是由傳奇派(Romanticism)漸漸的趨向寫實派(Realism)。甚麼叫做傳奇派？用我們主觀的觀念，描寫離奇變幻不可思議的事情就是。我國的舊小說，多半屬這一類，如三國水滸西遊聊齋石頭記等皆是。甚麼叫做寫實派？用我們客觀的觀念，描寫人生的及社會上的實事就是。我國這種小說，尚在萌芽時代。舊小說如水滸寫梁中書及各獄吏的貪污暴虐，尚有一二分備寫實派；如儒林外史用滑稽的筆法寫老學究先生的怪狀，也有幾分像

英國笛肯斯的寫實小說;如紅樓夢寫家庭的罪惡,半吞半吐,若隱若現,也可說是寫實小說。到了官場現形記同留東外史出來,寫實派遂進一步了。至黑幕小說出現,遂露出寫實小說的『廬山眞面目』呢。我們儘可說小說已經進步哩,豈知道有些人還劈頭劈腦的罵說什麼『斯文掃地』『誨盜誨淫』!哈哈我們也是少見多怪咧。若看歐洲的文學,同這般一樣的還不知道多少,讓我來比較比較:——

英國的傳奇小說,可找Scott做一個代表。但近代小說家除了Stevenson的金銀島,尚留着幾分傳奇的臭味,其餘的小說大家,如Dickens及 thackeray一流人物,皆是寫實。Dickens 的小說專描寫下流社會的苦況,並且用着滑稽的口吻,唾罵社會上種種的惡劣。如他所做的 Daird Copperfield及Oliver Twist雖帶着幾分傳奇氣味,然寫實的精神還是很好。至若 Thackeray則描寫中流以上社會的惡點,用半諷半刺的語氣,提醒社會反省。他的 Vanity Fair是寫實小說中的上乘。以外英國小說家如Eliot同 Hardy,皆是寫實派的好手。他們的小說,皆是惡劣社會的照妖鏡。故英國近代小說家,多半屬於寫實派。然英國的寫實小說,還比不上法國咧。法國小說大家,如 Balzac, Zola, Maupassant 等人,皆用純粹的自然主義,宣布社會種種的罪惡;而Zola的 Rougon-macquart 叢書中,寫巴黎人民縱酒淫佚的現象;又 Maupassant 的小說,有些說及人類的獸性。故法國小說攻擊社會,比英國更爲利害。至若德俄兩國的文學,也是同歸一途,可不消說。我們可以說一句總話:歐洲文學,是日月趨向寫實,是批評社會,闡明眞理。我國的黑幕小說,現在也本不少,皆用消極方法,描寫社會的惡劣事情,也是歐洲寫實小說一種新潮流,比以前的舊小說本高出一層。但是怎麼這種小說更好?則牽及社會問題。我現在把我開宗明義的第二條來討論。

我前第二條,豈不是說『黑幕小說是否與近世社會思想的潮流相合』嗎?現在社會,如共產均富等問題,及資本家與勞動家時起衝突,同盟罷工屢出疊現,我們可以知道這種社會,是亂七八糟的。爲甚麼社會這樣的不好?因爲貧富不均,貧的太貧,富的太富,遂弄出種種罪惡來。我們讀黑幕小說,看這些貪官汚吏,要錢不要命,拐騙强盜,無所不有。我們也不要討厭他們,因爲他們多半是社

會的罪惡產出來的。所以西人說：『金錢是罪惡的根原。』管子說：『先弄得衣食然後管得禮義。』我們要想人人都做好人，先要改良社會。故近來社會主義提倡的人很多。即文學界也受他們的影響。所以這些文學書，把社會的罪惡一五一十寫出來，使人民不知不覺生一翻反省。有人說『十八世紀是盧梭的世界，十九世紀是達爾文的世界，二十世紀是託爾斯泰的世界。』託爾斯泰是一個提倡社會主義及人道主義的文學家；他所做的小說，罵社會的很多，說富人使着他人的力，游手好閒；貧人天天勞苦，不能自養，及至犯了罪惡，社會遂要刑罰他們，這是極不公平的事。故託爾斯泰改革社會的力很不小。我國社會比西洋社會更腐敗：乞丐，貧兒，士匪，強盜，到處皆是。政府不管，社會不論，這是我國社會極不平的一件事情。我們文人有聞必錄，乃是天職，只好把社會罪惡，做一部寫眞錄，叫作黑幕小說，供社會人大家看。不知他們也生惻隱之心嗎？不想有些人不諒我們的苦衷，還說我們胡鬧，豈不是奇怪嗎？

我又把黑幕小說，與人生問題來討論。凡在世上的人，皆有一個生存權。甚麼叫作生存權？即人人在世上，應有生存不死的權利。我們在社會上，如果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我民當然自食其力，不依賴人家過活。如果水旱兵災齊來，社會全然不想法子救恤我們，要我們坐以待斃，也是不行的。我們遂打刼拐騙，做一點不法的行爲，社會上也不能說是我們的罪過。有人說：『倫敦的麵包鋪，每早晨必預備許多麵包，供給這些沒有錢的貧民；又上海英租界，業包飯的人，若剩有殘餘的食物，經過馬路，被貧民搶食，習慣上也不加禁止。』可見人生權，在社會上極是重要。黑幕小說，一方面寫人寫物，直言不諱，乃是社會的照妖鏡；一方面信手揮來，有聞必錄，又是人生權的保險公司。又黑幕小說與人生問題，更有一點關係。有一位西洋實驗哲學家，分人類知識的進步爲三期：第一期是迷信時代，第二期是懸想時代，第三期是實驗時代。這種公式與小說的進化正相符合。小說的第一期是神話，第二期是傳奇，第三期是寫實。這樣說起來，黑幕小說，還是人生進化必經過的階級呢。

黑幕小說是否違背道德，我們也要討論。道德的正鵠，我們可公認是不欺詐不嫖不賭不貪。但是促進道德的方法，據我看來，有兩方面：一方面用積極的方法，即把古時的格言嘉謨來感化人家，如顏氏家訓，宋儒語錄，皆屬此類；他一方面是用消極的方法，即大

聲疾呼，激動人家改過遷善；如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長恨歌，皆帶着這種方法的意思；又如西洋劇家易卜生、蕭伯訥的戲劇，小說家 Bret Harte 及 ganex 的著作，皆用這個法子。平心說來，兩方面都不可少。譬如詩三百篇有貞的，有淫的；孔丘的春秋有褒的，有貶的。有些老學究說：『怎麼孔子不把鄭衞的淫詩删去？』他們不知道孔子的意思，也是積極消極都用的。社會上有好有醜，我們定要把好醜都寫出來，然後覺得黑白分明。若單說好不說醜，乃是替人家做墓誌銘，作功業碑。古人說：『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這句話也是說人不要專說好話呢。蘇格拉底斯說：『我們要想進德，先要知識充足；要曉得善與惡的內容，善有種種的好處，惡有種種的壞處。』故我說黑幕小說的好處，乃在長進我們的知識，指導我們的迷途；然後我們知道進德遷善。這樣看來，黑幕小說對於道德也是有利無害咧。

以上四條，都說得清楚了。我既替黑幕小說做種種的辨護，好像我的理由也很充足。但是教育部通俗研究會攻擊黑幕小說，也有他的理由，我們也不可抹煞。他的理由是不是，讓大家看看：——

他說，『黑幕小說暴揚社會之劣點，誘導國民之惡性，流弊所至，殊難測想。』這條理由，我前說的第二條『黑幕小說是否與社會的潮流相合，』可以做一個對病下藥的方單。社會的罪惡，正要暴揚出來，才好改正。若隱諱不說，則做罪惡的魔鬼，反洋洋得意，以為得了一個安樂窩了。若這樣，我們小百姓，只好做他們的魚肉。好像一個人，有了病不肯說，不肯醫治，豈不是自尋死路嗎？胡適之先生說：『中國社會，分明是男盜女娼，偏要假裝說好。』這是中國人的普通毛病咧。又中國人還喜說幾句老生常談，『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這是無關痛癢的話。莊子把仁義比做一個鎖鑰；他說：『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大盜至，則負匱揭篋探囊而趨。』故我們天天說仁義，大盜看見了，還要笑我們。我們最好鳴鼓而攻，同他們奮鬬一場，宣布他們的罪惡，或者他們也退避三舍，不敢再來欺侮我們。黑幕小說的好處，正在暴揚社會劣點。若說他誘導國民的惡性，則更糊塗了。黑幕小說可比做一個警火鐘；把鐘一敲，這些人都知道警戒；若沒有鐘，火來了還不知道呢。我們讀過黑幕小說，就不敢

恣心妄想，弔膀子，打野鷄；因爲這樣事很危險。故黑幕小說，是普渡衆生，指導迷途的利器。若說他誘導國民的惡性，豈不寃枉嗎？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又說：『近世黑幕一類之小說，……無非造作曖昧之事實揭櫫欺詐之行爲，名爲託諷實違本旨；况復辭多附會有乖寫實之義，語涉猥褻，不免誨淫之譏。』這條理由，也不充足。我看黑幕小說中所載『拆白黨』『黑迷黨』『野鷄』的種種欺騙行爲，并不是揑造。又如說袁世凱種種陰謀，及諸妃勸進的事，報紙上也載過多次，難道盡是假的？并且小說不與歷史相同，不一定要證據確鑿。外國的寫實小說，杜撰的也不少。只要著書的用意不錯，稍有一點附會，有甚麼要緊？若說黑幕小說揭櫫欺詐的行爲，正是他的天職。欺詐行爲還不揭櫫，難道還要隱瞞嗎？若說他語涉猥褻？我看黑幕小說滿口總說『爲惡淫爲首』，并不猥褻，又不似金瓶梅專描寫人類的獸淫。我們可說黑幕小說是戒淫的書，不是誨淫的書。若說做書提不得淫，則孔丘何不把詩三百篇的淫詩通通删去？并且法國的小說如Maupassant的書，寫獸性的還多。若說黑幕小說語涉猥褻，我是絕對不承認的。

通俗教育研究會又說：『此類之書流布社會，將使儇薄者視欺詐爲常事，謹愿者畏人類爲惡魔；且使觀國之人謂吾國人民之卑劣，一至於此，益將鄙夷輕蔑，以爲文明種族不足比倫。』我看此條，眞正好笑。我們中國人總好自尊自大，不肯把醜處給人家看；但醜處還是不能隱瞞的。土匪橫行，民不安枕，外國人那裏不知道？且作罪作惡，也是人類的通性。外國的騙術，比中國還高；外國的淫惡，比中國還利害。但外國的醜處，皆可公布。我們讀 Doyle 的偵探小說 Oscar wil'e is Lady windermere's Fan，及Benard Shaw's mrs. warrens Profession 我們才曉得他們的社會也壞極了。天下的老鴉一樣黑，我們總不要怕見笑他們。至若說：『儇薄者視欺騙爲常事，謹愿者畏人類爲惡魔』，我見得正相反。自黑幕小說出來，欺騙的人定要畏怯；謹愿的人知道自保，并且社會也要想法子改良。這一層我前已說了許多，可不再說。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反對黑幕小說的理由，我已經解釋清楚。老實說來，黑幕小說是文學進化上產出來的，是改良社會必須的，并且沒有不合道德的地方。但中國人總說隱惡揚善，看見了這大書特書的照妖鏡小說，遂目瞪口呆，驚駭起來。這樁事歐洲幾

十年前也有的易卜生做羣鬼一劇國人大起非難於是他再做國民之敵一劇表示多數人的錯誤蕭伯訥做 Mrs Warren's Profession 一劇初次登台演唱的時候，那些優伶都被監禁說他的劇太不道德了。又法國 Maupassaut 的小說初出版的候，說長說短的人不知道多少。到現在這三個人，都是文學界的泰斗。可見凡事都是少見多怪。黑幕小說這時候人人都要唾罵，過了二十年，個個都要恭維。但這些書還是寫實小說的雛形，因為缺乏滑稽的筆法，活潑的精神，遂不能娓娓動人。我們只可說精益求精，不能說他不值一文。要根本上推翻他，這是太糊塗了。

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羣益
書社









內容特色

(1) 於每詞之下註（名）n.（動）v（代）pro.（助）ad.（動）（植）（礦）（醫）等字記號清晰一見瞭然

(2) 一字有數解者以(一)(二)(三)等號別之使之燦然不生混誤

(3) 初學每苦於發音本書於每字上除板區分字音符號外其尤難發音者更以別音釋之附加圓形括孤尤爲明白易曉

(4) 凡名詞以加 er ness 形容詞加 ive ful 副詞加 ly 等而成者即附於其原字之下既不空占篇幅復易知其字源

內容特色

(5) 凡實物名詞爲我國未曾經見之物或西洋古代之物僅以言詞尚不能表明者即示以圖圖皆製用極精彫版與實物原形全無差異且多至數百幅

(6) 凡語尾有變化之動詞形容詞及不規則動詞既依次列入原字下復於書後編列詳表以便檢查

(7) 熟語專用語搜羅極詳且用粗體斜體兩種字體印出以醒眉目

(8) 凡名詞不能以單簡語句表明者於譯名之後更詳爲註釋且以方形弧括之俾與正文有別

(9) 譯名雖力求正確但我國方言不一吻合甚難凡遇歐美人名地名均附英文以期明顯

(10) 詞典以携帶輕便爲最要故字形宜小行列宜多頁數宜少冊本宜薄本書則兼而有之

皮裝定價二元
綢裝一元五角

再論『黑幕』

仲密

新青年記者、因我曾在每週評論上發表過一篇論黑幕，便拏楊亦曾君對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勸告勿再編黑幕小說之意見一文給我看，問我意見如何。我對于黑幕的意見，大抵已在那篇論中發表；現在別無可說；但看楊君這篇議論，可以斟酌的處所實在很多，所以再來說明幾句，以免讀者誤會。

我的意見，總括起來是這幾句話：『黑幕不是小說，在新文學上並無位置，無可改良，也不必改良。』所以對于楊君提出的四條重大問題，只有一個『否』字的答案。理由如下：——

第一，黑幕與寫實小說。楊君『從歐洲各國文學史中下一個斷定，』說黑幕是與近世文學之潮流相合。文學的界說，中國從來無人提起，近來新潮第二期中纔有什麼是文學一篇論文，可以參攷，此處不再說明。至於小說本是文學裏的一個枝流，自然也應有文學的特質，簡約的說一句，便是技巧與思想兩件事。寫實小說卻更進一層，受過了『科學的洗禮，』用解剖學心理學的手法，寫唯物論進化論的思想。楊君所舉法國左喇莫泊三幾個人，正是這一派的大人物。可惜從這一方面留心比較，竟證不出黑幕與寫實小說相合的地方。滿紙都是『桃花其面楊柳其腰』這等形容詞；『為一般戀愛自由之癡男怨女實行戀愛主義之處所』這類敘述；『早不為謀，臨時嗟嘆，已無及矣。愚哉』這類批

判試問所謂『客觀的觀念』究竟在那里呢?左喇莫泊三的那一部小說裏,有這樣的『客觀的』描寫呢?其次,自然派作家雖然主張無解決無感動的態度但他自己總有一種人生觀,隱隱躍躍在書中露出。試問那班黑幕家的人生觀如何?『最毒婦人心』『戀愛自由之無恥』這是他們的人生觀麽?倘若黑幕是寫實派的第一流著作,我不解莫泊三做得出人生,何以不能更進一步,做一部黑幕;中國「文人」做得出黑幕這樣好書,何以又不略退一步,做一部人生呢?倘說只要寫出社會的黑暗實事,無論技巧思想如何,都是新文學好小說,那是中國小說,好的更多;譬如大清律例上的例案與刑案匯覽,都是事實而且全是親口招供,豈非天下第一寫實小說麽?別國還是古典派傳奇派時代,中國已有囚徒的寫實小說,眞可謂開化最早了。許多人投稿集成的小說,外國也是未曾有過。法國喬治珊特與珊陀,龔枯爾兄弟等兩人合作的小說,雖然也有,却沒有幾十個人合作的。中國的寫實派作家,居然多到如此麽?

第二,黑幕與社會主義。楊君說,黑幕的好,因爲牽及社會問題,引了共產均富罷工多種問題作證。但我却看不出黑幕在什麼地方說著這樣問題。託爾斯泰固然做了許多主義上的小說戲曲,但不知那一部類似黑幕?他做安娜加來尼那,並非寫『婦女之黑幕』罵『朝秦暮楚之賤貨』;做黑暗的力,也不是寫『下流社會之大本營』,罵『殊可誅也』;却別有一種深摯的社會的意義。黑幕只是說社會上的瑣事,何嘗提出什麼問題?例如說『娼妓之黑幕』,只說娼妓騙錢,與青樓夢等同一意思,何

嘗對於娼妓問題，——世間如何而有娼妓，以及如何解決等，——說一句話呢？至於勞動者與資本家的衝突，同盟罷工這種事情，在未有工業的中國，何從層出疊現？黑幕又何從寫起？所以要將社會主義與黑幕拉在一處，實在擬不於倫。世上許多名詞，一入中國，往往意義還未分明，便渾身染的漆黑：從前梁任公說，社會主義是志在『奪富人之田而有之』；黑幕家冀北慵夫歎息『世道日衰，綱紀日壞，』彙記逆子忤親之事，『聊示儆戒，』自稱『係社會主義。』黑幕寫一點社會現象，自以為卽社會問題社會主義，雖然將黑幕『渡』到社會主義，但不免過於奇怪了。如託爾斯泰式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著作，非但黑幕夠不上這名稱，就我所知的中國新舊小說裏面，也徧尋不得。因爲中國文人，明白這社會主義是怎麼一回事的，還極寥寥呢。至於文人天職『有聞必錄，』寫出社會罪惡，教人看了，生起『惻隱之心，』這幾句話，也不甚確。難道社會主義是純從惻隱之心發生的麼？只是旁觀的人看得他們可憐，發心要救濟；不是因爲切膚之痛，爲救濟自己和人類起見而發動的麼？有聞必錄，是從前報館主筆的『口頭禪；』近時聽新聞學研究會的講演，纔知道殊不盡然。倘這所聞的事與社會無甚關切，也不必錄；所以略有價值的報，關於個人的私事私德，多不揭載。黑幕家有聞必錄的天職，實在不知道他從何處得來！『信手揮來，有聞必錄，』雖然合於他的『社會主義，』但與那『客觀的觀念』和『實驗時代』的精神，又如何相容呢？眞教人難解了。

第三，黑幕與人生問題。關於這問題，最近有新潮第一期裏的人生問題發端，和新青年五卷六

號人的文學可以參考,現在也不再說。楊君的主張,卻很別致,與我們不同。我們的意見,是先要考究人是什麼東西,與人類關係如何,對於自己及人類應該如何;有了這個解決,纔好起手做人。楊君卻將人生問題,止限定了『生存權』這一條。這求生意志,原是生物共有的事;不僅人類爲然,人類也未必便以此爲全人的目的。至於這權利,原要自己保障,不能靠社會救恤。若因社會不救恤,便可打劫拐騙,恐怕既非社會主義的精義,也非人生問題的正解。原文說,『作罪惡的魔鬼;』又說,『作一點不法的行爲,社會上也不能說是我們的罪過;』不知究竟是怎樣一個意思?我想近代歐洲文學雖然保障人權,宣傳革命精神,卻不曾說,Silesia 的織工們受了廠主的虐待,可以去打劫木匠的家財,拐騙裁縫的妻女。因爲外國人頭腦較爲清楚,無論思想如何激烈,總有條理,決不會誤認人生問題的極致,是在大碗酒大塊肉;說作罪惡的魔鬼沒有罪過的。以上是關於『食』的問題,還有關於『色』的一面,楊君雖然未曾說及,我從黑幕上略略檢查,加以討論。女子問題,在近代人生的文學中,佔有極大的位置。雖然瑞典斯脫林堡醜詆婦女,但世上對於這一點,多不佩服;因爲他所描寫的那種母蜘蛛式的女人,並非實際上所有。中國文人卻都是這一類意見。黑幕中批評女人的話,除上文所引之外,又說『天壤間最多情者是婦人,最無情者亦是婦人;』『古人謂女子爲楊花水性,豈無所根據而來者?』『余前不言乎?女子如亂風楊柳,毫無定見;』這一種昏亂意見,隨處皆是,可謂毫無人氣。新潮第二期對於舊家庭的感想中質問得好:他們以女子爲惡性的人類,『爲什麼不將女子放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卻要與之

合居一家庭』呢?他們以爲欺騙女人,是男子的天職;至於女子的天職,只在受這欺騙與挨罵。譬如某甲騙了乙女,在某甲是正當,乙女便是『楊花水性;』如乙女不受騙,可以免得罵了,在某甲却仍是正當。這是黑幕家的兩姓問題的意見。試看歐洲各國,有這樣人生問題麽?吳稚暉先生說中國人『眞不拏人當人,』可謂十分精確的話。中國男人不將女子當人,實因自己還未明白是個『人,』人是什麽東西的緣故。這樣連『人』的意義還未明白的男子,怎配講什麽人生問題?

第四,黑幕與道德。我的意見以爲小說對道德這問題,是不成立的,因爲近代寫實小說的目的,是尋求眞實,解釋人生,八個字超越道德範圍以外。就是託爾斯泰所作主義的小說,也只是在宣傳人道主義上,含有道德的意義;並非用孔丘的貞淫兼收,褒貶並用的方法,來維持當時的道德。楊君却把道德的意義,解作勸戒,則玉歷鈔傳,坐花誌果,不可錄,太上感應篇疏證,種類很多;看了大可『長進我們的知識,指導我們的迷塗。』可惜如此辦法,也終不能進德遷善。試看孔丘刪詩作春秋,到了現在,還有黑幕裏那樣情形,便是一個例證。楊君又說促進道德的積極的方法,係用『古時的格言嘉謨,來感化人家;』一面又消極的用易卜生蕭伯訥等的著作,『激動人家,改過遷善。』這樣折衷至當的辦法,雖然狠是周到,古今中外,都已通融,但我仍然有點疑惑,不知近代『西哲』與中國古時先賢兩面的意見,究竟能否相合?譬如顏氏家訓裏那些儒佛調和的意見,與易卜生的『一切或全無』的主張,如何相容;又如娜拉那樣的行爲,與宋儒所說的夫爲妻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有無衝突?我想天

下總只有一個眞理，決不能相反的兩面各各不錯的。中國人學了生理學，明明聽過身體的構造，却依舊相信『丹田』的熱氣，可以升到腦裏，鑽通顱骨出去；正是一樣的籠絡思想。其實新理與舊說，宋儒與易卜生，斷然和會不成；反不如權且站住，仔細一想，覺那邊較有趣味，便直往那邊走；信西哲的便聽西哲，信先賢的便從先賢，倒也直捷暢快，比信從大官遺老的不冷不熱的折衷說，勝得多了。

通俗教育研究會攻擊黑幕的話，有幾處我却以爲很對。『無非造作曖昧之事實』這一節，說的理由十分充足；尤其切實的，是『名爲託諷，實違本旨』的兩句。他們做黑幕看黑幕的人，豈不藉口于『託諷』麼？但他的實際，却正與這本旨相背。如黑幕『滿口總說萬惡淫爲首』試問中國那一部淫書不是的樣說的？這正是『此地無銀三十兩』的辦法，誰會受他欺騙呢？楊君又將黑幕的猥褻話去比莫泊三的小說，這正如將春畫去比解剖圖，還題上佳名，說這是『生命之起源』呢。我先已說過黑幕不是小說，所以同寫實小說虛實的比較，也以爲不能成立。據楊君的話，彷彿說黑幕是紀實事的書，但也有一點附會，不過因用意不錯，不必計較。照此說來，便的確是一種勸戒近錄之類，一種善書了。既是善書，便不能比左喇莫泊三一派的小說，也不能比易卜生蕭伯訥一派的戲曲。

『黑幕小說，這時候人人都要唾罵；過了二十年，個個都要恭維。』這話十分可怕，令我幾乎不能自信其目。但仔細一想，現在這時候，男人還想鍊氣，打拳，復辟，女人還要裹脚，這是什麼社會？二十年後恭維黑幕，也是能有的事；只可憐那一班歐洲文學家硬被捉來配享，眞可謂不幸之至罷了。我情願人

說中國現在沒有新文學，決不願人將黑幕獻出，說是歐洲寫實小說的一種新潮流。因爲一片白地，尙可播種；若滿田生了盤根錯節的荆棘，那可眞無法可想了。

我對於通俗教育研究會的勸告，也有一點不滿，便是這勸告殊屬多事。因爲我想這黑幕的發生，是中國社會自然的趨勢；社會上對於這黑幕的需要與供給，決非偶然的事，一篇文告，有什麼效力？他們那班黑幕家，怎肯聽人勸告？卽使聽了，黑幕也不做了，仍於社會毫無益處。因爲那些做黑幕看黑幕的人，依然存在；他們的思想，也依然如故；將來自有別一種『歐洲寫實小說的新潮流』出現。試看某報，黑幕廢止之後，不是又出了新魔術麼？譬如一個害梅毒的人，全體組織都有了毒，如今說怕他傳染，勸他割去臉上的小瘡，補上鼻子。無論這事十分爲難；卽使勉强辦到，也仍然是一個梅毒患者。中國社會的情狀，正是如此。所以我說不必勸告；至於辦法，則若無六百六對症藥將他醫好，唯有候其以天年終而已。

我以上將楊君開宗明義的四條問題，一總答一個『否』字；卻別寫出四條答案如下：——

第一，黑幕與現代中國所謂『文學』的潮流相合。因其爲全國『文人』之結晶的著作，公認是古今最好小說。

第二，黑幕與現代中國社會的思想潮流相合。因其順應社會的需要，迎合社會的心理。

第三，黑幕與中國所謂『人生』問題相合。因其代表一般人的『人生觀』

第四，黑幕與中國所謂『道德』不相衝突。因其標榜勸戒，與善書淫書的宗旨相合。

所以我下一個斷定：黑幕是一種中國國民精神的出產物，狠足為研究中國國民性社會情狀變態心理者的資料；至於文學上的價值，卻是『不值一文錢』。

附註一，有幾種書雖然自稱黑幕，其實卻係官場現形記一流的小說。不過因黑幕的聲名大了，便趕緊冒牌，希望多賣；當然不能歸在一處，所以文中也不論及。

附註二，我對於楊君的意見，幾乎完全不同，但其中幾節，也狠以為是。如說醜處應該公布這一段話，我在論黑幕末節也曾說及。唯柯南達利卻又非純粹寫實派文人；研究偵探小說，也看不出別國的內幕：所以『天下的老鴉一樣黑』這比喻，實是不確。中國的壞處，未必與外國相同；便是老鴉原來也非一樣，有全黑的，有白項的；此雖小事，也足見中國舊說的不可靠，決不能與新的動物學折衷的了。

八年二月十五日

近代戲劇論

美國高曼女士(EGoldman)著
震瀛 譯

社會一小部分，久已不滿意於今日之制度；壓力愈重，則反抗力之興愈速。且愚蒙之輩一旦醒悟，則舉世界人之思想舉動，莫不一變。社會與個人表示其生存之價值，漸次不同於往昔矣。

近代思想之傳播，不僅一派之文字所能成功。藝術文學上所表示之人生觀，範圍更爲廣大；故近代戲劇描寫社會之弱點，較之他種文字，其功用亦特大也。

畫家美拉(Millet)之描寫社會，極爲淋漓盡致，喚醒社會之愚頑，其力甚偉。其形容農民之慘狀，惕目驚心；對於社會缺憾之注意，尤無微不至。天然之物產本甚豐富，而農民終日勞苦，不得一飽，其慘狀何可勝言？麥耶(Meunier)之理想，在描寫勞動界之聯合，及鑛工之協助，以拯救其傷亡之侶伴。麥氏以其卓越之天才，形容奴隸之社會，傳播革命之精神。其文字之功甚偉。

近代文學之革命潮流，誠爲警醒愚蒙之利器。觀乎都介納夫(Turgeniev)；陀思妥夫斯基(Dostojevsky)，陶斯道(Tolstoy)，安特來夫(Andrejev)，哥爾基(Gorky)，威德曼(Whitman)，愛馬生(Emerson)等，可以知矣。其著作中莫不含有人道之情感，而希望社會之革新。劇曲之勢力尤大；爲

自由思想之萌芽，傳播新思潮之利器。

余之論劇曲如此重要，誠非過當。若考察世界各國之新思潮，其發達之程序，足以證明戲劇之功效；蓋劇曲能使社會之眞理大明，非其他各種文學之功用所能及。唯俄法兩國，不在此例耳。

俄國平民，處於專制政治範圍之下，曉然於社會之情感；思所以改革之，以人民智育之發達，決不容於殘暴之專制政體。陶斯道，契訶夫(Techechov)，哥爾基，安特夫之劇曲，大爲社會所歡迎；蓋以描寫國民之生活與競爭，爲俄人所欲聞者也。但其功效之影響於他國自由思想者，較之己國尤爲重要，政治使之然也。

黑暗之力 (The Power of Dark ness) 及夜店 (Night Lodging) 兩曲，其影響之大，難以盡述。陶斯道誠屬耶敎之徒，乃其著作反足以爲近代耶敎組織莫大之勁敵。陶氏以其天才，描寫黑暗之威力，及耶敎之迷信，慘無人道，莫逾於是；其效驗之大，遠非其他文字所能幾及。無知之民，被誘而爲種種罪惡，耶敎之會不能辭其咎。陶氏喚醒人類之良知，及不平之氣，功莫大於是矣。

哥爾基之夜店對於社會問題，意見與陶氏曾無少異。無知小民，被驅於憂患及罪惡；幾無一線之生機。其慘無人道流離失所之境遇，隨地皆是，不僅西伯利亞一地爲然也。

法蘭西一國，爲自由而競爭，無時或已，爲近代自由思想之淵源，故不必盡賴劇曲爲醒羣之利器。唯佳劇亦甚夥多：如白利奧 (Brieax) 之紅袍 (Robe Rouge)，形容司法之極端腐敗；而馬爾堡 (M-

rbeaux) 之物之爲物 (Les Affaires Sont les affaires)，描寫金錢之勢力，使人類之靈魂受無限之痛苦。法國研究社會問題之文字範圍極廣，然其中劇曲亦佔其一部分。

其他如那威瑞典丹麥英德美諸國，雖其程度略有等差，然劇曲固屬歷史上傳播自由思想之利器也。德國二三十年來，哲人達士以其不朽之文字，灌輸人類平等博愛之眞理，使痛苦之平民猛然醒悟，卽其一例。近代社會主義，爲極大之革命潮流；處此慘無天理之制度之下，平民一線之希望，全在於此。而今日所謂有敎育之人，反毫不動心；其對於革命潮流，不過視爲平民不守本分之怨懟；以爲平民因無敎育而作亂，應以刑罰制止之，否則恐其足以危及社會也。

「安守本分」爲「有敎育者」之常語，彼輩不知何以處此物質文明之世界，不知千萬之平民，仍顚連無告也。以今日之奢華，誠不信尚有其他人類之無希望無意志者，可憐無告，犬馬不若。此等慘狀，英法戰爭之後，德國尤甚：彼以其戰勝之功，目空一切；以歌功頌德之文章，爲忠君愛國之論調，更以其窮兵黷武之功勳，荼毒少年之心志，以演成今日戰爭之慘劇。

是以德國之智育，不能不藉賴他國之文學爲之助矣。其最著者，有易卜生 (Ibsen)，左拉 (Zola)，杜達 (Daudet)，莫泊三 (Maupassant) 等，而陀思妥夫斯基，陶斯道，都介納夫之著作，尤爲重要。凡國家如無文學劇曲，以描寫本國之社會現狀，決不足以維繫敎育之標準，與世界各國抗衡；於是德國之劇曲，亦漸次發達，敍述其國人之生活及競爭。

訶爾茲(Arno Holz)爲德國劇曲界之先進，少年英俊，始行描寫已國鄙陋之人民。莎力克格之家庭(Familie Selicke)一劇，文筆暢達，得未曾有。描寫社會之迷妄與夫人民之抵抗力，祇圖目前之私利，罔計日後之安甯，苟安旦夕，爲進化之障礙。此等民族之心志精神，牢不可破，可憂孰甚。

此劇出世，社會大恚，不言而喩。然眞理終難泯滅，是以柏林頑固者流，亦以反對眞理之故，爲世間所唾棄也。

此種論調，早已瀰漫於社會，非待訶氏始然；不過其劇曲之才技，能形容盡致，繪聲繪影，非他人所能及。其影響所及，使人民覺醒，不能不考察其境遇之極爲不平等也。

蘇達曼(Sudermann)之名譽(Ehre)，及故鄉(Heimat)，對於此種問題，更加以嚴重之討論，余嘗謂感情作用之愛國主義，至此已完全變易。德人之心志，足以使其名譽之概念，趨於邪辟，貽害世界：如決鬥之成爲風尙，犧牲無數之生命是也。著名之文人，多已大聲疾呼，羣起反對，而名譽一劇，尤爲痛快，至罵之爲國蠹也。

此劇不獨描寫決鬥，且表明名譽之眞義，證其非爲一定不易之天賦情感。吾人於此劇中，見君相之所謂名譽，大異於平民之所謂名譽也。

此劇之情節，寫一夥伴爲其主人謀利遠方，生意極爲發達，贏利甚鉅。其主人坐享其成，富駕一方。其夥伴以遠行之故，託其家人於主人；其主人以小破屋居之，而其家人乃感戴不已。及夥伴回家，睹其

妹爲小主人利誘，致身敗名裂：世所謂家庭光榮之裏面，如是而已。此夥件所以痛罵一切也。

故鄉一劇之精神，形容新舊思想之爭競。寫一女子名瑪格大(Magda)者，爲一副官之女，因反對其父代爲擇婚之故，致犯不可赦之罪狀，（歐洲古例）爲其親所棄。此女以其天眞爛熳自由之精神，專心致志以謀所獨立十二年後，成一大音樂家馳名社會。後至故鄉往見其親，惟其父固執「親權」爲嚴重之質問。其女怒不可遏，乃宣布其一生之慘狀。當此女圖謀經濟社會上之獨立，曾與一學生相識，迨懷孕後，爲其所棄。此男子亦在故鄉，已爲議員，瑪格大之父遂逼之使復認其女爲妻；議員今又欽其榮譽，卽允其所請。惟此時其女已不復從事歌舞事業，幷置其私生子於育嬰院中。此嗣續上新舊之爭，畢露之於瑪格大言辭中，痛罵社會之罪惡，犧牲無數女子，散布僞善，適足以增人類之羞。

故鄉一劇佈局之大概，對於新舊競爭，誠非創作；俄國大文豪都介納夫之父與子 (Farhers and Sons)，已先此而言，描寫一時代之醒悟。雖蘇氏之文筆遠不及都氏，惟其喚醒女子問題，誠爲革命重要之利器，全因其爲劇曲體裁故也。

哈德曼 (Hauptmann) 爲一傳播自由急進主義之劇曲大家。最初作一劇，名日出前 (Vor Sonnenaufgang)，德國舞臺莫肯爲之排演；後得拉星 (Lessing) 獨立舞臺之允諾，開演之日，如雷電交至，社會驚駭萬狀，大夢驟然驚醒。

此劇描寫一暴發富戶之平生，粗鄙暴戾，唯以酒色爲事；其工人之愚蒙，亦無殊於其主人。且敍金

錢罪惡，主人工人，均蒙其害；而頑固者流，反責難著者，以爲煽惑後進也。

織工(Die weber)一劇開演時，思想家及道德家咸譁然。彼輩之言曰：「何哉！工人固穢朽不堪之奴隸也，何以排演之於舞臺之上？其疾病困窮，使人見之不歡；是豈足以供茶前酒後之娛樂乎？失當之甚矣！」以飽食終日之中流社會而參觀織布工人之生活，其不樂也無疑矣！眞理之傳播，如暮鼓晨鐘，發聾振聵；自甘暴棄之徒觀之，能不惱煞！

此劇之反響，自可預料。其寫人生之所以能致富者，定因刻剝工人，不顧他人之饑寒困苦：此種現象，執政者常欲爲之保存；誠恐平民一旦醒悟，則知其境遇之痛苦，將有害於社會也。近代劇曲之正鵠，在乎喚醒被壓制之人民：此作者之所以形容敍利西亞(Sile sia)工人之景況，而表彰之於世。其敍人類以每日十八小時之工作，不能謀一溫飽，破屋一椽，衣衫襤褸，加以孩童之號泣，孕婦之哀鳴，悽慘難以盡述；而耶教之恩惠，罔不及此輩可憐人也。人生之生機及希望，消滅淨盡矣！

以作者之奇才，其劇曲之形容人生，無微不至；不僅描寫金錢之罪惡，且及個人之競爭，擺脫身心上舊制度之奴隸性。故又作沉鐘(Die Versunkene Glocke)一曲，敍人生之奴隸性，牢不可破。頑固之羈絆不去，則自由之幸福難臻：非有革命之精神以驚醒之，使之抵抗陋習，則個人及社會之解放，難於實現也。

哈爾培(Mar Halbe)之少年(Jugend)，及衛特堅(Wedekind)之春醒(Fruhlies Erwachen)，爲

劇曲中之別體。以他法而描寫自由思想，形容孩童及庶人與夫侷促之清教制度，（Puritanism）已臻於醒悟之境。青年男女，爲不正當之教育及僞道德所犧牲者，不知幾許。遏抑青年之發育之教育，誠足以障礙社會之幸福及生機。社會上所謂慈母，對於其女之年已長成者，仍不使之有絲毫社會交際，更不知其有所謂男女問題，卒之其女不幸夭死，是無異爲其母置之於死地；而社會反以爲不足怪，謂其體弱而死；以爲如是始於道德，可謂完滿也！

此種情節，誠爲清教（Puritan）僞道之大打擊，加以衞氏之雄才，尤放異彩。今日社會中無數可愛之青年男女爲情而死，其致此之由，莫不由於兒童教育之失當，無以喚起其自覺力。大抵青年男女之罪惡，多由於父母所造成，而父母自身則獨莫名其妙；今日之爲父母者，莫非此類也。

年來德國有思想之青年男女，從事於男女問題，爲自由之討論，視爲必要。言論界中，無時或已；其劇曲影響所及，雖教育界及各學校，亦多設男女衞生一科焉。

北歐諸國，如那威丹麥瑞典等，亦無異於德國文學界中之提倡此問題者，以劇曲爲最早。易卜生以前，早已發表於大文豪勃爾生（Bjornson）之著作中，極力攻擊世間之不平等及不公道，惟其效力遠不如易氏也。

易卜生之白蘭特（Brand），娜拉，社會棟樑，羣鬼及國民之敵等劇，以近代人生之眞義，打破往昔之迷夢。讀白蘭特一劇，而知近代宗教之概念，不過爲世間之一舊理想；而宗教之原意，亦不過人類博

愛之原理耳。

易卜生嫉惡爲仇，對於社會一切罪惡，莫不揭破其黑幕，尤肆力攻擊社會所維繫之四大惡；其一，爲今日人生一切之詐僞；其二，爲傳播道德法律，犧牲之無益；其三，爲世人崇拜之物質精神；其四，爲頑固之死之勢力。此爲易氏劇曲之主旨，而以社會棟樑娜拉羣鬼及國民之敵四劇爲最著。

社會棟樑乃攻擊社會之組織，支持於枯朽之棟樑，其表面上金色輝煌，無絲毫之瑕疵，惟其內容則不堪問耳。此劇之情節，以一領事而執社會經濟事業之牛耳，爲全城最重要之人物。人民不識其中之詐僞，反爲之歌功頌德，呼之爲仁人。實則攘奪親友之令名；棄己之情婦，而娶其妹，貪其財故也；假公益之名，圖私利之實。終至不惜以人命爲犧牲，以破底之輪船，而載客航海矣。迨夫黑幕既破，其卑劣之行爲大白於世，良知發現，憂患靡窮，往者不諫，來者可追，爲後人計，爲社會計，不能不爲積極之懺悔也。惟眞理不能以詐僞爲之基礎；其罪惡之身，已不能自拔，乃世人尚依然醉生夢死，爲之表揚也。

娜拉一劇，乃易氏爲婦人建設其解放之途徑之作也。娜拉能醒悟己身之爲他人玩偶，并悟其夫其父之待遇，極爲不平等。其夫罔顧人生之正鵠，而以爲婦之道及社會之責望爲口頭禪，但娜拉已脫離其玩偶之衣裳，發表其完全覺悟之態度。彼知人生第一要義，乃對於己身之責任；知己身爲人類之一，無殊於爲人父爲人夫者；至於爲人妻爲人母之責任，乃人生之餘事耳。彼甯見棄於社會，此志終不可移；因彼對於所謂法律之正誼及制度之意義，已懷疑義，不爲所欺矣！其革命之精神，在乎反對一切

社會制度；故彼果敢而言曰：「吾志萬無可移，試觀吾與社會，孰為正誼。」

娜拉前日之所希望於其夫者，今乃終不可見，始曉然於婚姻之詐偽。其夫反謂人生不可有絲毫損壞社會之現狀：其偽善有如此者！

娜拉逃脫其黃金色之藩籠，以獨立之新人格，開社會廣大之生機：將來男女種嗣自由之真理，發軔於此時矣。

群鬼一曲，對於社會之組織，從根本上推翻，不留餘地，如迅雷不及掩耳。世界上之劇曲，無出其右者。

在娜拉劇中，論斷夫婦關係不免之陋習，其夫對於今日社會之為人夫為人父之責任，可謂無缺，然此非所以語群鬼一曲也。此婦人見其夫之身心，已無可救藥，若與之偕老，定無生人之樂趣；且於後嗣遺傳問題，尤有危險，失望之餘，惟有脫離之一法。彼因求教於一青年之伴侶，為教會之牧師；其職志乃代表天堂，為靈魂之真救主，故以為人生之知遇，各有不同，應各守其本分；乃遣其女友歸於其夫家，使之含羞忍辱，以克盡其為婦為母之職。此牧師謂人生無幸福之可言，其欲求之者，乃革命精神之發現，褻瀆神聖，罪莫逾於是，且其以婦人之責，祇在於三從四德，他非所計也。

此婦人背負耶教之十字架，至二十六年之久，忍痛負重，無敢稍犯神威；惟對於其幼子，則百計圖謀，使之脫離其萬惡之家庭，因污濁之空氣，大不利於血氣未定之青年也。且期此子能幹乃父之蠱，仍

未脫前人之迷夢。迨乎醒悟，則已身已完全爲其夫所犧牲，而其子亦爲其父之罪所遺傳矣。疾病既深，挽救乏術，噫嘻晚矣！此其所以列舉今日社會之萬惡制度，而痛罵之也。

易卜生此曲，爲社會革命之首功。而社會之人，醉生夢死，習爲詐僞，甘於暴棄，不惟不感戴易氏指導之功，而乃驅逐之，仇視之，侮謾之，不遺餘力；易氏所以不能不鼓其勇氣，成國民之敵一劇，以解答之。

易卜生於此名著中，對於今日社會腐敗不堪之死制度，爲之行喪葬禮，而願其永遠不復現於社會之上。處此偪促社會中而能產生此百折不撓之易卜生，爲革命之先導，斯誠怪事！斯鐸曼博士（Dr. Stockman）亦以一理想家而愛護社會，無所不至；彼爲一鎮中浴池之官醫，察知其水源之不潔，不惟不能使病人身體復原，且有害游客之衛生。此誠懇之博士，以已之經驗，與職務，故必須將此事實宣佈於世，免使貽禍他人。惟社會之人，祇顧一已之私，對於公理衛生，皆可置於不聞不問之列；全城因以民聲報爲改良之代表，而已發民之隱爲職志者，今乃亦反對博士之舉動，詆爲暴躁之理想家，蓋恐博士之言一出，其城之聲價將減，而於已之私產有損也。

博士堅持其志，不爲所動，召集市民，共計其事。其初人民非不樂爲贊助，及開會，卽爲他人利害之說所動，乃羣起而反對。曲高和寡，特立獨行，且全城曾未肯借一會場爲其宣佈之所；今幸而得，其結果又若是。市民莫不自私自利，譏笑侮謾，無所不至，且公決其爲人民之公敵。以博士之始願，欲借助於人民，以去此惡物；今乃被逼於絕境，爲民之仇。今日社會之公理，已滅絕淨盡；其發現之毒菌，一經宣佈恐

無以廣招徠，全城必至失其利益，是以官吏公民民黨，全體禁止此眞理之宣佈。社會欲求全城之發達，不惜以詐僞爲之基礎，而博士之志，則斷乎不可搖動「所謂非全有卽全無」也。

博士睹茲惡濁社會，欲從根本上解決，爲之完全推翻。因人民日夕呼吸此詐僞腐敗之空氣，必將傳染此黴菌！社會之情勢如此，不亡何待乎！博士以初入政途，未嘗深悉政治之罪惡，彼以爲自由之人，不應如狡徒之無行；惟天下之懦夫，乃以一黨一部之私利，置眞理於不顧：故黨章社約，僅足以窒塞眞理之萌芽；政治生涯，常以顚倒黑白爲事，道德正義，亦所不悉，社會所由危險矣。

易卜生四劇，描寫羣鬼之游蕩於此社會地獄，以示今之所謂文化者不過如是。然易氏之功，不僅此也，其破壞之中含有建設之能力；不獨去此腐敗之棟樑，且建築將來之基礎；使人生各能自由獨立，改革此惡社會，不致爲後人累也。（以上四劇，新青年易卜生號拙著易氏傳亦詳論之）

英國自由思想之先導，傳播智育上之種子，如哥文 (Godwin)，阿文 (Owen)，達爾文 (Darwin)，斯賓塞 (Spencer)，莫理士 (Morris) 等輩，不勝枚舉。其詩人之高唱自由歌曲者，尤爲可貴：如莎里 (Shelley)，拜倫 (Byron)，基茲 (Keats) 皆是。劇曲界中之勢力，亦屬可觀。現代作者，如蕭伯訥 (Bernard Shaw)，賓納羅 (Pinero)，格斯威地 (Galsworthy)，堅尼地 (Kennedy) 等竭力傳播自由之思潮，英國歷史上所未嘗見者也。是以其社會之變遷，亦因之歷歷可考。觀阿文氏之論貧，或讀蕭伯訥社會主義之作，如巴巴拉少佐 (Mayor Barbara) 一劇，則可知貧窮爲耶教文化中最大之罪惡；所謂「貧

窮使人爲懦夫，爲奴隸，且能產生疾病罪惡，卑汚，刑罰等；故貧窮乃負其完全責任。」貧困既能造成世間一切罪惡，更使人倚賴性成不能自立，任他人之踐踏，使社會各種惡劇制度，保存不敗。蕭氏此劇中之救世軍，與酒魔相戰，使賣酒者損害無數之金錢，亦屬人間快事。蕭氏結論，寫少佐之父，爲一製造鎗彈者，其平生宗旨，乃以爲火藥之勢力，非公理所能冀及也。其論貧之言，極爲痛快；其言曰，「貧窮者，人生最大之罪惡。其他一切之罪惡，莫不有善行爲之件，而其一切之羞辱，以己身較之，亦得稱爲英勇焉。貧窮足以墟人之城市，置人於死地；凡略嘗貧窮之滋味者，若聞其聲，嗅其味，見其色，卽莫能免於罪戾。精神因之而頹敗，終身由是而犧牲；而人類之爲罪惡者，亦莫知其故。此一暗殺，彼一竊盜；今日一爭鬥，明日一衝突：而人不以爲怪也。此等事實，僅爲人生偶然之缺憾；以倫敦之大，無五十罪有應得之犯人，然其中至有千百萬之窮人賤夫，無衣無食；精神肉體，爲之戕賊；社會幸福，爲之摧殘；吾人之自由，爲之剝奪。暴虐無倫，稍一動蕩，卽能驅吾人於萬刼不復之地。貧困與奴隸兩問題，數百年來，所嚴重討論者也。彼既不能以理喻，以言勸，則吾惟有利用吾之機關鎗，以殲滅之耳。此乃最終之試驗，信而有徵，此勢力足以推翻社會之惡制度。所謂選舉者，兒戲耳！其所更變者，乃內閣之名號，而非內閣之實也。諸君若從軍，則推倒政府可也！破壞舊制度可也！建其新者，以代其舊，爲之創造一新紀元焉！」

世人所以不願讀蕭氏社會主義之論著者，無足怪也。除劇曲一門外，蕭氏不能傳播歷史上顯明之眞理，故蕭氏乃利用此一道，以傳播革命利器之自由思想也。

勞動界劇曲，自哈德曼之織工後，以格斯威地之競爭（Strife）爲最著。此劇之內容，有兩重要份子；其一爲工廠之總理，苛刻殘忍固執已見，不肯稍爲讓步；雖工人罷工數月，形勢慘切，幾爲餓殍，彼不顧也。其他爲工黨之代表，與之相持不下，以其革命之精神，爲勞動家謀自由幸福，有死無二。以彼兩人之故，致數月未能解決，工人及其妻子，流離失所，其慘狀不能盡述。

此劇中寫勞動家衣衫襤褸，智識愚陋，任人播弄，毫無定見；或贊成他人傳播宗教思想而反對革命；或驅逐其聯合會代表之宣布罷工之理由者，以餒工人要求之志；第亦有贊頌其代表之有毅力者。其團體之散漫，有若是之甚者。此工人所以不易有爲而任人踐踏也。

無應變之才，乃今日商戰時代最大之罪惡。無論其志願如何堅決，位置如何重要，時機既至，則不能不犧牲其宗旨，任人處置。彼兩人之命運固如是，其各處極端，恐終亦不能解決也。

工廠之總理，爲一舊思想之人物，固足以阻礙社會之進化；非吾輩所贊同；然其宗旨始終不變，其毅力固足嘉也。較之假公益以圖私利者，猶爲勝之。而橫征暴斂者，略解私囊，以盡公益；或對於青年女子，設一工廠爲之棲留，以爲蹂躪女權之預備，而他人反爲之頌揚；其手段之卑劣爲何如乎？惟此工廠之總理，以其堂堂正正之旗鼓，爲工人之敵，而不以狡猾伎倆出之，尙不愧爲有價値之敵黨也。

工黨之代表，以全力對付之；其理想之新穎，且以道德精神及革命精神爲之副，故有「之死靡他」之概，非至完全成功不可也。

惟兩方面之損失過重，難以持久，不得已而讓步，使和議成立，而置彼兩人之持極端者於不顧；能不爲之憮然？此次工黨雖未能全得勝利，然敢信將來之勞動家，必有後起者成代表之志。雖預言固非劇曲家之職志，然欲爲社會之先覺，則不能不如是；故將來工人之改絃易轍，亦意中事也。

調和資本與勞動之主張，將必歸於淘汰；因二者終無和協之日也。欲拯救此社會於專制魔王之手，惟革命精神是賴。將來之社會，定必光明璀璨，造成自由正當之人生，共悉生存之眞義焉。

近數年來社會對於刑罰問題，爲嚴重之研究，較之其他之社會問題爲甚。輿論界日以是爲討論，歐美文人亦專心研究此問題。以歷史心理及社會上之觀察，對於今日刑罰制度，與夫世人抗拒罪惡之方法，皆謂爲倒行逆施，無益於實際；而犯人則皆由社會之罪惡以造成之。欲從根本上解決，則不能不借助於文字。今日之牢獄，尤須改革，此社會之重大謬誤；乃發表於格斯威地之裁判 (Justice) 以劇曲之體裁傳播之。

此劇之首幕爲一律師事務所；父子共同執業，其中并有書記數人。是時發現一僞匯單，爲其一少年書記所爲者，因其戀愛一婦人，而此婦人，則爲其夫所虐待者也。此書記因爲其主人所迫挾，不能不自白其罪，謂因欲營救其情人以脫離其夫之苛刻，乃冒險而爲此，并哀求赦免。惟法律乃不近人情者，而此少年於是被逮於警察，第一幕至是止矣。

第二幕爲裁判所，建築極其宏偉。此少年今已爲囚人，形容憔悴，時年僅二十三。其情人親臨旁聽，

尤為憔悴。少年以愛彼之故，致陷於罪戾，其痛苦何如耶？故一腔熱誠，欲為之拯救。被告之律師，高談雄辯；歷言人類之良知及情感，以及奧妙之社會哲學，發揮之，暢言一切，不僅為此偽單而發也；亦不僅為此被告而言也。其根據於社會之覺悟性，深得辯護之本旨，且痛論及今日社會罪惡之源流。彼謂被告不忍見其所愛之人為其夫虐待；而法律又束縛之，使之不能離婚，故不得已而至犯法，非求法官之原宥不可。

法律既背乎人情，而法官乃依据之，此少年之難逃法網，乃意中事；於是三年之苦役，乃定讞矣。此無知之少年，日處囹圄中，乃悟其自身之為惡制度所戕賊，而法官亦知其不得已而為之，然皆無足以施其技。生今之世，天下幾多無知之少年，墮入此嚴刑峻法中？噫！亦可憐矣。

其後少年出獄，身心上已歷受荼毒，額上隱然見罪人之符號，其舊主復回其職任，是可喜也。惟惡消息同時而至，其所愛之人，已因貧而自賣其身，今為他人所有矣。

當此少年之出獄，其禁期固未滿，不過其情人哀求其舊主之恩，復回其職守，使法庭行特赦之例，而彼則自願與少年永遠脫離關係。惟此少年因未嫻法律上之手續，致為警察復驅於牢獄。少年絕望乃自投樓下而死，遂閉幕完場。

此劇對於社會問題，功德無量。英國牢獄之革新，誠不容緩。近代劇曲對於此問題，其力甚大，足以警醒社會之良知；然此劇乃其中最佳者也。

堅尼地 (Kennedy) 之家奴 (The Servant of the House) 一劇，尤爲社會現狀重大之打擊；此劇之主人翁，爲一下流之酒徒，而爲社會所唾棄者，然不惜犧牲一己，以惠同羣，猶爲士流所不及。勞動爲社會幸福之救世主，已爲衆所共認，而此狂徒，亦能明確解釋勞動之特色，并大有功於社會，斯識難能可貴矣。

美國之劇曲，猶在幼稚時期，其描寫人等，毫無效驗。幸而文學界對於劇曲之事，極表同情，雖取材於外國者，亦重視之，其一線之希望在是矣。

美國獨一無二之完美劇曲，爲華爾特 (Eugene walter) 之捷徑 (The Easiet way)，此劇描寫紐約城之生活，別開生面；形容社會，如一明鏡，其價值特色，乃在是耳。紐約城中最流行之社會病，在乎取巧，貪目前之微利，罔顧人生之正鵠，致爲眞理正義之敵。此劇善能表現此種情狀，其次則形容女界之醉生夢死，慘不忍聞，其針砭社會，以此兩事爲特色。

社會之罪惡，虛耗人類之精神，而金錢之罪惡，乃驅世間可憐之女子，日夕以求夫爲事；視爲一生之正鵠，以家庭爲生活立足地。次則又驅世間之男子，甘執賤役，以謀溫飽也。又有其他之惡制度，足以制女子之死命者，娼妓問題是也。女子名爲人妻，實無異於娼妓；其所恃以圖存者，乃爲男子之玩具耳。故今日之萬惡社會中之男女生活，捨盜與娼二者之外，幾別無所有也。

此戕賊人生之制度，慘無人道，使女子盡爲寄生，無人類之精神，其視爲人生捷徑者，乃爲妓妾耳；

而社會之心理，則又視為天經地義也。

其他劇曲之傳播自由思想者，日前加增；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如克黎(Charles Klein)之第三級(The ThirdDegree)，巴達生(Medill Patterson)之第四級(The Fourth Estate)，與夫克魯遮(Croutchers)之一人世界(A Mans world)，皆足為美國劇曲界發達之表徵，而為發表今日社會罪惡之利器也。

世界語問題

凌霜

世界交通，地球越縮越小，科學文物，漸趨大同；但是各國的言語，不下數百種；雖極聰明的言語學家，最多也不過懂得數十種。如今在大學或高等的畢業生，於本國語之外，也僅能懂得三四種。這三四種中未必能一一說得通，寫得通。其他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更不消說了。所以識拉丁文英文西班牙文的博士，到了俄國，便須一個通法文的人來做他的翻譯。

這不過舉一條簡單的例；若是說起理由來，世界言語不通，對於人類感情上、智識上的阻礙，說幾天也說不完；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從十九世紀的下半期直到了二十世紀我作這篇文章的現在，天天有許多學者在那裏討論統一世界言語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很難解決的。有許多人想用現在最通行的言語來當世界語。拉丁希臘都是死語，不便說話的，不必說了。法文英文在世界上最通行，最有勢力，應該任擇一種來當世界語。反對派就駁道：『你們主張採用强國的言語來當世界語，別的國未必肯從，那麽看來這種辦法，不免弄成國際上的爭辯了；究不如採取一最小國的言語，如 Norwegian，他本國的人口很少，自不會鬧起風潮。還有一層，這種文字的搆造，比那法英的簡單得多，我們應該照這樣行才是啊。』

這種辦法也不行的。爲什麽呢？據我說來，那威人所以容易學 Norwegian 的緣故，因爲他們從小

的時候，已經懂得許多土語，才學他的文字，可見得 Norwegian 本身，并非易學的，——中國的方言各地不能相通；但廣東人到北京僅六個月，便能說『官話』。若歐洲人學中國『官話』，非有三年的工夫，恐怕不能說得清楚。但是歐人以爲中國語的搆造，還比那 Norweaian 簡單一點——況且 Norwegian 的字母，參差得很，有許多不發音的；他的文學，有許多是由作文的人，任意砌成，並不依着文法去做的。這樣說來，無論那一國那一種的『天然語』(Natural Language)，都不能用作世界語的。（詳見 H. Sweet, Practical Stuy of Languages 六六頁）

天然語難學的緣故，因爲他的文字，有許多無理的變化，所以我們想用他來表示思想，就有不完全之弊。他的單字的語根，許多是從習慣上武斷得來，與那聲音意義一點也沒有關係；雖每種言語裏頭，都有一部份依着文法去做；但是文法也有許多例外的，——有種種的岐語成語，——和字性無謂的分別，所以我們學一句話，他的文法是這樣，到了學別一句話的時候，又要變化了。

我們見得以上種種的困難，所以想統一萬國的言語。假使人人公認英文或法文來當世界語，這些文字不發音的綴字，不但要廢掉，他的文法上的困難，如英文的 Shall 和 will，法文的 avoir 和 etre，也應該去掉字根的數目，也應有一定。他的意義，不可有岐異和混亂的弊病。他的字根，更當用單音，將一切拚音困難的地方去掉才是。（參觀 H. Sweel, Universal Languages）

應用這幾種原理，所以有人造的世界語出現。一八八〇年，德國南方有一位教徒，叫做 J. M. Sc-

lleyer，創了一種言語，叫做 Volapük，這是世界語的起原。（攷一六六一年有 Dalgarno 造 Arssignorum，一六六八年又有 Wilkin 造 Real Characters，均未成功。）他的字根，許多是從英文改變成的，拉丁羅馬的字也不少。作者採取的時候，完全用個人的意思將舊字改了單音。如 Volapük 一字，就從英文的 World（世界）Speak（語）兩字集合而成的。他的文法上的附屬位（genitiv），牽動位（Dativ），被動位（Akkusativ），都用三個正音 a e i 來做表示。至主動位（Nominativ），就依原字不變。複數加 s。形容詞語尾為-ik。動詞之位次（persons），就於語尾加代名詞 ob（我），ol（你），om（他），複數加 obs（我們）等文，來做分別。至於時候（tenses）和反格（passive），就用語頭（prefix）來做表示，語氣（mood）就隨位置的次序，用語尾當表示。他的文法的搆造，大半是德國式，我且鈔幾句供大家看看：

Lofob kenenis valik vola lolik, patiko etis peknlivöl, kels konfi donusVolapüke, as bale ned as gletkün netasfetana.

（譯）我愛世界的人類，而尤愛他們信 Volapük 能聯絡各國的文明人類。

Volapük 的搆造雖不的當，他的歷史倒很有趣味。他初出世的時候，祇在德國南方傳播過了四五年，漸漸侵入到法國。又四五年，歐洲各國學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當 Volapük 第三次大會於巴黎的時候，各地方的會所總計有二百八十三處。學他的人有一萬萬人。會中的差役也能說 Volap-

ük。這種世界語，人人以為一定有成功的希望了，那知他分裂的時間，比那傳播的時間還要快十倍呢！他為什麼緣故會分裂呢？原來學這種言語的學者要把他完全為商場之用，又主張他的文法和單音的字，要改成簡單些，始創家反對此舉，於是一般學者和他的意見一天比一天深了。一八八七年，Volapük 第二大會組織的學院的院長，也要將文法從根本上改變，各人的意見，不能一致，直到了一八九三年，俄國有一位叫做 M. Rosenberger，被舉為該院院長，才將他改造一種新的言語，叫做 Idiom neutral (中立語)，那 Volapük 就算完全消滅了。

Idiom neutral 是 M. Rosenberger 所改造；但是集合這功勞，還當歸於環球語萬國學院 (Akademi international de lingu universal)。這個學院，係由一八八七年和一八八九年的 Volapük 大會造成的，如今又變了提倡 Idiom Neutral 的機關了，Idiom Neutral 的字根多從英法德俄西班牙意大利拉丁採來的。他的文法，完全用羅馬文做基礎。他的字，許多是法文，如問話用 eske，是由法文 est ce que 等字集合做成的。又如『最高級比較』(Superlative) 的 leplu，實由法文 le plus 兩字做成的。他的文中沒有『有定冠詞』bestimte Artikel)。又有音同而義不同的字，如 kar 為『車』(名詞)又可用作『可愛』(形容詞)解。有岐義的字，如『哲學』為 filosofi，用作抽象名詞，又可當作複數具體的名詞。這是 Idiom Neutral 最缺點的地方。若是從結構上看起來，比那 Volapük 又容易得多。我們將下列的話，和上列的 Volapük 互相比較，便知道了。

Idiom Neutral es usabl no sole pro skreibasion, me et pro perlasion.

（譯）『中立語』不特便於書寫，也便於說話。

以上兩種世界語既是這樣。我更要將現在最通行的 Esperanto 的搆造說一說。

Esperanto（原意爲『希望者』，日本人譯爲『世界語』）初發現於一八八七年，這時 Volapük 恰在衰落的時代。始創家爲波蘭醫生 Dro. L. L. Zamenhof，一八五九年，生於 Bielostok。這城裏的居民，有波蘭的，日耳曼的，猶太的，俄羅斯的，各人操着本國的口音，所以語言一有誤會，就鬧個不了。Zamenhof 是一位慈悲的人，見了這個樣子，就立志要造成一種言語；使大家的意見可以相通。他在大學的時候，懂得德法英俄拉丁希臘的文字，所以 EsPeranto 的字根，也是從這幾種文字採來。他的字根的數目，據 Esperanto字典（Universala Uortaro）所載，不過二千六百四十二個。至於各國通用的字，如 poŝto，telefono 還不在內；因爲這種字根，學者自己可以容易認識的。每一字根加以『語頭』或『語尾』，便能變出許多字來。如『友』的語根爲 amik，末加一 O 字，就成爲名詞 amiko；再就他的前頭加一 mal，就成『讎敵』；再加語尾 in，即成『女讎敵』。這是 Esperanto 不須許多字根的緣故。

他的拚音，是很容易的，我不必說了。他的文法，用一天工夫，就能完全學會；因爲他是很有規則的言語，所以如此容易。如名詞語尾爲 o，形容詞爲 a，複數加 j，受事格加 n，一說就明白了。舉例如下：

單數　　　複數

主格 nom.	la bona patro	la bonay patroy
受格 Akk.	la bonan patron	la bonajn patrojn

他的冠詞,無論單數,複數,男類,女類,什麼格,都是用一 a 字。動詞不定式 (infinitive) 的語尾爲 -i,現時用 -as,過去用 -is,將來用 -os,假定用 -us,命令用 -u,他的兼詞 (Participle) 的變化如下:——

	主動	被動
現在	--anta	—ata
過去	—inta	—ita
將來	—onta	—ota

他的相關代名詞 (correlative pronoun),共有四十五個,似乎很難記憶;但因爲整齊的緣故,也沒有什麼大困難,舉例如下:——

	不定	c 個別	K 疑問關係	NEN 否定	T 指定
品質	ia 某種	cia 每種	kia 何種	nenia 無種	tia 彼種
緣故	ial 某故	cial 每種	kial 何故	nenial 無故	tial 彼故

他的章法,也不算難,茲舉託爾斯泰致中國人書首節,便知道了:

Letero de Leono Tolstoj la ĥino. Estimata Sinjoro: La vivo de ĥina popolo ĉiam tre

interesis min,………precipe la finan religian sagôn-librojn de Konfucio, Mentze, Laotze kaj iliajn komentariojn.

(譯)可敬的先生：中國人民的生活，我常常見狠得有趣味。中國聖人的書，如孔子的、孟子的，老子的，我更喜歡的了不得。

以上三種人造的世界語，Volapük 早已衰落了，我們不必去理會他。就 Idiom Neutral 和 Esoer-anto 二種中，我們應該承認那一種當做世界語呢？這個問題，狠難回答。但我們將他們的搆造互相比較，覺得 Esperanto 的優點，多過 Idiom Neutral。況且 Idiom Nentral 的字根，天天有改變；Esperanto 是有一定的。這是 Esperanto 勝過 Idiom Neutral 的第一層。我們試將學這兩種言語的人的數目來比較，究竟那一邊占多數，就中國來看，學 Esperainto 的人，最少有一萬，學 Idiom Neutral 的人，我沒有聽見過。我們又看那一種的成績多一點呢？試將各大書店的圖書目錄拿來一看，我們看見 Esperanto 的書不少，Idiom Neutral 就絕無僅有。這是第二層。我因爲 Esperanto 有這兩層優點，所以主張世界語當用 Esepranto。如今歐戰完了，什麼『國際聯盟』『萬國國會』『永久和平』的聲浪震動我的耳鼓；我以爲世界語的重要問題，也應提出來討論討論才是啊。

現在反對 Esporanto 的人狠多，他們最大的理由，大約有兩種：——

（一）Esperanto 的搆造，完全是依歐洲的語根造成，與亞刺伯、中國、日本的言語無關。Esperanto

怎麼能當作世界語呢？

（二）現在的言語學已經狠發達，各種言語的文法，比較得狠淸楚，故無論何人，不懂得言語學的，就不配創造一種新言語。

照第一條說，若能有一種言語，既合歐洲的，又合東方的象形文字，我是中國人，自然也狠贊成。可惜如今中國的先覺要將漢文廢去，或主張改成 Romanized Chinese，這個問題，自然沒有什麼價值了。

第二條問題，倒不能難 Dro. Zamenhof，因爲他雖非言語學專家，但研究言語是狠精的。P. Kropotkin說得好：Men of Science invent no more, or very little,......the attorneys, clerk Smeaton, the instrunent-maker Watt ...... were as Mr. Smiles justly says, "the real makers of nodern civilization. ......" Itwas not the theory of electricity which gave us the telegraph, ... even the empirical knowledge of the laws of electrical currents was in its infancy when a few bold men laid a cable at the boltom of the Atlantic Ocean, despite of the warnings of the authozilled men of science (see P. Kropotkin: 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P. 398-402)

作者對於世界語的意見，雖然如此；但恐怕不確當的論點不少，極望當世的學者細心去討論下一下子；給我們好走一條平平正正的道路，這是作者最大的希望！

眞正永久和平之根本問題

李次九 來稿

去兵——和平會議之唯一問題爲去兵。

不願中華民國國體鞏固者必反對去兵。

不願中華民國國民得眞正永久和平之保障者必反對去兵。

不願我國國家與國民在國際上同享眞正永久和平者必反對去兵。

不願遠東眞正永久和平者必反對去兵。

(一)和平與兵絕對不相容

本年十二月二日美日英法意五國公使承其各本國政府訓令、向南北首領提出希望和平之勸告。我南北軍閥首領諸悟內國和平之不可再緩、雙方由暗昧疏通而入明白表示之途。是一月有餘懸而未決之和平會議問題、今已成爲必現之事實、可以不必再費研究。我諸友邦居先進之地位、根本撲滅擾亂全世界和平之德意志軍國主義、爲此後全世界人類之永久和平立堅確不拔之基。而我遠在東亞之新建民主國、於漂搖風雨之中、亦竟大受其賜、有同進永久和平之域之機。此誠應大大覺悟、大大感謝者也。

惟此次世界和平事業、人每謂出於協約諸友邦人類自衛之公共智力、余則謂當基於美大總統威爾遜本於人道正誼一月八日和平宣言之第四條精誠、而後和平乃有永久之確實保證。

吾人試一翻世界戰史、每一次戰亂之結果、必有一次和議。迨前期和議甫成、而次期戰亂之因、亦即種於此和議之中而不自覺。遠且不論。其在國外者、如拿破崙之勝意、締結吉爾西脫條約、限制德之軍備、不爲不嚴、卒使德於所被限制之軍額中成全國皆兵之徵兵制、近之則釀成普法之戰、遠之則釀成今始和平之世界戰。其在國內者、如辛亥革命、上海和議之成績、實質上不

過將『淸朝』二字改作『中華民國』四字、（淸室優待條件，亦是上海和議之產物、實開世界革命史上最可恥之先例。）於中華民國建立後國民應享之和平幸福、不特一事不提、並且一語不及、反使一般擁有制服强盜之頭目、利用革命戰爭之機會、今日招兵、明日借款、招兵愈多者、則得款愈多、因得款愈多、而招兵者亦愈求其多。袁世凱者、特代表此稱和議之一產生物耳、

我民國七年之間、所謂討袁之戰、所謂護國之戰、所謂護法之戰、在戰期中、我國民實在犧牲之和平幸福、固一一可以指數、戰期一了、雙方頭目仍是各放手段、借款招兵、以作下次犧牲國民和平幸福之備。此種和議、吾人直可稱爲雙方頭目結算其本期犧牲國民和平之數共得若干、以預算下期犧牲國民和平之數尙可得若干之一種協議而已。我國民苟非目盲耳聾心死者、但就國內此七年間經過之眼前實例、而下粗淺之觀察、卽可以斷定兵之爲物、實破壞和平之一大禍根。幷可以斷定此後和平之果得永久享受與否、僅卜諸兵之存在與否而已足。余更請以直捷痛快之語普告我希望享受永久和平之同胞、彼主張議和親任議和之人、如不肯明白議決去兵問題、卽是包藏下次犧牲同胞和平禍心之證據。語曰、『除惡務盡。』又曰、『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如我國民對於此次和平會議、仍一任議和當事者將辛亥老文章抄錄一過、惟有快快預備、多多預備、恭候下次率領制服强盜之頭目來儘量犧牲之一法。

(二)中華民國無設兵之必要

近有一稱論調、如曰廢督軍也、裁兵也、劃軍區也、軍民分治也、枝枝節節、似於兵之爲禍已有所覺。其所以不敢從本源上一刀使斷絕者、蓋易動浮而感情之『國防』二字、猶足以奪其氣而關其口。吾人既主張去兵、若不將此緣於『國防』二字而發生之謬見盡情拆破、使無潛伏之餘地、則後患之來仍未已也、

余嘗聞歐戰以前、各國軍閥每侈言本國國防計劃、環顧其國之四周、某處如何攻法、某處如何守法、將一國人民之生命財產、統置諸此稱計劃支配之下、嚴守祕密、不許洩漏。卒之其計劃益周密益强盛益優先如德者、益足犯衆怒而失敗。而得最後勝利者、反在計劃益疏益弱益後主張人道正誼之美利堅。是國防二字、已不曾經此亙四年歐戰之試驗、而爲下第之受驗人矣。

況吾國立於國際之地位、本與他國不同。自義和拳騷動以

至於今、十九年之間、有日俄遼東半島之戰、有日德青島之戰、依國際上之通例、本絕對無中立之理、彼時袁世凱擁有小站馬廠之衆、何嘗不以國防自命、乃近在咫尺、曾未一動其敵愾、竟爲國際公法創一絕無僅有之中立先例、侈言國防、而至以土地人民主權三者立國之要素供他國國防之犧牲而不惜、不亦可以已乎。

雖然、如上云云、僅就國防立論、似乎深慨國防之未嘗積極講求、有引爲奇恥鉅辱之意、猶不免爲國勢現狀所囿。今試放眼一觀我國在世界國際之地位、當深幸我國國防軍之根本未立也。如上所舉遼東之戰、青島之戰、在戰爭期內、彼目的地附近數百里之生命財產、固悉被『日俄』『日德』兩軍之流彈燬滅、車輪軋轢、馬蹄蹂躪。一至戰期告終、勝利國敢明白自承者、不過拔去向豎俄國旗而易以旭日旗之地域耳。其暗中自計之勢力圈、雖亦着着進行、曾不稍讓、然對世界宣言、每每吞吐其詞、甚或仍不敢不以尊重主權、尊重領土、一再解釋世界友邦之疑慮。以我國國防軍如此其弱劣、而强鄰有所懾者、是當拜諸友邦均勢之賜、而益自覺妄計國防之非。若夫遼東青島附近地域之生命

財產、在此兩次戰役內之損失、本我國自命爲國防軍者所習見慣行而恬不爲怪者。有兵者固不便引爲存兵之據、而無兵者正疾首痛心其有一兵之或存矣。

吾人旣明白過去十九年間、我國國防縱絕對消極、因諸友邦均勢之局日增强固、而在此均勢之中者、雖不能伸、亦不至縮。如一圓周體、其四周所加之力相等、則不俟自力之擴張、而圓體亦自日增於强固。是吾人正當乘時移其對外之力、亟亟圖對內之改善、以酬諸友邦代任國防之勢。此種意思、吾人稍知外情者無不同具、並非余個人所獨有、不過每激於五分鐘之愛國熱、明知之而不肯明言、謂明言之而耳亦面紅、不堪其羞耳。其或利用國人五分鐘之愛國熱、假國防二字遂其軍閥萬年之私者、其心乃不堪問。所以余特一再明白說破、意不止在解國人之惑、而實在發軍閥之奸。國防之兵、尙絕對無存在之必要、則中華民國『兵』之一字、直當退居於歷史地位無疑矣。

如國人畢竟嫌『均勢』二字不雅觀、欲求代以較爲堂皇之名裝點門面、則繼此以往、有美總統威爾遜所宣布之國際聯合會在。其和平條件第十四條曰、『確定約章組織國際聯合會、其

宗旨、為各國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統轄權。國無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權』又於本年九月二十八日自由公債開幕時、演說其基本問題末節中有曰、『余願協商國之政府亦若余之明白直率宣示其國人』是此後最弱國之利益、必能依據國際聯合會而達於神聖不可侵犯一若最強國利益之一域。彼向以國防軍自雄者方且自悔多事。我本未設國防、不當藉以自慰哉。

或曰本篇立論之點、既基於威爾遜宣布之和平條件第四條、主張以去兵保障永久和平矣。其第四條之文曰、『立正確之保障縮小武裝至最低額、而以足保國內治安為度』所謂縮小、所謂最低額、明明是兵之多少問題、而非兵之存廢問題。此種極端之主張、恐不能完全成立。余則簡直應之曰、本條之末、既明說保護國內治安、明明白白是指警察而言、不待註釋而可即解者。可見威氏愛好和平之意、並武裝警察之無制限亦慮其將供好亂軍閥之利用、故特以『最低額』三字拔其作亂之本。余之主張、僅標『去兵』二字、正患不若威氏立格之嚴。『極端』云云、非少見多怪、即為軍閥道地者也。

(三)去兵方法

(甲)進行順序

第一期、由南北陸海軍參謀部組織一去兵委員會、推定委員長一人、委員副長二人、各股委員各若干人、並規定會則。俟和議完成、總統確定呈請任命批准。去兵委員會成立後、參陸海三部即行廢止。

第二期、各省區巡閱使、督軍、軍務會辦、護軍使、鎮守使等、一律撤消。由委員會令各師師長、各混成旅旅長、各獨立旅旅長、各艦隊長各領其原有額兵領艦駐泊於原駐泊地方。於令到一月之內、將士兵姓名、年齡、籍貫、支餉實額、入營年數、入營前職業、退伍後之志願、業在營艦服務上之慣習與好尚等、砲槍、彈藥、軍艦、及陸海營中各軍需品之原領額、消費額、實存額、並其產所、購所、領所、與各項名式、使用年數等、均造成詳細冊表、呈送到會。

第三期、去兵委員會彙齊此項冊表、先以省為標準、依其籍貫、作成士兵各項志願冊。復次審查原送冊表中年齡、入營前職業、及在營艦服務上之慣習與好尚等項、仍以省為標準、依其籍貫、作成各項士兵服勤等第冊。一面政府於去兵委員會成立之第一期中、即將鐵路、航業、電氣、採礦、冶金、開墾、畜牧、造林、導河、修

築行駛電車莫託車之驛道、種種計畫、提請國會議決、委員會造成前二項冊後、即呈由政府分交各主管部分配於各項實業機關作為基本工人。

第四期、各項實業計畫開始、各士兵出伍服業之際、委員會先期派員攜冊馳往隊艦駐泊地方、會同地方官公吏、照冊詳細點收各項械艦、艦則統駛泊於就近通商港、械則統運存於就近各兵工廠、一面並詳造冊子、分別咨交內務交通兩部保管、聽候處分。

第五期、兵士已統有業、艦械已處分完了、兵工廠亦統改為冶鐵廠、或造船廠、去兵委員會即行廢止。其人員除願改營各項實業者外、統由政府分往各部任用。

（乙）人員處分。

一、陸海軍高級武官如將校尉等、以南北兩政府有補官任命者為限、比照各國陸海軍高級官現役年歲制、及其現役俸制、給以停職中半額之年俸至退役期滿為止。（中華民國之建立、已歷七年、陸海軍權不啻握於一軍閥之手中、並此種一舉手即可抄譯而定之法規亦不遑抄譯公佈。中國式之軍閥、眞當羞死。）其已改就文官職、或他項公職者、不在此限。

二、陸海軍士兵、統依其志願、分配於鐵路、航業、電氣、採礦、冶金、開墾、畜牧、造林、導河、修築驛道等業。

三、海陸軍學校由教育部接管、改為相當之學校。

（丙）艦械之處分。

一、各種軍艦、無論新舊大小、估定價格、先儘當改充遠洋近海內河航運。其不堪充航運者、則撥入水警。已損廢者、則折價賣入各造船廠改造。

二、各種軍械、除小號巡艦用小砲機關槍、馬槍手槍、並子彈等、檢出最低額、以足保治安為度、撥歸各省水陸警察外、其餘一概估定價格、存儲各海關、或候各省警察備價添購、或聽各國備價購用、或竟由各製造廠購作鋼鐵之料。但存入時、須造具詳冊、交海關所在地領袖領事執管、購取時、亦須先由地方官會同領事簽字、然後由關員取出點交。

三、軍需中被服一項、為數極鉅、應將已製未製各分別毛棉橡皮金革等類、造具詳冊、估定價格、標賣供各廠造物或化作原料之用。

(丁)經費之籌集

我國各項事業、無論消極積極、無論國家社會、一及經費二字、卽無不疾首蹙額而嘆爲難者。但每當此難關不能不過之時、又無不勉强過去者。此種情形、以政府爲尤甚。一則由於無預算之能。一則由於外債一途尙未閉塞、無論用何項積極名義借來之債、債權者之諸友邦、債務者之國民、從不加以監督、故亦無不可以移諸消極之浪費。況我國歲出入預算、從未經國會制定公布、國人何由知其詳。但見報紙偶爾漏洩、據稱三四年度之歲出、約六億四千萬元、其中補歲入不足之數、竟爲三億二千萬元之外債、且軍費支出實占大半。是借大之去兵計畫、如前兩節云云者、其必仰給於外債、無容疑也、亦無容諱也。惟吾人於去兵借債問題解決之先、須向債權者之諸友邦、債務者之國民同時爲嚴重誠實之要求。我國政府借債流用、已成慣習、無論何派人物執政、皆不能取信於人。如果僅爲一人一家成全之計、不過假公濟私、猶可以曲恕之也。乃好亂軍閥、借債無算、一面多購殺人利器、一面誘人長好殺之心。過去七年之間、用諸友邦善意之經濟援助、以妨礙諸友邦在華之商業進行、猶是淺而易見者。吾人推軍閥好亂心之所至、竊恐彼實有深憾於歐洲戰局和平過早、均勢未破、不能得一野心國殊特之經濟援助、根本撲滅諸友邦在華之銀團稽核權、以遂其金多械多兵多之武力萬能主義、而成一擾亂遠東和平之急先鋒也。吾人主張去兵、實有鑒於此、欲根本遏止軍閥好亂之源、內以定中華永久和平之基、外以杜遠東破裂之漸。吾國得諸友邦善意之經濟援助、已有多次、中以鹽稅稽核裨益尤多。且去兵借款、表面上固似屬於政治性質、而其裏面性質、移全國兵力以舉辦各項增進和平幸福之生產事業、實爲經濟的而非政治的、是以吾人要求諸友邦仍繼續援助、而並嚴重稽核其用途也。我國六億之歲出、軍費占其大半、而歲入門恰有三億之外債、可知歷年本以外債養兵。惟從前一面增我國民三億之擔負、一面卽以我國民之擔負殺我身而滅我家。卽不然者、此每年三年之債務、永永消費無償、本利相加、年增一年、恐粉身碎骨、亦永無淸償之日。故吾人特提出去兵問題、以同額之借入、同額之支出、使兵之無業者爲有業、使款之無償者爲有償、多則期以十年、少則期以五年、交通便利、原料充斥、器用宏多、供全世界之求而不憂不足。且兵非生而爲兵者、其樂生之念、本與吾

人無殊、不過感於謀生不易、破軍閥數元餉銀之誘惑、無暇辨別利害、遂輕棄本業、以血肉之軀供軍閥殺伐之具、而無自由返耳。吾人既深察其境遇困窮、正當代爲憐憫、助其同進永久和平之域。是以吾人要求國民之諒解、忍痛數年、担負此投於生產事業之外債、而求得一永久享受和平幸福之確實保障物也。

本章甲乙所陳辦法、僅就個人思慮所及、疏漏必多、尚望國人共起而詳細討論之。

(四) 去兵後國內治安之保全

本問題解決後、國內治安之任、當完全屬於警察。是非亟亟改善不可。

今京師有九門提督變相之步軍統領、各省有水陸防營變相之內河外海水上警察及警備隊、各縣有差役變相之司法警察、有保正變相之催稅、報盜竊、報殺傷、協緝罰犯、協搜贓證之無名警察、市鄉間又有人民公雇之更夫。試問內務部所直轄、自京師以至大市鎮之警察、果何爲乎。尤可異者、步軍統領不屬內務部、而與閣員爲同等之待遇。警備隊與水上警察多直轄於省長、或竟屬于督軍、不與單名警察之警察同其行政統系。警察制之自身、尚如是凌亂無敍、安望其能保治安也。

今應統稱爲警備隊。京師則直轄於京兆尹。各省則直轄於省長、同屬於內務行政統系之下。各縣原駐有陸上警備隊及水上警察足以保護治安者、即將原駐警察移駐其他不敷保護之縣。除交通繁盛市場仍設崗警外、其餘均擇要駐泊、分設巡査。大率水陸交通便利地方、當比前消減。交通梗塞地方、當比前加增。務以足保治安爲度。其原定之警察任務、仍統責成警備隊執行。並另設戶籍吏、由自治團體選任、定爲有給職。由省縣地方稅各半支給、使其依戶籍法執行任務、爲警備隊之助。

警備隊人員之選任、(一)身體強實而有膂力者、(二)性情和平而有判別力者、(三)有法律知識而能確守者、(四)年齡三十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者、(五)在本省住居五年以上而有自置之不動產、或無自置不動產、而有正當營業之親貊允爲保證者。如缺其一、即認爲不合格。必如是而後付以武器、可以安心托其保護、不至有變相兵禍之憂。即向來防營通盜通匪庇竊賭博訛詐諸惡習、亦可逐漸革除。如各市商會願自設商團、各鄉自治會願自設保衛團、則地方官廳應儘量批准、給以相當之槍械。惟

亦宜確實調査其是否仍蹈從前團防雇勇之習、而嚴其區別而已。

本論專以保障永久和平爲主要點。第四章所陳、已爲僚論。若夫制定警備隊各項法規及預算案等、不涉本論範圍、一讓諸中央政府國會與地方政府議會。吾人但以在野之責任、督促其積極進行可也。

隨感錄

（四六）

民國八年正月間，我在朋友家裏見到上海一種什麼報的星期增刊諷刺畫，正是開宗明義第一回；畫着幾方小圖，大意是罵主張廢漢文的人的；說是給外國醫生換上外國狗的心了，所以讀羅馬字時，全是外國狗叫。但在小圖的上面，又有兩個雙鉤大字「潑克」，似乎便是這增刊的名目；可是全不像中國話。我因此很覺這美術家可憐：他——對於個人的人身攻擊姑且不論——學了外國畫來罵外國話，然而所用的名目又仍然是外國話。諷刺畫本可以針砭社會的錮疾；現在施針砭的人的眼光，在一方尺大的紙片上，尚且看不分明，怎能指出確當的方向，引導社會呢？

這幾天又見到一張所謂「潑克」，是罵提倡新文藝的人了。大旨是說凡所崇拜的，都是外國的偶像。我因此愈覺這美術家可憐：他學了畫，而且畫了「潑克」，竟還未知道外國畫也是文藝之一。他對於自己的本業，尚且罩在黑罈子裏，摸不清楚，怎能有優美的創作，貢獻於社會呢？

但「外國偶像」四個字，却虧他想了出來。

不論中外，誠然都像偶像。但外國是破壞偶像的人多；那影響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國革命。舊像愈摧破，人類便有進步；所以現在纔有比利時的義戰，與人道的光明。那達爾文，易卜生，托爾斯泰，尼采諸人，便都是近來偶像破壞的大人物。

在這一流偶像破壞者，「潑克」却完全無用；因為他們都有確固不拔的自信，所以決不理會偶像保護者的嘲罵。易卜生說：——

「我告訴你們是這個——世界上最強壯有力的人，就是那孤立的人。」（國民之敵第五幕見本誌前卷）

但也不理會偶像保護者的恭維。尼采說：——

「他們又挈着稱讚，圍住你嗡嗡的叫：他們的稱讚是厚臉皮。他們要接近你的皮膚和你的血。」（札拉圖如此說第二卷市場之蠅）

這樣，纔是創作者。——我輩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創作，也該當學習；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總比中國陳舊的好。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爾文易卜生；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於Apollo。

（唐俟）

（四七）

有人做了一塊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沒有什麼；用顯微鏡照了，却刻着一篇行書的蘭亭序。我想：顯微鏡的所以製造，本爲看那些極細微的自然物的；現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塊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顯微鏡的工夫呢？

張三李四是同時人。張三記了古典來做古文；李四又記了古典，去讀張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時事，要曉得那時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現在兩位既然同時，何妨老實說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記古典，我也記古典的功夫呢？

內行的人說：什麼話！這是本領，是學問！

我想幸而中國人中，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還不多。倘若誰也弄出玄虛：農夫送來了一粒粉，用顯微鏡照了，却是一碗飯；水夫挑來了水，淫過的土，想喝茶的又須擠出淫土裏的水：那可直要支撐不住了。

（俟）

（四八）

中國人對於異族，歷來只有兩樣稱呼：一樣是禽獸，一樣是聖上。從沒有稱他朋友，說他也同我們一樣的。

古書裏的弱水，竟是騙了我們：聞所未聞的外國人到了；交手幾回，漸知道「子曰詩云」似乎無用，於是乎要維新。

維新以後，中國富強了，用這學來的新，打出外來的新，關上大門，再來守舊。

可惜維新單是皮毛，關門也不過一夢。外國的新事理，卻愈來愈多，愈優勝，「子曰詩云」也愈擠愈苦，愈看愈無用。於是從兩樣舊稱呼以外，別想了一樣新號：便是「西哲」，或曰「西儒」。

他們的稱號雖然新了，我們的意見卻照舊。因為「西哲」的本領雖然要學，「子曰詩云」也更要昌明。換幾句話，便是學了外國本領，保存中國舊習。本領要新，思想要舊。要新本領舊思想的新人物，馱了舊本領舊思想的舊人物，請他發揮多年經驗的老本領。一言以蔽之：前幾年謂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幾年謂之「因時制宜，折衷至當」。

其實世界上決沒有這樣如意的事。即使一頭牛，連生命都犧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擠乳。何況一個人，先須自己活着，又要馱了前輩先生活着；活着的時候，又須恭聽前輩先生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聲光化電」，下午「子曰詩云」呢？

社會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賽會這一日抬一回神輿。不知那些學「聲光化電」的「新進英賢」，能否馱着山野隱逸，海濱遺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卜生蓋以為不能，以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說，All or Nothing!

（俟）

（四九）

凡有高等動物，倘沒有遇着意外的變故，總是從幼到壯，從壯到老，從老到死。

我們從幼到壯，既然毫不為奇的過去了；自此以後，自然也該毫不為奇的過去。

可惜有一種可憐人，從幼到壯，居然也毫不為奇的過去了；從壯到老，便有點古怪；從老到死，卻更奇想天開，要佔盡了少年的道路，吸盡了少年的空氣。

少年在這時候，只能先行萎黃，且待將來老了，神經血管一切變質以後，再來活動。所以社會上的狀態，先是「少年老成」；直待彎腰曲背時期，纔更加「逸興遄飛」，似乎從此以後，纔上了做人的路。

可是究竟也不能自忘其老；所以想求神仙。大約別的都可以老，只有自己不肯老的人物，總該推中國老先生算一甲一名。

萬一當眞成了神仙，那便永遠請他主持，不必再有後進，原也是極好的事。可惜他又究竟不成，終於個個死去，只留下造成的老天地，教少年駝着嘆苦。

這眞是生物界的怪現象！

我想種族的延長，——便是生命的連續，——的確是生物界事業裏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長呢？不消說是想進化了。但進化的途中，總須新陳代謝。所以新的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壯；舊的也應該歡天喜地的向前走去，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進化的路。

老的讓開道，催促着，獎勵着，讓他們走去。路上有深淵，便用那個「死」填平了，讓他們走去。

少的感謝他填了深淵，給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謝他們從我填平的深淵上走去。——遠了遠了。

明白這事，便從幼到壯到老到死，都歡歡喜喜的過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過祖先的新人。

這是生物界正當開闊的路！人類的祖先，都已這樣做了。（俟）

（五〇）

王闓運說耶教的十字架是墨家「鉅子」的變相。鉅子就是「矩子」。姑勿論矩的形狀和十字架的形狀是否一樣；就算是一樣，請問有什麼憑據，知道從中國傳出去的呢？就算查到了傳出去的憑據，請問又有什麼大道理在裏頭？近來中國人常說：『大同是

孔夫子發明的；民權議院是孟夫子發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發明的；立憲是管仲發明的；陽歷是沈括發明的；大禮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夫子發明的』（這是康有爲說的。）此外如電報飛行機之類，都是『古已有之。』這種瞎七搭八的附會不但可笑，並且無恥。請問就算上列種種新道理新事物的確是中國傳到西洋去的，然而人家學了去，一天一天的改良進步到了現在的樣子；我們自己不但不會改良進步連老樣子都守不住，還有臉來講這種話嗎？這好比一家人家祖上略有積蓄，子孫不善守成，被隔壁人家盤了去；隔壁人家善於經理，數十年之後，變成了大富翁；這家人家的子弟已經流爲乞丐，隔壁人家看了不善，給他錢用，給他飯吃，他還要翹其大拇指以告人曰：『這隔壁人家的錢，是用了我們祖宗的本錢去孳生的；我們祖宗原是大富翁哩！』你們聽了這話，可要不要罵他無恥？——何況隔壁人家的本錢是自己的，並不是盤了這位乞丐的祖宗的錢呢？

（玄同）

（五一）

有一位中國派的醫生說：『外國醫生動輒講微生虫。其實那裏有什麼微生虫呢？就算有微生虫也不要緊。這微生虫我們既看不見，想必比蝦子魚子還要小。我們天天吃蝦子魚子還吃不死，難道吃了比他小的什麼微生虫，倒會死嗎？』我想這位醫生的話講得還不好。我代他再來說一句：『那麼大的牛，吃了還不會死，難道這麼小的微生虫吃了倒還死嗎？』——閒話少講，那位醫生自已愛拿微生虫當蝦子魚子吃，我們原可不必去管他。獨是中國這樣的醫生，恐怕着實不少。病人受了他的教訓去放量吃那些小的蝦子魚子，吃死的人大概也就不少。我想中國人給『靑天老爺』和『丘八太爺』弄死了還不夠，還有這班『功同良相』的『大夫』來幫忙，也未免太可憐了。但是『大夫』醫死了人，人家不但死而無怨，還要敬送『仁心仁術』『三折之良』『盧扁再世』的招牌給他，也未免太奇怪了。

（玄同）

（五二）

中國人自己說自己身體的搆造，很有些特別：心在正中，一面一個肝，一面一個肺，這三樣東西的位置，和香爐蠟臺的擺法一樣；這已經很奇怪了。此外還有什麼『三焦』，什麼『丹田』，什麼『泥丸宮』，什麼『氣』。身體裏還有等於金、木、水、火、土的五樣東西，連絡得異常巧妙。所生的病，有什麼『驚風』，什麼『傷寒』，什麼『春溫』，『冬溫』，還有什麼『痰裏火』，『火裏食』。這樣的怪身體，這樣的怪病，自然不能請講生理學的醫生來醫了。

（玄同）

通信

拳術與拳匪

（駁新青年五卷五號隨感錄第三十七條）

魯迅君何許人，我所未知大概亦是一個青年。但是這位先生腦海中似乎有點不清楚；竟然把拳匪同技擊術混在一起，不知魯君可曾見過拳匪？若係見過義和團斷斷不至弄到這等糊塗。義和團是憑他兩三句鬼話，如盛德壇靈學雜誌一樣那些大人先生方能受他蠱惑；而且他只是無規則之禽獸舞。若言技擊，則身，手，眼，步，法五者不可缺一，正所謂規行矩步。魯先生是局外人難怪難怪。我敢正告魯先生曰：否！不然！義和團乃是與盛德壇靈學雜誌同類，與技擊家無涉。義和團是鬼道主義，技擊家乃人道主義。（以上駁第一段）。

現在教育家主持用中國拳術者，我記得有一位蔡孑民先生在上海愛國女校演說，他說：『外國的柔軟體操可廢，而拳術必不可廢。』這位老先生，大抵不是滿清王公了。當時我亦不以為然。後來我年近中旬因身體早受攻伐，故此三十以後，便至手足半廢。有一位醫學博士替我醫了兩三年，他說，『藥石之力已窮，除非去學柔軟體操。』當時我只可去求人教授。不料學了兩年，脚才好些，手又出毛病了；手好些，脚又出毛病了。卒之有一位係魯迅先生最憎惡之拳術家，他說我是偏練之故；如用拳術，手足一齊動作，力與氣同用，自然無手愈足否，足愈手否之毛病。我為了身體苦痛，只可試試看。不料試了三個月，居然好了；如今我日日做魯先生之所謂拳匪，居然飲得，食得，行得，走得，拳匪之賜，真真不少也。我想一個半廢之人，尚且可以醫得好，可見從那位真真正正外國醫學博士，竟輸於拳匪奇怪奇怪。（這句非說西醫不佳，因我之學體操而學拳者，得西醫之一言也，只謂拳術有迴生起死之功而已）。這就是拳術的效驗。至於『武松脫銬』等文字之不雅馴，是因滿清律例，拳師有禁，故此搢紳先生怕觸禁網，遂令識字無多之蠢夫專有此術，因使至尊無上之技擊術黯然無色，更令東瀛『武士道』竊吾緒餘以『大和魂』自許耳。且吾見美國新出板有一本書，係中國北拳對打

者。可惜我少年失學，不識蟹行字，只能看其圖而已。但是此書係我今年親見，如魯先生要想知道美國拳匪，我準可將此書之西文，求人寫出，請他看看。（駁原文二三段）

原文謂『外國不會打拳』，更是荒謬。這等滿清王公大臣，可謂眞正剛毅之不如。這一句不必多駁，只可將Boxing（此數西文，是友人教我的。）這幾字說與王公大臣知，便完了。槍砲固然要用；若打仗打到衝鋒，這就恐非魯先生所知，必須參用拳匪的法術了。我記得陸軍中學，尚有槍劍術，其中所用的法子，所繪的圖形，依舊逃不出技擊術的範圍。魯先生這又是眞眞正正外國拳匪了。據我腦海中記憶力，尚記得十年前上海的報館先生，猶天天罵技擊術爲拳匪之教練者；今則人人皆知技擊術與義和團立於絕對反對的地位了。魯先生如足未出京城一步，不妨請大胆出門見識見識。我講了半天，似乎頑石也點頭了。魯先生得毋罵我饒舌乎。但是我扳不上大人先生，不會說客氣話，只有據事直說；公事公言，非開罪也。滿清老例，有『留中不發』之一法，諒貴報素有率直自命，斷不效法滿清也。

粵人陳鐵生　八年一月二十日

『內功』非槍砲打不進之謂，毋强作內行語。　鐵生贅。

此信單是訶斥，原意不需答覆，本無揭載的必要；但末後用了『激將法』，要求發表，所以便即發表。既然發表，便不免要答覆幾句了。

來信的最大誤解處，是我所批評的是社會現象，現在陳先生根據了來攻難的，卻是他本身的態度。如何是社會現象呢？本誌前號克林德碑篇內，已經舉出：新武術序說，『世界各國，未有愈於中華之新武術者。前庚子變時，民氣激烈，……』序中的庚子，便是隨感錄所說的一千九百年，可知對於『鬼道主義』明明大表同情。要單是一人偶然說了，本也無關重要；但此書是已經官署審定，又很得教育家歡迎，—近來議員又提議推行，還未知是否同派，—到處學習，這便是的確成了一種社會現象；

而且正是『鬼道主義』精神。我也知道拳術家中間，必有不信鬼道的人；但既然不見出頭駁斥，排除謬見，那便是爲潮流遮沒，無從特別提開。譬如說某地風氣閉塞，也未必無一二開通的人，但記載批評，總要據大多數立言，這一二人決遮不了大多數。所以個人的態度，便推翻不了社會批評；這隨感錄第三十七條，也仍然完全成立。

其次，對於陳先生主張的好處，也很有不能『點頭』的處所，略說於下：

蔡先生確非滿清王公，但現在是否主持打拳，我實不得而知。就令正在竭力主持，我亦以爲不對。

陳先生因拳術醫好了老病，所以讚不絕口；照這樣說，拳術亦只是醫病之術，仍無普及的必要。譬如烏頭，附子，雖於病有功，亦不必人人煎喫。若用此醫相類之病，自然較有理由；但仍須經西醫考查研究，多行試驗，確有統計，纔可用於治療。不能因一二人偶然之事，便作根據。

技擊術的『起死回生』和『至尊無上』，我也不能相信。東瀛的『武士道』，是指武士應守的道德，與技擊無關。武士單能技擊，不守這道德，便是沒有武士道。中國近來每與柔術混作一談，其實是兩件事。

美國新出『北拳對打』，亦是情理上能有的事；他們於各國的書，都肯翻譯；或者取其所長，或者看看這些人如何思想，如何舉動：這是他們的長處。中國一聽得本國書籍，間有譯了外國文的，便以爲定然寶貝，實是大誤。

Boxing 的確是外國所有的字，但不同中國的打拳；對於中國可以說是『不會』。正如拳匪作 Buxer，也是他們本有的字；但不能因有此字，便說外國也有拳匪。

陸軍中學裏，我也曾見他們用厚布包了鎗刃，互相擊刺，大約確是鎗劍術；至於是否逃不出中國技擊範圍，『外行』實不得而知。但因此可悟打仗衛鋒，當在陸軍中教練，正不必小學和普通中學都來練習。

總之，中國拳術若以爲一種特別技藝，有幾個自己高興的人，自在那裏投師練習，我是毫無可否的意見；因爲這是小事。現在

所以反對的便在：（一）敎育家都當作時髦東西，大有中國人非此不可之槪；（二）鼓吹的人，多帶着『鬼道』精神，極有危險的豫兆。所以寫了這一條隨感錄，倘能提醒幾個中國人，則縱令被罵爲『剛毅之不如』，也是毫不介意的事。

二月三日　魯迅

姚叔節之孔經談

記者足下：貴誌說，『甯肯旁人罵我們是暴民，是流氓，却不願意裝出那紳士的腔調，出言吞吐，至使是非不明於天下．因爲我們也都抱了掃毒主義，古人說的好，「除惡務盡」，還有什麼客氣呢？』這話說的很是．既然要『除惡』，自然必須向『務盡』上做去，遇到一般『抱殘守缺』，『不知天地爲何物』，却反『大言不慚』的人，只有痛罵之一法，因爲不如此，就不能夠達到『發聾振聵』的目的．社會上對於新思潮新文學稍稍有點覺悟，實在是貴誌拿『痛罵』來『發聾振聵』的功勞．近日在『訟報』上看見桐城派古文大家姚叔節先生一篇極荒謬的大文章，叫做示正志中學校一二班畢業諸生，特意剪了下來送給諸位看看，似乎可以當罵他一下子．不要說是不値一罵，因爲很有許多『遺老』『遺少』崇拜的了不得，說什麼『助我張目』的話頭，豈可任他『謬種流傳』，不去罵他呢？况且學校是什麼地方？却拿這個來『示畢業諸生』．報紙是什麼東西？却拿這個來『亦爲登載以餉讀者』．這不是今日『人心世道之憂』嗎？（聽見說有個新民報，也登着這篇，並且是拿他當『論說』登載的，）我話是說完了，就請諸位耐着性把姚先生這篇文章細細的看他一遍，仿照罵王敬軒先生的前例，痛痛的罵他一頓罷．

S.F.　二月十一日

（以下所載，皆依S.F.君寄來之二月九十日公言報原文登載，字旁之圈，悉依其舊，記者誌）

示正志中學校一二班畢業諸生

叔節

今日諸君畢業矣鄙人四年講授經學臨當分手不得不將經術最適宜於宇宙五大緣因揭出諸君其悉心以聽國之在天地人間以土地分大小吾謂以人羣分大小人羣衆多土地不患不大人羣寡弱土地雖大誰與守耶但羣患散而不結聚于於是本天然固有之理而立五倫以合之蓋人莫不有身身無偶配則不能嗣續於是夫婦之倫立焉有偶配而乃生生父子之倫立焉生生不已兄弟之倫立焉兄弟各生其生分姓氏別族派而兄弟之倫窮朋友之倫立焉人類既繁必立之長以主之君臣之倫立焉五倫者始於夫婦本於父子成於君臣皆天然聯合者也此不獨中國爲然試問五洲諸民有夫婦乎有也有父子乎有也有兄弟朋友乎亦有也惟君臣一倫或謂宜於帝制之時而不宜於共和之日吾則謂共和之國尤不可無君臣如其可無則法也美也應無總統矣應無各部各省官長矣今合資立一公司倘不可不舉一人爲之長乃謂國可無君臣其信然乎惟所異在世及不世及耳顧或因三綱之說疑五倫爲壓制是又不然夫綱者領衆目之稱其說出於白虎通實本於喪服之三斬所以定民志耳非壓制也試觀壻而親迎齊衰杖期夫婦何嘗壓制也爲長子斬爲庶子期父子何嘗壓制也生而致敬盡禮死而能樂輟朝錫衮以弔且養三老五更於太學君臣又何嘗壓制也其不爲臣御服者君一而臣百勢不可也昌黎云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最得君臣之本義人自不肯讀經而妄發狂悖之說經何負於人哉五倫去而中國無羣國而無羣國不國矣此其一五倫既立於是制禮以守之失禮亦本於人心者也此又不獨中國爲然五洲種族文明野蠻皆本乎禮以爲斷交接之際苟一失禮莫不嗤而笑之聖王爲之立喪服以統五倫又於夫婦有昏禮焉於父子兄弟有宗法焉於朋友有士相見焉於君臣有朝覲會同焉此其大者也曲禮少儀內則諸篇一飲一食一動一言莫不由人情而爲之禮洋洋乎盛矣哉然猶懼嚴恭儀恪固可以束筋骸收逸志而或困於繁也乃爲樂以和之使人油然於名數之中有手舞足蹈之樂其精微之蘊悉載於經六經去而中國無禮樂國無禮樂國不國矣此其二禮樂既立乃爲政刑以行之聖王之政刑悉本於教故孔子答冉有富之後繼以教而不及政刑誠以政刑者所以行吾教也故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歐陽公謂古者治出於一是也政行吾教有不率教者從而刑之是故悉本惻怛之意以爲刑哀矜而勿喜也至於用甲兵亦本乎教古者兵刑木合而不分虞廷之干羽尙矣湯之伐葛先教之祭祀及仇餉之後乃伐之且三進伊尹於桀桀不悛乃放之也文王亦進膠鬲於紂至武王伐紂乃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是其用甲兵非因教之不改乃誅之乎其於已之民亦必先教之乃用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此等精義今日之士何嘗夢及六經去而中國無政刑國無政刑國不國矣此其三世界各國稍文明者莫不矜夸其有數千年之歷史然觀其千年以上所謂史者非神怪則野蠻耳而尙書記唐虞以來何其彬彬乎有禮也此乃中國極榮之事至可寶者也且後世各種史學其體皆開之自經欲知中國極盛之史舍經無由知欲紀中國將來之史舍經亦無本六經去而中國無史國而無史國不國矣此其四文字者立國之要也中國文字所以發皇張大至於今日以有六經也大凡文字有二一曰字義訓詁之謂也一曰文體格式之謂也爾雅爲訓詁最古之書許君說文悉本經傳而成其所引通人之說皆經師也若夫格式則無論紀事紀言有韻無韻無一不從經來諸君不欲存文字則已苟欲存之經可棄乎世之滅人國者文字苟存死灰有復然之望故去其文字較滅其種類爲尤慘奈之何人未滅而先自滅之也非飲狂泉者不爲此言也六經去而中國無文字國無文字國不國矣此其五嗟呼吾之爲此言也非一人之私說也聚中國之通人學士而試質之知其不我非也卽聚五洲之通人學士譯吾言以質之取六經而讀之知其必傾心於我孔子也諸君生於中國有此精金美玉何忍棄如土苴耶須知讀一句有一句之益讀一經有一經之益會而通之乃大儒矣切實可行新奇不驚諸君去校誠恐一聞惑世誣民之說或變初心鄙人更進以四言曰長毋相忘夫所謂無忘者非陳涉所云苟富貴毋相忘也相勉以讀經而已矣

叔節先生文不多見此從友人處傳鈔而得者亟爲登載以餉讀者　編者識

S．F．君：——

季倩讀悉．承示姚氏之文，謝謝．

足下要本誌仿照罵王敬軒的前例，痛痛的罵姚叔節一頓；在記者看來，以爲不該罵他．因爲王敬軒對於文學，滿紙都是陳獨秀先生所謂『閉眼胡說』，所以唯有痛罵之一法；若姚氏此文，其發揮經義，頗爲精當，竟把孔教的壞處完全顯出，我們主張推翻孔教，此文頗可爲間接之幫助；我們如何可以罵他呢？

我將此文看了一遍，更恍然於共和與孔經是絕對不能並存的東西．如其要保全中華民國，惟有將自來的什麼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歷史，文字『棄如土苴』．如其要保全自來的什麼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歷史，文字，惟有請愛新覺羅溥儀復辟，或請袁世凱……稱帝．爲什麼呢？因爲『綱者領衆目之稱』；三綱之設，『所以定民志』；『昌黎云，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最得君臣之本義』；又『立喪服以統五倫』；『於父子兄弟有宗法焉』；又有『士相見』之禮，行禮之人，『嚴恭儼恪，可以束筋骸，收逸志』；『禮樂既立，乃爲政刑以行之，聖王之政刑，悉本於敎，誠以政刑者所以行吾®此「吾」字特須別注意敎也．政行吾®敎，有不率敎者，從而刑之』；『至於用甲兵，亦本乎敎』——凡此種種，與共和國的制度無一不相反背．共和國以民爲主體；所謂『總統』，所謂『各部各省官長』，都是國民的公僕，他決沒有『領』國民的資格．國民既是主體，所以法律是國民自己定的，沒有什麼『君』可以來『出』令，沒有什麼『聖王』可以來『行吾敎』，更沒有對於『不率吾敎』的人可以『從而刑之』的道理．國民定了法律以後，大家互相遵守；國民所『志』，凡在法律範圍以內，都是正當的，斷斷沒有別人可以來『定民志』或『收逸志』．韓愈之論君臣，因爲他『最得君臣之本義』，所以到了現在共和時代，惟有將他的話也『棄如土苴』之一法．此外如父母老病死了，做兒子的說是自己『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的緣故，戴起『無常鬼』的高帽，穿了叉袋布的粗衣，腰裏束上一條草繩，脚上套着一雙草鞋，睡在草薦上，拿泥塊做枕頭；又如『士』去見『士』，手裏要拿了一只打死了的野鷄，在人家門口麻煩了好半天，於是主人出來迎接，兩個『士』在大門口對面磕頭，走進院子裏，再對面磕頭：

如此這般的做法，是二千年前『宗法』社會裏的把戲；現在既稱為民國，是早已進於國家社會，當然不能再玩這宗法社會的把戲．至於身體應該使他活潑強壯，應該講求運動，這是現在國民小學第一年級的教科書裏就有的話，略有知識的人大概沒有反對的；『束筋骸』三個字看了，就覺得毛骨悚然，從前中國女人纏腳，已經苦得了不得，若人人再要『束』住『筋骸』，『那眞比纏脚還要苦上十倍，做了共和國民，斷沒有該受這樣酷刑的道理——我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我在二十五年前曾經讀過一本書，書名彷彿叫做什麼監本禮記，其中有兩句話道，『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現在中華民國並沒有什麼『庶人』『大夫』的分別，那就當然講不到這些什麼『禮樂刑政』了．若說『用甲兵亦本乎敎』，在現在的時候，恐怕不但道理上說不過去，就是按之事實，也未必是眞相罷！難道前年段內閣對德宣戰，是『先敎之祭祀』，又三進什麼人於德，德不悛，乃宣戰之』的嗎？照此說來，可知孔經裏所講的什麼三綱、五倫、禮樂、政刑，是和共和國絕對不能並存的東西了．至於中國的歷史，自『尚書記唐虞以來，彬彬乎有禮；』中國的文字，其『訓詁』，『悉本經傳，』其『格式，則無論紀事紀言有韻無韻，無一不從經來，』禮與經，二者既與共和國絕對不能並存，則由禮而生之歷史，由經而生之文字，我們覺得也是愛莫能助也只好將他『棄如土苴』了．

所以中國人如其不肯安於做『臣』做『奴才』做『小民』的本分，妄要做『人』，則惟有速『變初心』，速『飲狂泉』，信仰所謂『惑世誣民之說』；若人人『相勉以讀經』，寶之為『精金美玉』，則復辟帝制之事，彈指可現．何去何從，惟吾國民自擇之．

至於姚氏所說『共和之國，尤不可離君臣』及『五洲種族文明野蠻，皆本乎禮以為斷』等語，則不必高談邏輯，只要略通文理和粗知外事的小學生，就可以判斷這話的是非——還有『惟所異在世及不界及耳』一句，『界及』二字頗覺費解，或者與『義法』有關，也未可知，我是不懂什麼『古文』的人，不敢妄下批評．

今日是清帝國滅亡，中華民國完全成立的紀念日，我恰好接到S. F. 君寄來這信 我看了這信以後忽然想起七年前的今日，北方的國民和官吏如無從善之心，要實行孔經之訓，則到了今年今日，『民志』『大定』，『逸志』全『收』，任那『聖王』去『行吾教』，大概已經『國不國矣』。

記者（玄同）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文學革命與文法

玄同先生：——

䛨從前聽先生對於文學革新的議論，懷着許多疑惑，常常想問問先生；也有許多主意，常常想同先生談談；終是沒有機會。並且過了幾天，又因先生及新青年的開導，所懷的疑惑也解了，所想到的主意也變了；無須再來請教。但是疑惑是無窮的，第一個去了第二個又起來了；第二個去了，第三個又起來了；而一方面思想的變化，又是非常之快，今朝想到這件，明朝又想到那件；所以要同先生說的話，是天天有的。從前的且不要提起，將現在所想着的，胡亂和先生說一說。

先生及新青年諸先生常常說，『新文學自從提倡以來，國中有世界觀念的人已有一大半贊成了。』這句話從表面上看過去似乎很可喜；從實際上攷察起來，却是很可悲。現在設兩個疑問：（一）國中有世界觀念的究竟有多少？（二）那一種人可以稱爲有世界觀念的人？國中有世界觀念的人占大多數，是可喜；假如所占僅僅一小部分，便是可悲；這不用說了。第二個疑問所以攷察第一個；且從第二個論起。國中智識最高的，終算學界中的人了。學界中的人雖是國中一小部分；然而這問題的發生，就在這輩人；所以只要論這輩人就是了。這輩人是不是都可以稱得有世界觀念的人呢？這就爲難了。那頭腦頑固的老學究，固然說不上有世界觀念；然而他們對於文學革新有許多議論，不可不先說一說。他們的見解，大約可分爲三種：（一）絕對排斥新文學的。（這種人一味的崇拜古人，而且蔑視公理，以白話爲鄙俗，極端的排斥他。）（二）文學無新舊之可分。（這種人謂文學與時遷移；無一定之時間可以畫分；今

朝是新的，明朝就舊了；所以他們以不分新舊為主，以為既使是舊，無須別有新文學。）（三）文言和白話，各有其好處。（這種人謂白話雖較文言為真切；然而寫敘達情，有時非文言不能滿足；畢竟是文言好。）這三種人的見解雖異，而其攻擊新文學，却是一樣。還有人說他有世界觀念，所以斷斷不能夠了。至於受過世界知識的學生應該有世界觀念了。却又不然。因為有些人真是學而不思，有了學問，也不曉得應用；莊子所謂『智之聾盲』的，便是。所以這些人雖有世界智識，仍是沒有世界觀念。（中略）照這樣看來，國中有世界觀念的人物，也可以數得清楚了。先生和新青年諸先生那句話，實在是可悲觀的。

各地方言不同，白話文的構造因之也有不同。用一方的語言去通行全國，其困難與用文言無大高下；必須想法子將語言統一了，然後文學革新，纔有效果。究竟是規定一種白話去統一國語呢？還是統一之後再用白話呢？這問題是極有關係，新文學家所應當時時研究的。這番南回，凡遇故舊，無不詢之以文學革新的意見；彼等却是茫然，不知文學革新是件什麼東西。可見外省對於這個問題，還是毫無影響。以中國這樣大，僅僅只有一部新青年去提倡提倡，不知可以幾時達到目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胡適先生答盛兆熊先生的信說，『我的意思，以為進行的次序，在於極力提倡白話文學。要先造成一些有價值的國語文學，養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然後可望改革的普及。』這話雖然不錯，但是只有一部新青年來提倡，不知要多少年之後纔能造成新文學呢！（中略）從前同學蔣起龍君曾經做過兩篇小說，投稿到報館裏去，一是白話，一是文言；當時祜看了，就對他說道，『這白話的比文言的要好，但是不登。』他就問『什麼緣故？』祜回答他說，『這就是中國人的皮氣不好。』後來果然被祜說着。（中略）先生常常說，『中國十年之後，還是這樣子，這國也不成為國了。』這句話恐怕要被先生講着！

以上所講，却是消極的話；現在且講幾句積極的話。東西各國的文學，莫不都有一定的文法，文理極為清楚，句子極為明白；依法去做，也是極容易。祜想中國文學也該當有一種文法，那新文學然後能夠成立。何以呢？因為中國的文字意義極其含渾，無論做文言做白話，終沒有明白曉暢的意思。假如沒有一種文法去限制他，文理總沒有一日清楚，國民的頭腦總也沒有一日清楚。西文的文法，是

與論理學相表裏的所謂基本文法者各國相同；是卽合乎論理，歷千萬年而不可變的。那曉得中國人的皮氣正是可怪的很，終不肯去講求；僅僅有一部馬氏文通，排擊的人又是不勝其多。祜曾有一天的日記，頗與這件事有關係，抄下來給先生看看：——

『余南囘過申，伯潛子逸以文學津梁見贈，旅次紛擾，未暇翻閱。今稍閒，出而觀之，乃近人周鍾游纂集梁宋以來十二家論文之作而成者也。其書果足以爲文學之津梁與否，余尙未深討，不敢有言。然就其卷首各敍論之，則多不當理，序凡四：(一)程善之作，(二)陳祺壽作，(三)張翔鸞作，(四)自序。文雖異，而意相近。茲就程序辨之，以見其言之偏。程序曰：「自馬氏文通以來，名，動，靜，狀之詞，發現於我文學界。二十年內，傳者遂多。顧私心非之，以爲一國之文學，各國其習慣，輾轉推演，以至無窮。至其洽於心情而快於口耳者，有否無以逃，有書不能萃，而謂可以成法拘之乎？……」其言似深致憾於馬氏文通也者，此大謬也。夫一國之文學，固因其習慣轉轉推演，此卽各國文學之所以不同。若夫名，動，靜，狀之詞，導源於論理學，各國文字之所公有；將謂中文無之乎？謂其無之，倘得謂爲文字乎？謂其有之而不必講，則違背公理，文學之眞價何在？名，動，靜，狀之不見於我文學界，我文學界之深恥；乃反鄙棄之而不道，是自錮也。各國又有所謂基本文法者，取軌於論理，各國語言文字之所共循。其所謂習慣者，乃各國之特例；各國有之，不獨我國也。豈得謂中文之習慣無文法，而西文有之乎？且違乎基本文法，卽違乎論理，中國文字素無論理之規範，精密之意義，顧猶甘心自絕，身入荆棘而不覺，文學尙有進步之一日乎？至於外人學中文不似，此亦自然之勢。彼生長於其本國語言文字之中，一旦變其發氣，而萃其素不相習之中文，困難自不待言；卽中人之學西文者亦然。豈名，動，靜，狀能爲害乎？又曰：「中文未嘗無法也；神味爲之華而理氣爲之質。……』重著其所謂無法之法，卽於中文本源尙有未明。其意且以美文概文章全體，抑何所見之隘耶？』

祜逆想中國人的心理，都是如此。何以見得呢？祜看書，寫信，作文，常常喜歡用西文符號，見者莫不鄙笑，於此也可見其一端。唉！看看中國的文章，向來沒有一定的程度，小學用的，中學也可用的；中學用的，高等學校大學校也可用的。照這樣攪下去，豈不是晦氣了這般青年嗎？所以祜的意思，以爲改革文學，應當製造一種文法，做後盾。小學有小學的文法，中學有中學的文法，由淺而深，使人看了，就

會作文豈不是好呢？

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學生周祜
民國七年七月廿三日

時敏兄鑒：

半年以來新青年社中收到的通信非常之多致將足下此信積壓了許久到現在方才登出抱歉得很。

來信所論中國人對於本國文字應該講求文法這話很對很對。馬氏文通這部書雖然不能說他盡善盡美但是在中國近年的出板界上實可稱為『空前的好書』。在滿清未亡之時一班所謂教育家者雖然不懂什麼叫做文法却也還不敢反對講文法；自已嫌文通太深看不懂也還看看日本兒島獻吉郎所著的漢文典之類；所以如章行嚴的中等國文典和戴懋哉的國文典之類也還出了一兩種。不料民國成立以來因為他們所謂『暴徒』也者偶然吃了幾個月的安逸飯以致一班遺老『遺少』名士國粹家大文豪氣得『三尸神炸七竅生煙』大倡復古之論恨不得立時三刻把戊戌到辛亥十五年間發生的一點『新』萌芽『芟夷蘊崇勿使能殖』方才遂了他們的心出了他們的氣。首先復古的東西便是文學所以什麼樓的『文鈔』什麼書的『文萃』什麼書的『精華』之類層出不窮但是教育部所定的中學課程却有『文法』和『修辭學』於是又想出一個『拔彼趙幟立我漢京』的辦法刻文學津梁等書拿那什麼『神理氣味』之類算做文法或拿『文成法立』『文無定法』的話來說『這是中國的文法。』這些議論大概研究國文的人最容易上他的當足下學國文而能獨其隱斥其謬這真是很有見識。我願足下的同學也都和足下一樣研究適用於現代的新國文不要再為三千年來的舊國文所惑這便是我的大希望！

新國文不單是講求文法就完事的應該改良的地方很多。近來北京大學學生出了一種新潮雜誌第二期中有傅孟真

君所撰『怎樣做白話文?』一文，主張『歐化的中國文』。我覺得他的持論，極爲精當，頗介紹給足下等做一個改良國文的參考品。

至於白話文學自從新青年提倡以來，還沒有見到多大的效果，這自然是實情。但我以爲可以不必悲觀；多大的效果雖沒有見到，但小小的感動也不能說絕無。就使絕無絲毫影響，我們還是要竭力進行。我們但本於自己所已見到的眞理，盡力鼓吹，盡力建設，用『愚公移山』的方法去做，必有達到目的之一日。不要自餒！不要灰心！人家殺我是殺不了的；自餒，灰心，便是自殺，自殺便完了。所以我希望我們新青年同人不要自餒，灰心，更希望足下不要自餒，灰心！

足下所問：『究竟是規定一種白話去統一國語呢，還是統一之後再用白話呢?』這個問題，若叫我來回答，我是贊同胡適之先生的主張的。胡先生的話，請看本誌四卷四號第二九三——二九六頁，茲不贅列。

錢玄同 一九一九，二，四。

Esperanto

玄同先生：

吳稚暉先生評論 Esperanto，極其精當，欽佩得很。生目下尚未學過 Esperanto，依理不能有言；不過常讀先生和吳先生們的高論，狠相信 Esperanto 可以作爲將來的世界語；姑且就我的推測，胡亂同先生談談，說錯之處，還請更正。

漢文必當廢棄，世界必將日趨於大同，和將來必有一種全世界人類共同的文字三個問題，先生等已經證得明明白白，不用疑心了。那種文字是否 Esperanto，現在雖無從斷定；但從事實上考察起來，確已成爲一重要的問題。人類接觸愈緊，維各國語言文字愈趨於統一，已成不易之理。此後世界公共事業，方興未艾，郵政電務已統一於前，此次國際同盟會又有鐵道改爲公用之提議，大勢所趨，灼灼可見。近來各國商客，多利用 Esperanto，以圖貿易之發展，自是 Esperanto 之佳兆。又歷年以來，在各國名都舉行世界語

大會之事，時有所聞；可見 Esperanto 之勢力，已是不小了。Esperanto 既有這樣間接的大助力，想來總可以轉成一個習慣。那麽、現在 Esperanto 已有這點根基，縱使別種世界語發生，未必能抵敵得他過。並且要想別造一種世界語，也只得從歐系文字着想；Esperanto 由歐系文字脫化而來，已有如此完美，縱使有人別造世界語，也未必能比得他過。希望世界大同的人，在中國固不多見，在西洋已到處皆是；他們只有把他改良，把他傳布，斷沒有把他破壞的道理的。照此看來，將來世界公用的文字，大概是 Esperanto 了。

至於中國，照先生等的宏論看來，漢文是早廢一天好一天了；我們既然幸而被先生等喚醒過來，自當幫着先生等快快籌畫廢棄漢文的辦法，使得早登彼岸，享受文明的幸福，才是正門大道。現在採用 Esperanto，雖緩不濟急，但是根基已可慢慢的定下來了。所以我決意去學 Esperanto，以為異日提倡之預備。

學生周祜二月十四日，

時敏兄：——

足下有志去學 Esperanto，這是極好的志願。新青年裏對于 Esperanto 的評論，我和足下所見相同，也說以吳先生的話為最精當。

但我以為中國廢漢文而用 Esperanto，這是將來圓滿之能決。當此過渡時代，漢文尚未廢滅，便不可不想改良的辦法。今日以前的古文，斷斷不能再適用於今日，所以改良國文，以為短時期中之適用物，也是現在很重要的事情。又國文改良以後，在施用方面，固較古文為便利，但是用新國文做的譯的新學好書，還是很少很少；若說將來漸漸會多起來，我們可以等他漸多的時候，再來講求新學，那是笑話了；我們一方面還該趕緊多學幾種外國文，以為直接講求新學之用。因此，我願足下一研究國文改良的方法——研究外國文——研究 Esperanto。

錢玄同 一九一九，二，一四。

Esperanto 與現代思潮

玄同先生：

讀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吳稚暉先生的文章裏說，Esperanto 可以加入學校課程之中。這話我以爲狠對。中國若要將漢文改用拼音，還不如簡直採用 Esperanto，較爲利便，省了許多方音的困難；但是現在反對 Esperanto 的人，仍是狠多。那些大人先生們說漢文是萬不可毀滅的，把我們提倡 Esperanto 的人，狗血噴頭的罵上一頓，這是時代思潮的謬誤，我們就可以不必再去理會他。就說那些贊成改良漢文的朋友，他們反對 Esperanto，不從根本上去說 Esperanto 的構造是否可當世界語，而單說 Esperanto 文學書少，便是這種言語無用的鐵證。那麼，我們也可以說用白話做的書少，便是新文學無用的鐵證嗎？恐怕有些不對罷，

近來用 Esperanto 來做雜誌的，做詩歌的，已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我所見的如瑞士 Dro. R. de Saussure 所發刊的科學雜誌(La Teknika Revuo)，有許多大學敎授都用 Esperanto 來做文章。我敢大胆說一句，Esperanto 是朝上的日光，幷不是西山的暮色。

貴誌同號中姚寄人先生將十年前巴黎新世紀週報醒先生所做的萬國新語(亦名世界語)之進步的末段鈔出來。據我的鄙見，這篇文章起頭所說的『萬國新語有五大特色，爲各國文字所不能及』都是很好的。這篇文章，可算是中國人說 Esperanto 的先導。我記得民國元年的時候，我的朋友師復先生，創立晦鳴學舍于廣州，曾將他付印數萬册，拿來分贈，看見的人，一定不少，我現在不必再去鈔他了。

日本新東洋雜誌去年十二月號中，有一位英國人 Bernard Long，做了一篇文章，叫做 Esperanto, as an Anglo-Japanese Language. 我如今將他翻譯起來，給先生和新青年的讀者看看罷。

歐州的大戰完了，各國也一天比一天接近了，要是各國能採擇一種淺易的，合論理的，又能表情的補助語，那寶貴的光陰就可以

不至失掉煩擾的事情，就可以不再生了。國際間的事情，也可以更加順當，更加興盛，不是現在的樣子了。

日本同英國若是採用這樣的一種言語，利益更多咧。為什麼呢？因為我們二國的『國音』相差得利害；況且英人能說日本語，和日人能說英語的比較起來，都是有限，且非人人馬上可以做到的。

我并不是說那想到英倫留學的學生，和想直接讀他的文學的學者，不要學英文，我的意思，以為大多數的平民，若是沒有許多時候學一種外國語，又想上外國遊歷，同那實業上，科學上，商業上的人民來往，那麼，懂得 Esperanto 就較為容易罷了。

要是想達到這個目的，我以為日本人學英文的，雖是多得狠，但總未達到完滿的地步。照這樣看來，學一種萬國所用的言語，又能夠吸受西方的思潮，于人道上也有狠大的關係，豈不比那學一國的言語好嗎？

老實說，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一種適當的言語，用來做萬國接合的媒介，不但是英日二國等着的。日人學英文的，雖然狠多；有許多有思想的英人都說，日本人學一種外國語，想來消受緊要的學問，于功利主義上說來，狠不相宜。不但這樣，就日本文的本身，也不免有這種弊病的。

Dr. Zamenh of 將 Esperanto 貢獻于世界，已經三十年了。這三十年中，經過了種種實習的結果，這種人造語，早已變成了萬國交際的媒介。據現在看來，簡直沒有一國沒有許多主張 Esperanto 的朋友。他的文學，也一天比一天增加起來，就是那最好學的學者，也不怕不夠用了。

如今各種職業上的人，有能說 Esperanto，說得很好的。也有用他來做文章，做得很好的。我們看見 Esperanto 的雜誌，最能夠聯絡世界人類們感情。又看那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三年間，每年的大會，各國的男女來賓到的很多，難道這不是 Esperanto 能夠算是中立語的好證據麼？Esperanto 第十次大會，本定一九一四年八月在巴黎開會，預先購劵的人數，不下三千六百人，這裏頭的人，有三十五國以上的會員，後來因為戰爭開了，這個年會，就沒有舉辦。

有一位英國人會到過一個 Esperanto 的大會，他說得狠好，我且將他鈔幾句下來，給大家看看罷：

世界各國的人聚集一堂，天天在那裏討論演說和辯論，真是令我生無限的感觸了。會中無論什麼事情都用 Esperanto 而未嘗有一點誤會，和不明白的地方，也沒有因言語而不能表情的難點，言語不通的艱難，這才算滅盡了？

我們照這樣看來，可見得 Esperanto 是很能表情，和很流利的一種言語。他的語根，雖是由歐洲古代和近世的言語取來，日本和東方各國的學者，也很容易學的。

歐洲大戰，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日本的 Esperanto 雜誌 Japana Esperantisto 還能繼續出板。我雖是英國人，讀這一種雜誌，也能夠明白日本有名著作家的思想，總不覺困難了。

Esperanto 可以實行，而又容易學習，我最好舉幾條實例來做證據。從前有一位日本的盲目 Esperantisto 用 Esperanto 寫一封信給我，說 Esperanto 在東京盲目院中怎樣活動，和各機關採用他的益處。這幾封信所寫的言語，是完全 (Perfect) Esperanto，這位朋友學習的時候，除了用書來做先生外，幷沒有求過別人的幫助。他有一次寄給我一封信，裏頭夾了俄國盲人 Mr. V. Eroshenko 寄給他的信。這位俄國人用 Esperanto 的助力遊過歐洲，又用他一年的助力，跑到日本去住了二年。後來又上 Siam 和 Burma 去，調査那邊盲人院的情形。

照這樣看來，要是學 Esperanto 沒有益處，恐怕不能夠令盲目的人不怕艱難，都來學他。然而各國盲人學他的多得很；不但是這種文字的文法，都用敎盲人的法子寫上來，如今已有許多有趣味的書，也照這樣寫起來了。

Esperanto 于商場中通行的證據，也有許多。讀者要是想知道詳細，可問倫敦的 Commercial Language Committee，由 Thos Cook & Co 轉交便得了。

英國的郵務局，承認國內來往的電報可用 Esperanto。敎育部又批準半夜學校和實業學校可以加入 Esperanto。因為這樣的

緣故，英國各學校加入的已經有了許多，日校也漸漸有加入的了。千萬的學生，每週學一二時，學上幾週，便能說得很流利，且和各國的人士通信，有許多學生沒有機會學一種外國語，而能學了 Esperanto，難道是不好嗎？所以我很盼望各文明國的政府；將他加入學校的必修科。那麼，世界聯合，就成了眞事實，不是從前的夢想了。

至於 Esperanto 教員的問題：簡直沒有什麼多大的困難。因爲受過教育的人，祇要費幾個月的工夫，——快的幾週的工夫——現在的教員，就可以教授他的學生了。

大戰爭的時候，各交戰國軍隊裏頭，也有許多 Esperantisto 他們說：用這種言語和那被獲的外國囚虜談話，很有趣味。囚虜裏頭的軍民，也設種種的進行，來傳播 Esporanto。紅十字會和醫院一類的事情，要是能夠採用這種言語，更爲利便了。

這篇文章，將 Esperanto 有用的地方說得很透徹。但是反對的人，恐怕又要加上『賣藥誇藥靈』的罪名了。我翻譯這篇文章的意思，不過想證明歐洲五百人中，至少總有幾個人贊成 Esperanto。

我講 Esperanto 之外，還有一個問題，想請大家注意。現在社會的不自然生活，可算達到了極點。法律一面褒獎貞節，一面又特準賣淫。倫理上天天講什麼人道，而軍隊天天在那裏殺人。　我有一個朋友從山西來，告訴我說：鄉間有一位婦人，犯了奸案，那個男人毫沒有吃苦，獨將那個婦人釘上了十字架！還有那官場，現在仍是把他個所殺的人頭懸在城上！這是什麼世界！　北京後門常常有戴紅頂子的大官，坐在馬車，在那裏跑；下雪的時候，有許多赤着脚的窮人，在那裏叫苦。這又是什麼世界！　香港同廣州不過差幾百里路，而香港十年中總沒有將人槍斃的事情，廣州的東郊場差不多天天有死人的慘聲。龍濟光督粵時，稍有革命黨嫌疑的人，馬上就將他打死。我有幾位同學，也在這時期中死了，令我們眞是『敢怒而不敢言。』這又是什麼世界！

人類的歷史，不過數千年，與那地球相比較，眞是『不可以道里計。』但此數千年中的進化，我終覺得太慢了。若是要促進世界

的進化，脫離了現在的矛盾生活，使那什麼復辟，什麼拳匪，永遠不能復發，我以爲最好是大家坐着摩託車往前跑，這一架摩託車是什麼？現代思潮就是了。現代思潮，在文學上發而爲託爾斯泰的小說，發而爲易卜生的戲劇，在科學上發而爲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在事實上發而爲俄德的革命。俄德的革命，上海的大報紙，都大驚小怪。其實不過要人人做工，回復正當的生活罷了。『勞働神聖』，已爲經濟學上重要的格言，那十人中有九個不做工得食的人類要快醒了！貴誌第五卷五號，有蔡孑民先生的勞工神聖，李守常先生的 Rolshevism 的勝利，我以爲狠能代表現代的思潮。我所以狠望新青年的讀者，注意注意。這架摩託車，雖不是我們自己造的，又何妨坐上去，向進化綫上趕快跑呢？我的鄙見是這樣，不知先生以爲對不對？

凌霜 二月七日

凌霜先生：——

先生所講的話，我句句都贊成。將 Esperanto 加入學校課程之中，我是和先生，吳先生的意見一樣。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裏，我有給陳獨秀先生的一封信，就講過這話；陳先生也很以爲然。不料此議甫出，就遭陶孟和先生的反對，於是四卷五卷之中，爲了 Esperanto 的問題，彼此辨論的話愈說愈多；陳先生說是『諸君討論世界語，每每出於問題自身以外，不於 Esperanto 內容價值上下評刊，而說閑話鬧閑氣，』實在是有這樣的情形。我現在也不願意再來和反對黨鬧那些無謂的辯難駁詰。但我自己是信人類該有公共語言的；這公共語言，是已有許多人製造過許多種的；這許多種之中，在今日比較上最優良者是 Esperanto。所以我現在便承認 Esperanto 爲人類的公共語言；中國人也是人類之一，自然就該提倡人類的公共語言。還有一層，歐洲各國的國語，和 Esperanto 相差不甚遠，就是慢慢的提倡，還不妨事。若中國則自己的語言文字太艱深了，大陳舊了，決決不合於新世界之用，所以中國人更該竭力提倡 Esperanto。拿一近似的事來做比例：現在中國該用國語來做文章，用國音來講國語。那北方的聲音語言，本來較爲普通，和國音國語相差不甚遠，到慢慢的提倡國音國語；還不妨事，若江浙和閩廣，則土音方言，至爲奇特，不能行遠使用，那就非趕緊提倡國音國語不可了。

我的意思：以為我們主張 Esperanto 的人，應該自已趕緊學 Esperanto，勸人趕緊學 Esperanto，自已學好了，該去教別人；學的人漸漸的多起來，則中國知道 Esperanto 的好處的人也漸漸的多起來了。到那時候，提議要把 Esperanto 加入學校課程之中，想來也不是什麼難事了——請看三年前中國人對於白話文學的觀念是怎樣，現在又是怎樣，這就可以做個比例。——但一面介紹 Esperanto 的書籍雜誌，也是很要緊的事；若單說『學了可以和各國人交換明信片』的話，那是不中用的。至於有人說這是『假文字』，這是私造的符號』等之於『參茸戒烟丸』或『戒烟梅花參片』，我們可以不必和他辨論，照着劉半農先生的『作揖主義』去對付他，就是最經濟的辦法。

錢玄同　一九一九，二，十。

英文『SHE』字譯法之商榷

啓明兄：——

你譯小說，於第三身的女性人稱代名詞寫作『他女』；我想這究竟不甚好，還是讀『他』一個字的音呢，還是讀『他女』兩個字的音呢？我現在想出三種辦法，寫在下面，請你指教：

（甲）照日本譯『彼女』的辦法，竟寫作『他女』二字。陽性者，則單稱一『他』字。

（乙）照半農的意思，造一個新字。但半農所要造的『她』字，我以為不甚好；因為這字右半的『也』字，要作『他』字用，若使許叔重解此字之形，當云：『從女，從他省，他亦聲。』我想照此意思，不如造一『㐌』字；『他』字古寫作『它』，從『它』即是從『他』，若解其形，當云：『從女，從它，——它古他字，——它亦聲。』如此，則『他』字和『女』字的意思都完全了。

（丙）簡直實行我們平日的主張：中國字不夠，就拿別國的字來補；不必別造新字，老實就寫一個 She 字。——寫到這裏，忽想起中國的『他』字，包括陰，陽，中三性；現在把陰性分出了，則『他』字所函之義，已較從前為狹；而陽性與中性同用一個字，

也不大好。既如此，何妨竟全用 He, she, it 三字呢？若不用英文而用 Esperanto 的 li Ŝi, ĝi 三字，則更好。

這三種辦法，叫我自己來批評，則第一種不甚妥當；因爲日本的『彼女』，意思是『那個女人』，所以於文義上沒有毛病，我們若寫『他女』二字，則有些『不詞』。第二種辦法，可以用得。但每次要特鑄許多『她』字，在事實上或者有點困難，也未可知。還有一層：我們對於漢字，既認爲不甚適用之物，則添造新字，好像覺得有些無謂。第三種辦法，在我覺得是毫無不可。照你平日的持論，大概也可以贊成。這種辦法，有人以爲恐怕人家看了不懂。我以爲這層可以不必顧慮。你譯的那些小說，原是給青年學生們看的，不是給『粗識之無』的人和所謂『灶婢廝養』看的。今後正當求學的學生，斷斷沒有不認得外國字的；所以老實用了外國字，一定無礙。若是給『粗識之無』的人和所謂『灶婢廝養』看的書，自然不能十分道地；逼到這種地方，或如你現在的辦法，『寫作他女』，可也；或如普通的譯法，He, she 改作『男』『女』，亦可也。這是我對於我自己的主張的批究。你的意見究竟怎樣？請你答覆。

弟錢玄同 一九一九，二，八

玄同兄：——

你問『他女』這一個字怎麼讀法。我的意思是讀作『他』字，『女』字只是個符號。我譯改革這篇小說時，曾經說明，贊成半農那個『她』字，因爲怕排印爲難，所以改作這樣，就是『從女從他，他亦聲』。又照小局面的印刷局排印『鷟』字作『族(下從鳥)』的辦法，將『女』字偏在一旁。我寫這樣一個怪字，一面要求翻譯上的適用，一面又要顧印刷局的便利，一面又教中國人看了，嘴裏念着『他』字，心裏想著『女』字，合成一個第三身的女性人稱代名詞：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我自己對於這一字的不滿，便只在他是眼的文字，不是耳的文字，倘若讀音而不看字，便不能了解，實是缺點；至於字形上的不三不四，尚在其次。這是我對於『他女』字的說明。若對於你所說的三種辦法，我的意見是這樣：——

（甲）照上文所說，『他女』這名稱不能適用，非但有些不詞，實際上背了用代名詞的本意了。中國舊書中也有『生』

『女』的稱呼；但那是名詞，不能作代名詞用。倘若名詞可以兼代名詞用，我們要代名詞何用呢？（因此想起日本的『彼女』也不甚妥當。）

（乙）　我既然將『她』字分開，寫作『他女』用了，如用本字自然沒有不贊成的道理。照你說造一『㚉』字，文字學上的理由更為充足，我也極贊成。但這仍是眼的文字，還有點不足；所以非將他定一個與『他』字不同的聲音纔好。你前天當面和我說的，他讀作 ta 㚉讀作 te：也是一種辦法。我又想到古文中有一個『伊』字，現在除了伊尹孫洪伊等人名以外，用處很少，在方言裏却尚有許多留遺的聲音。我們何妨就將這『伊』字定作第三身女性代名詞，既不必叫印刷局新鑄，聲音與『他』字又有分別，似乎一舉兩得。不知你以為如何？

（丙）　中國字不夠，就拏別國的字來補，原是正當辦法。但連代名詞都不夠，那可真太難了。我極望中國採用 Esperanto；一面對於注音字母及國語改良也頗熱心。正如你所說，『新屋未曾造成以前，居此舊屋之人，自不得不將舊屋東補西修，以蔽風雨。』修補舊屋之時，如開一個天窗，缺一塊玻璃，自然不得不拏別國的東西來用；倘若連灶的塼，還要求諸海外，便未免太費手脚。我們何妨親自動手，練一搓爛泥，燒幾塊四斤塼，聊以應用呢？我以為要教他們認識 li, si, gi 等字，須連上下文一起讀；至於單用的時候——就是用在漢語中間時——使用第二條所說的新字。我本反對『金』旁一個『甲』字那宗字，却單獨贊成『女』旁一個『它』或『也』字的代名詞，（用『伊』字更好：）因為讀到『鉀』字的人，可以認得 Kalium；至於代名詞，則不止翻譯上要用，便在『灶婢厮養』平常談話寫信看書報時，也是必不可少的。我的贊成新造怪字，更望以『伊』字代用，便因為這個緣故。至於補入中國文中的別國文字，應該用那一種纔好，那是別一問題，現在不及議論了。我的意見，總不贊成用某一國的國語，所以將 she 字借用一節，可以作罷了。

總之我對於這個代名詞問題，毫無一定成見；那一個方法好，我便遵行。但現在尚無決定的辦法，我還暫且用我的舊方

法，寫那二字一音的字。

周作人二月十三日

啓明兄：——

復信敬悉。

特造『妃』或『她』字而讀『他』之古音如『拖』，現在仔細想想，這個辦法究竟不大好。因爲（一）我們一面主張限制舊漢字，一面又來添造新漢字，終覺得有些不對。（二）從舊字裏造出新字，這新字又要讀舊字的古音，矯揉造作得太利害了。（三）非添鑄字模不可，恐怕印刷局又要來打麻煩。要免去這三層，則用『伊』字最好。我且用個舊例來比方比方：如『考』『老』『壽』三字意義全同，又是疊韻，於古爲轉注字。（轉注用章太炎師說）但後來却分作三種用法，如『先考』不能稱『先老』『老人』不能稱『考人』『做壽』不能說『做老』或『做考』；若呼『老頭子』曰『壽頭』，開店的『老板』曰『壽板』，這更是要挨嘴巴的了。意義相同而施用各異，久而久之，竟至彼此決不可通用者，就是荀子所謂『約定俗成謂之宜』的道理。我們行文，用定『他』字代男性，『伊』字代女性等，到漸漸成了習慣，也覺得彼此決不可通用了。所以我很贊成用『伊』字的辦法。

玄同二月十四日

對於文學改革之意見二則

新青年記者鑒：僕初由東方雜誌看見轉載貴雜誌的文學革新論，起初雖甚佩服，究覺其過於激烈，不免有許多懷疑之點。後連購貴雜誌數冊讀之，才明白文學改革的眞義，從前的疑點，自已也覺着愚笨的很了。然對於文學改革之前途，尙願進點愚見，想貴記者當有一番教訓也。

（一）文學改革，是救那班受了舊文學傳染病的人出地獄，所以受病越深的，更要可憐他，就如某某君及崇拜某某君者，皆當以好言

講與他聽使他明白過來方算盡了改革文學的義務哪。若以爲受病太深，不可調治，可將他的來函付之一炬。不然，一味惡罵，在彼方不但生出惡感且須糊塗一輩子。在我們方面也未曾達到救人的目的。豈不是兩損而無一益嗎？

（二）對於已受舊文學傳染病的人自當慢慢的想法救他。對於尚未受傳染病的小國民，應當可憐他，別叫他再受傳染病了。鄙見以爲從速編新文學教科書，正是改革新文學的急務。何以未見諸君提倡呢？若是恐怕不能暢行，可以在京滬招集新文學同志的子弟，開一個新文學的小學校，作個模範。諸君以爲然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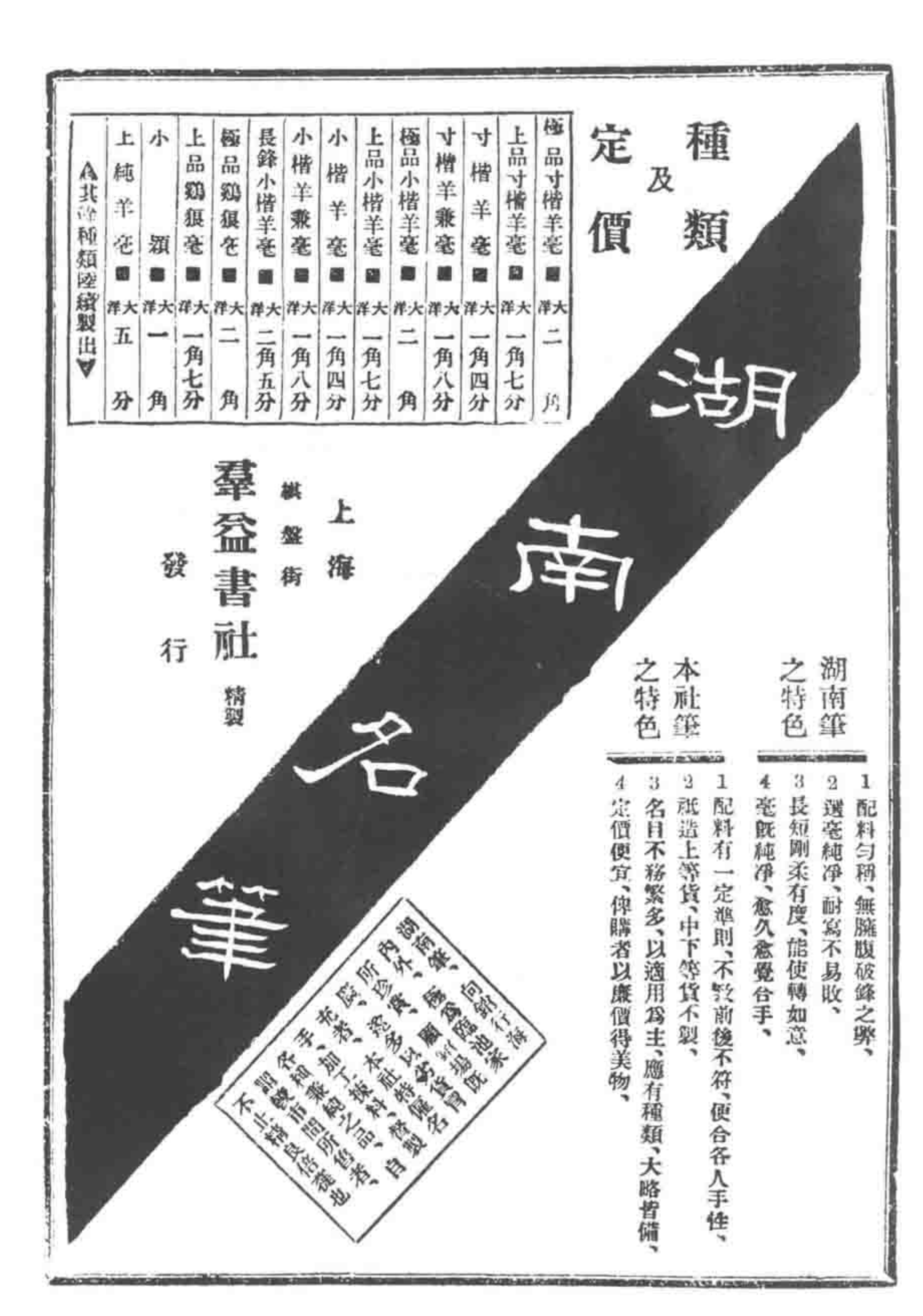
林鎔氏啓。八，一，一九。

受病深的人應該可憐他，這話固亦有理。但是那班舊人物從前用了他們的舊道理來『治國平天下』，竟把中國『治平』到這樣糟法；到了十九世紀的末一年，還會利用那『崇拜生殖器』的道教的餘孽，剪了紙人，念了符咒，來擋外國人的槍砲，以至國幾不國，民窮財盡。這已經夠糟的了。國人自從那年吃了這當苦頭，漸漸有幾個明白人知道舊法之不可不變，於是來講求革新的辦法。那時這班『治平』大家，既然鬧了這麼一個大亂子，要是有良心的，就該幡然改圖，懺悔以前的罪過，從此革面洗心，幫幫新人物的忙，以圖『晚蓋』。要不然，也該自知沒臉，回到府上去吃老米飯，度盡殘年而止。不料此輩還是豬油蒙了心，還要倒行逆施。到了民國時代，還要祀什麼孔，祭什麼天，還要說什麼綱常名教，還要垂辮裹腳，還要打拱磕頭，甚而至於還要保存講什麼忠孝節義的舊戲，保存可以『載』什麼『道』的古文，講求什麼八卦拳，講求什麼丹田。你想，現在是什麼時世了？人家是坐了飛行機向前直進，我們極少數的人跛着方步的向前跟走，那班『治平』大家還氣不過，還要橫拉直扯的把這少數人拉扯上了哪吒三太子的風火輪，向後直退——他們退得實在眞快。但他們是痛恨所謂『洋鬼子』的，坐的一定不是飛行機，大概總是哪吒的風火輪了——這是什麼景象？『本誌同人大半氣量狹小，性情直率』，所以對於這等現狀，往往『這臉色聲音沒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調一般好聽』，這是沒有法子想的

至於『對於尚未受傳染病的小國民，別叫他再受傳染病』，這話到是一點不錯。編新文學教科書一事，同人都有此意；

現在方在着手進行。但此事不甚容易做，不但文章要改革思想更要改革所以不能一時三刻就拿出許多成績品來。

記者（玄同）一九一九，二，十。


湖南名筆
種類及定價
極品寸楷羊毫 大洋二角
上品寸楷羊毫 大洋一角七分
寸楷羊毫 大洋一角四分
寸楷羊兼毫 大洋一角八分
極品小楷羊毫 大洋二角
上品小楷羊毫 大洋一角七分
小楷羊毫 大洋一角四分
小楷羊兼毫 大洋一角八分
長鋒小楷羊毫 大洋二角五分
極品鷄狼毫 大洋二角
上品鷄狼毫 大洋一角七分
小䰂 大洋一角
上純羊毫 大洋五分
其餘種類陸續製出
湖南筆之特色
1 配料勻稱、無臃腫破鋒之弊、
2 選毫純淨、耐寫不易敗、
3 長短剛柔有度、能使轉如意、
4 毫既純淨、愈久愈覺合手、
本社筆之特色
1 配料有一定準則、不致前後不符、便合各人手性、
2 祇造上等貨、中下等貨不製、
3 名目不務繁多、以適用爲主、應有種類、大略皆備、
4 定價便宜、俾購者以廉價得美物、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 精製發行

江蘇省教育會
北京大學
南京高等師範學校
暨南學校
中華職業教育社

合組新教育共進社編譯叢書月刊啓

同人等慨吾國學術之墮落、著作之缺乏、倡立新教育共進社。編譯新教育叢書、及新教育月刊。蓋欲直接輸入東西洋學術、使吾國固有之文化、受新潮之刺激、而加速其進化率。故編譯叢書、悉以東西洋原著爲本、不假重譯。月刊資料、悉取最近刊著、不爲乞醯。轉輾迻譯之弊、一一掃除而空之。是以知識的忠實爲本。夫學貴乎眞言貴乎誠。剽竊譯本、僞稱原著、引用人言、不明出處、言者不以誠、讀者能信之乎？吾國學術之墮落、此其一大原因也。不矯厥弊、無以爲學。學尙虛僞、無以爲國。爰集同志編譯叢書。發行月刊。略陳豫計、就教大雅。

叢書

一、文化之原出於思想。思想進化、珠貫蟬聯。述西洋近世哲學史。
二、進化之方、厥爲教育。教育革新、代有變遷。述西洋近世教育史。
三、中國教育古有特長。知己知彼、學乃大通。述中國教育探原。
四、泰西民族具有特性。孰陶冶之？厥惟倫理。述西洋倫理學。
五、倫理之學、自由之本。曰「人生觀」、代有轉移。述西洋倫理學史。

六、教育之道、首立其基。窮其究竟、是為哲理。述教育哲理。

七、欲教人類、先察其心。心理既明、教思無窮。述教育心理。

八、孔氏立教、必先正名。思維有術、厥惟論理。述應用論理。

九、天生萬物、和節文章。人心構象、美幾乎神。述美學。

十、西洋文明、發祥希臘。本固華榮、飲水思源。述西洋上古哲學史。

十一、歐美人民、多抱樂觀。活潑敏捷、導源雅典。述希臘人生觀。

十二、比較之學、進知之門。制度美善、行政修明。述世界戰後各國教育及其制度。

十三、教育進化、察其成績。參伍并觀、是在統計。述教育統計學。

十四、學無系統、吾國之缺。遠識致真、厥惟科學。述科學方法及精神。

十五、人性本善、盧騷任之。教育革命、曰愛彌兒。譯盧騷愛彌兒。

十六、發展人性、教育之方。福祿培出、倡幼稚園。述福祿培人類之教育。

十七、知識價值、比較重輕。人生需要、為其標準。譯斯賓塞教育論。

十八、譯名統一、新學之基。名物不侔、紛紜罔底。編中英法德日對照哲學名詞彙、中英法德日對照教育名詞彙。

月刊

一、世界學藝、日新月異。曰新教育、與之共進。編新教育月刊

主任　哲學博士蔣夢麟　　地址　上海西門外方斜路江蘇省教育會

什麼話？（三）

林傳甲撰中華民國都城宜正名京華議其言曰：『夫吾國建中華二字為國名。中也者，中道也；華也者，華族也；五色為華，以國旗為標幟，合漢滿蒙回藏而大一統焉。中華民國首都，宜名之曰『京華』，取杜少陵『每依北斗望京華』之義。爾皇典雅，不似北京南京之偏於一方；北中京大都京師之名，尤為明切。蓋都名與國名一致，雖海外之華僑，華工，華商，無不引領而願瞻祖國也。』

林傳甲撰福建鄉談有一條曰：『福建林姓為鉅族。其遠源，則比干之子堅奔長林而得氏。 明季林氏避日本者，亦為日本之大姓：如林羨林權助之勳業，林衡林鶴一之學術，亦足徵吾族之盛於東亞者也。』

又曰：『日本維新，實賴福澤諭吉之小說。吾國維新，歸功林琴南畏廬小說，誰曰不宜？』

林紓譯小說孝友鏡有譯餘小識曰：『此書為西人辨誣也。中人之習西者恆曰，男子二十一外，必自立，父母之力不能箝約而拘攣之；兄弟各立門戶，不相恤也。是名社會主義。國因以強。然近年所見，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國胡不強？是果真奉西人之圭臬？亦凶頑之氣中於腑焦，用以自便其所為，與西俗胡涉？此書……父以友傳，女以孝傳，足為人倫之鑑矣。命曰孝友鏡，亦以醒吾中國人勿誣人而打妄語也。』

唐熊撰國粹畫源流有曰：『……孰知歐亞列強方廣集名流，日蒐致我國古來畫事以供衆人之博覽，俾上下民庶悉心參考製作，以致藝術益精。雖然，彼歐洲之人有能通中國文字語言，而未有能通中國之畫法者，良以斯道進化，久臻神化，實予彼以不能學。此足以自豪者也。』

（以上魯迅輯）

葉德輝編觀古堂叢書目，其自序曰：『……十七世祖和靖山長伯昂公以元故臣，明祖屢徵不起，子孫承其家聲，不以入仕為榮。故終明之世，各房皆以科第顯達，烜赫一時；獨余茆園房世以耕讀相安，丁男亦不繁衍。至國初，（原文國字擡頭。）始有登仕板者。……』 原來此公家法專以『入仕』異族之姓『為榮』者。所以此序末段有『辛亥鼎革，避亂縣南朱亭鄉中』之語，又序末署『乙卯』之年，考乙卯為中華民國四年，其時此公尚

稱清初曰『國初，』敬依程式抬頭書寫，且稱革命曰『亂。』但是何以民國三年在北京時致黎宋卿之信，『寫副總統鈞座』字樣；又於民國四年之冬，在湖南做籌安會支部的部長呢？前者似與『亂』字有些衝突，後者似於家法有些欠合罷。

八年一月三十日的北京新民報載林紓的述正志學校諸生畢業歸里序通篇皆妙不可言。茲擇其猶妙之語記出幾句：『古未有恃才藝足以治天下者。』『然西人之高於般翟胡啻萬數？至欲以巧捷殺人之器制御天下，而卒覆滅其身與國者，由其不德仁之云，而唯藝之尚也。』『夫藝之精者，蓋出一人之神智，以省天下之力作。』『夫彼方用其神化之藝以求死而吾又從而效其劣陋者，冀以自立。余不悲其愚，悲其舍生而圖死也。』『古所道者，必盡人之可循生道也。（此二句文理欠通，不知有誤字否。）知其非是不生，則藝中有道；即務極其神化，而吾道亦匪所不在。』

又此文末尾署曰，『戊午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閩縣林紓書於講堂。』我看了『書於講堂』四字，因想起有一天看見郵務局裏有一封『無從投遞』之信，信面寫道：『寄北京宣武門外八角琉璃井交家嚴大人手拆。』

（以上玄同輯）

八年二月十一日廣州華國報上有一條時評，題目叫做女子纏足與道德，是一個署名叫迅雷的所做，其言曰：『近日私娼如林，秘密賣淫之風甚熾。論者皆謂女子道德墮落所致，斯固然矣，而不知尚有一原因焉，則天然足之關係是也。二十年前，士夫大倡女子不纏足之說，社會翕然宗之，解除女子之縛束，屈指至今，十餘年來之女孩，皆已長成，行動自由，爲父母者，管束之所不及。此近日女子賣淫之多，所以倍於昔時也。乃恍然於往者女子纏足，非徒飾美觀，其用意欲嚴加縛束，以爲防閑，此義可深長思也。雖然，假如有人復行提倡女子依舊纏足，乃足以維持風俗，矯正淫風，立論雖是，其不爲輿論所呵斥者幾希。故明知女子賣淫之行爲，半由天然足所致，而亦無術可以挽救之也，可勝慨哉。』

（這一條是冰絃君寄來的。）